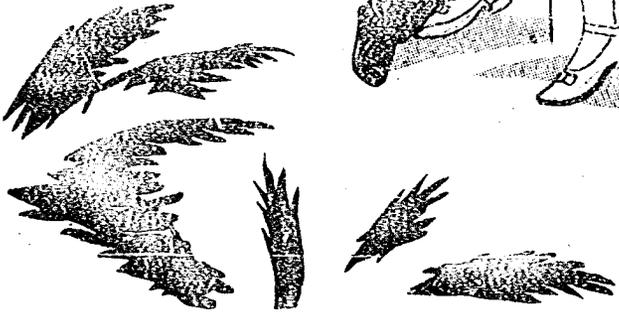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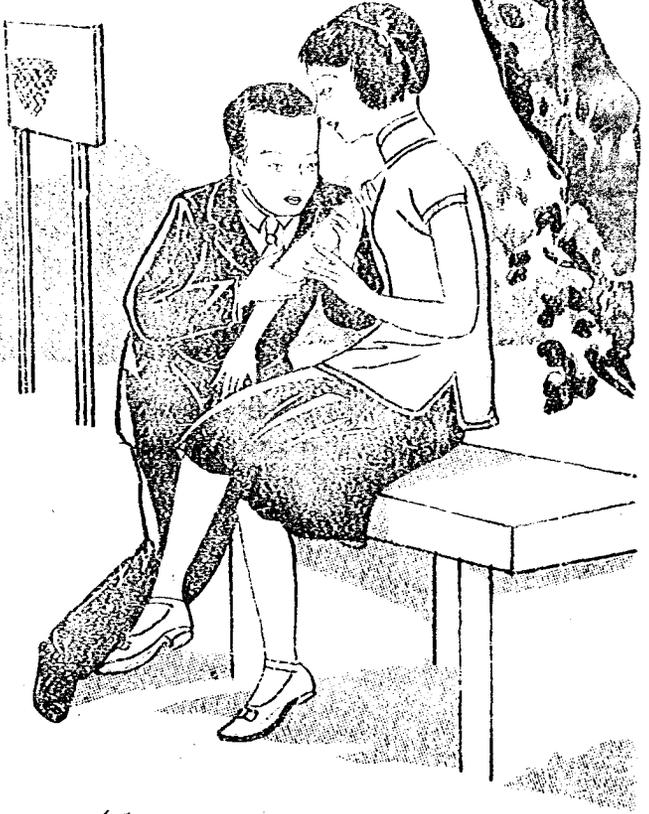


花
石
因
緣

解
語
花
續
集



慈水馮玉奇新著

續

解

花

石

因

緣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長篇言
清小說

花石姻緣目錄

第一回	酒綠燈紅慈親變行淚	情深意密秋女一封書	一
第二回	不孝不慈流浪遭痛罵	無星無礙生死不相關	一〇
第三回	茫茫無所歸佛門被逐	切切依盼園宅騰歡	二〇
第四回	勤子早回頭舌焦唇敝	見娘長含淚意懶心灰	二九
第五回	孽緣末了前塵等一夢	煩惱又來苦境幾成癡	三九
第六回	細語囁囁可心頭病	喜氣溢溢大開湯餅筵	四九
第七回	高朋滿座獨缺一主	華燈初上突失嬌兒	五八
第八回	仁和當典麻姑管爵	燕子窩破鴛鴦好夢	六八
第九回	報綁崇解語花入獄	真破案呼嘯蛇出頭	七八
第十回	哭孫兒哭女兒魂歸兜率	無人相無我相心證菩提	八八

總評

碧筠女士

(一) 解語花一書，結構好，穿插好，文字好，自始至終，一氣呵成，無懈可擊，論事實真是一個無上美滿的結局，作者更何必續乎，其爲柳子萱一去不回續歟，抑爲梅友竹有孕未產續歟，今作者於二十四回後，竟又洋洋灑灑的續了十回，文字固然奇突，結構也非常緊湊，作者既不能已於言，評者也不能已於評。

(二) 本來是春花秋月，惹人歡喜的一本書，現在入獄的入獄，出家的出家，把一團和霽快樂的境界，突然罩着陰霾濃霜的殺氣，文字固急轉直下，結構也大變局面，問天天不語，我又向誰說來。

(三) 解語花好比詩三百，是個善寫性情的書，又好比是周易，善演消長的書，大凡一個人的性情，是不好隨時變更的，隨時若好變更，便爲之小人，解語花一生的性情。始終是個熱心人，所以她的吃虧，也便在這熱心兩字上，柳子萱一生的性情，始終是個懺悔人，所以他的出家，雖經老太太的苦勸，梅友竹的強諫，李蓼秋的痛責，他決始終不改其志，絕不動搖，如果半途還俗，那便失却子萱身分，天下事有盛必有衰，有興必有廢，前時作小工，今日任部長，昨爲座上客，今作階下囚，一回坎坷，一回騰達，有揚眉吐氣的一朝，便有愁眉苦臉的一日，天理循環，正是作者演一個盛衰消長。

(四) 李蓼秋的兩封信，不特寫得真好利害，而且亦娓娓動聽，句句打入子萱的心坎，末後罵子萱的棄母拋兒，不孝不慈，更見痛快，佛門中難道竟有無母的信徒嗎？這句話，直把子萱問得汗顏。

無地，閉口難答，真好犀利的筆，第二封信，因子萱皈依佛門，他便和他說因果，入後給子萱一頁祖母抱孫照片，所說更屬委婉動聽，讀此書，若再不回家視母，子萱便成一個全無心肝的人，宜乎要逐出山門，捨身阿耨池中了。

(五) 梅友竹的一封信，雖和葵秋一樣的實備着子萱，但細細的把玩，確又是另有一種筆法，因友竹畢業東吳法科，故其立言，一味的注重法律方面，看似並不勸子萱回來，但逼着問子萱，你究竟承認李葵秋是什麼身分一層，實較滿紙的囑他回來，還要更進一步。

(六) 登泰岱觀浴日，子萱既已雲遊四海，作者更何必要他回家，既回家矣，曾經許多人的苦口相勸，而終於留他不下，這樣不如不回家的好嗎？曰，此正作者寫子萱的真性情，回家所以盡孝，不留下所以全志。

(七) 因可人語花爲子萱流塵，便引出趙秀雲和子萱自幼同學的一段文字來，正是古寺寒鴉，忽然春雲乍展，子萱因此走癡，回首前塵，香豔韻事，令人意消，可見得天下事，最難打破的便是女色一關，幸子萱回憶花落人去，頓悟色卽是空，子萱的定力能够把持得牢，實已開不容髮。

(八) 椿來彌月，演劇大開湯餅，何等熱鬧，是一齣，柳太太彌留，家人圍泣外，隱有子萱髮整彌陀，又何等冷靜，是一衰。

(九) 語花欲挽留子萱，乃想出假綁票的一法，自己倒先入了圈套，這真是我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歟！

(十) 假綁票的動議，原始於可人主謀，友竹贊成。而語花不過是執行的一員，今竟歸罪於語花一人，語花冤枉，可人對不住她，友竹更對不住她。

(十一) 解語花的全書，其所特長之點，便是誤會兩字，正集書中有兩個誤會，一個是爲着一盒鑽翠，風波謔謔，幾乎把解語花置於死地，續集祇有假綁票的一個誤會，竟把柳太太因此殞命，解語花因此入獄，作者的心，也未免太忍太酷了，評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人海擾擾，爲造化所播弄，祇要睜大了眼睛瞧着，那社會上像解語花一類的事情，正不知多多少少，忍乃天心的忍，酷乃天心的酷，於作者何尤。

(十二) 真破案一段文字，完全係用烘雲托月法，把呼嚕蛇先破竊案，次破烟案，次破姦案，入後喝酒玩牌玩娼，看似毫無緊要，其實竭力都爲下文破案張本，先從曲曲折折閒閒的敘來，迨阿香證明確係春紅，真所謂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十三) 末一回上半是政治家的法律問題，下半是宗教家的道德問題，一個推情諱，實在可以不犯罪，一個推情諱，實在可以不出家，但一則爲法律所限制，不得不入獄，一則並不受道德的拘束，又何必一定要出家。

(十四) 子萱給友竹癸秋一信，中多佛偈語，塵世界般般是假，佛世界件件是真，一樣的是一個世界，那裏分得出誰是塵，誰是佛，我道祇要你一個心，便分得出，所謂心即是佛，佛即是心。

(十五) 她今入獄，自受其災，火燒鼠尾，自能出來，是語花的犯罪，子萱早已前知，火燒鼠尾，大約是說，歲逢丙子的年尾，語花自能出獄，明眼人以爲然否？

(十六) 子萱回家，是語花主意叫癸秋逼來的，語花入獄，是可人出主意爲留子萱造成的，續解語花全書，自始至終，看似全寫子萱家事，其實事事脫不了解語花一人，此解語花所以爲本書的主人翁。

(十七)解語花應不應該犯罪，柳子堂應不應該出家，這兩個問題，實在沒有確切的評判，評者不做，敢請閱者大家批評一下。

名著言
情小說

花石姻緣

又名續解語花

慈水馮玉奇著

第一回 酒綠燈紅慈親雙行淚

情深意蜜秋女一封書

流光如電，遠東銀公司自開幕以來，營業不覺已將三月，正是到了年臨時節，照例結賬，這天十二月三十一日，銀公司各部份裏的職員，個個都忙得不得，直到晚上十二時，才把各部份賬目結清，統計總編成了決算書，因為營業日子不多，各部稅餘也不十分大，六部計共賺了三百餘萬，但多少還是賺的，所以各部部长，接到了決算書後，大家心裏都興奮，對於明年營業，也就有相當的把握，公司的前途，自然也很有希望，這時全體職員三百多人，知道本公司的決算書，業已核準，大家心中就好像釋了重負一樣，在二樓茶室中，坐了三十多桌，每個人臉上都堆滿了笑容，嘻嘻哈哈的吃着夜點心，有的說：今夜通宵營業，我們忙了半夜，回頭上舞場去快活快活吧，有的說：你倒還有精神去玩，早些回家睡吧，明天元旦不好玩嗎？大家談着笑着，這當然是顯現着每個人心中的愉快，是到了極點，大家都倦已忘記了疲乏，這時在八樓董事室裏，也坐了六七個人，副董事長莫小白，坐在寫字桌旁，翻閱着決算書，其餘六個人，就是各部部长，大家喝着茶，銀行部長高夢蘭，吸了一口雪茄道：營業祇有三個月，就賺了三百萬，也不能說壞，小白點頭道：蘭叔的話不錯，明年的營業，一定就很可觀了，說着，把決算書理了一理，又望着大家笑了，大家也笑着，向地產部經理梅友竹道：今天梅女士可累了嗎？小白道：話，當然因為友竹是有身孕的人，所以大家聽了，不覺都一笑，友竹把手背在嘴上一按，微笑着：我就安走了，小白道：大家餓了，我們到八菜間去吃些點心再走吧，解一花搖手道：不吃了，我們老太太還等

著我們呢？秋霞站起領：我們也不餓，小白見大家都不走的，便不強留，笑說道：那麼我也走了，說着，待後早把各人大大拿來，讓大家穿上，江葆青握了石可人的手道：可哥，我們老太太叫你請花妹妹，後天到我家來吃晚飯，可人點頭道：我們一定來，請花也過來道：葆青今晚一同到我家去吧，葆青笑道：今晚不去了，明年來賀妹妹的年，請花眼珠一轉道：這豈敢當？我們該先向媽去賀年才是，說着，大家乘了電梯下樓，各人與汽車夫，早把汽車開過來，小白和葆青各人跳上汽車走了。秋霞向請花道：你們就這樣回去了嗎？請花笑道：你們還打算這裏去玩不成？夢蘭道：今晚舞場通宵營業。不去玩玩嗎？可人心想，這兩人真是有趣，因笑道：你們一對賢伉儷，真是快樂之神，秋霞道：諒你們也不會去玩了？那麼明年會了，說着，大家都不覺一笑，遂各跳上自己的汽車，友竹的一輛便自開回柳氏別墅去，門役把兩扇鐵門大開，汽車便直達大廳，三人跳下車來，祇見大廳上燈燭輝煌，裏面擺設煥然一新，紫檀椅上，都換上了簇新大紅的繡花錦墊，衆僕婦早已迎了出來叫道：少奶，姑奶奶，姑爺都回來了，老太太等得多心焦呀！請花拉着友竹的手笑道：可不是？友竹道：老太太沒有睡嗎？說時，祇見丫環春紅走出來道：我一聽知道少奶回來了，快讓我來扶着少奶，說得大家都笑了，友竹笑道：這妮子，我大了……，難道連路都不會走嗎？大家聽了又笑起來，衆人到了上房，李葵秋抱了亞兒，已於房門口候着，笑道：今天大奶奶和姑奶奶可辛苦了，請花走上來，捧了亞兒臉頰，吻了兩下笑道：亞兒，一整天不見了，快讓姑媽抱，亞兒笑嘻嘻的牙牙學着話，兩隻小手，便撲了過去，請花抱在懷裏，又連連看他臉兒，逗得亞兒格格笑個不停，到了房裏，見老太太歪在炕上吸水烟。大家上前請了安，老太太向友竹道：你怎樣的也這樣晚來？身體乏了力，可怎麼辦？告幾天假也不要緊，友竹笑道：我沒有乏力，今夜公司結年賬，這就回來還算早呢，老太太怎的不睡？柳太太笑道：今夜我要大家吃一餐，說着，向

春紅道：你可以叫她們擺席了，春紅道：就在上房裏，還到小客廳去，柳太太道：就在上房裏吧，溫暖些，……說着，見大家祇逗着亞兒玩，因笑着道：姑奶奶，姑爺，也和我大家想法子，怎的讓我一個人乾急？語花聽了，忙抱了亞兒過來笑着道：亞兒，你快替祖母想法子呀！怎的老是笑嘻嘻的，說得滿屋子人都大笑起來，可人過來道：就在上房裏好了，我們作下輩的沒有孝敬老太太，倒叫老太太操心，柳太太笑道：姑爺，你別這樣說，辦事辦到這樣晚回來，也該餓了，遣邊果盒裏，先去吃些乾點心吧！可人連連點頭，語花笑道：媽不要操心了，我們亞兒來叫祖母了，亞兒，快叫一聲祖母，小手讓祖母香一香，亞兒聽了，果然把小手伸了過去，柳太太握着，放在鼻上吻着笑着道：小寶貝，好香呀！姑爺快拿粒糖來。讓我的寶寶吃，可人忙在果盒內，拿了一塊松子桂圓糖，在亞兒前面引他，亞兒伸了小手來拿，可人拿得高一些，亞兒拿不到，兩隻小腳在語花膝裸上亂蹬，嘴裏呀呀的叫着，語花笑着道：你瞧，他多麼急？你別作弄他了，可人笑着便把糖交給了亞兒，語花也在蘋果似的頰上，又吻着香，友竹也過來道：亞兒，快快把糖給媽媽吃吧！說着，兩手拍了拍，亞兒把糖塞在嘴裏，兩手撲過去要她抱，友竹笑道：糖不給媽吃。倒要抱了，語花笑道：你大媽媽的肚裏，有了小弟弟，怎能抱得動你？亞兒却呀呀的吵着，兩手伸開了，一定要友竹抱，語花輕輕拍他一下屁股笑着道：到底是媽好了，姑媽就不要了，友竹笑着，忙接了過來道：快給媽香臉，亞兒便把小頰湊上去，友竹見他乖得可愛。連連聞着香。教他叫自己一聲媽媽。亞兒正在學話，而且天性又聰敏，果然也學着會叫幾聲媽，把友竹快樂得了不得，葵秋見友竹凸着肚子抱着，已經吃力，再加亞兒跳着吵着笑着，一聳一聳，友竹差不多要吁了氣，因過來抱去笑着道：你把大媽媽要累死，一個家庭中有了個孩子，就會熱鬧起來，本來柳家總是冷清清的，現在多了亞兒一個人，就熱鬧了不少，一回兒姑媽抱，一回兒姑爺抱，一回兒大媽抱，一回兒祖

尋抱，真是使大家都忙個不了，柳老太太坐在旁邊瞧着，臉上的笑痕就沒有平復過，這時僕婦們已在房中小圓桌上擺了席，酒也燙了上來，柳太太道：姑爺，別客氣，大家請坐吧，語花友竹早來扶柳太太坐了上位，可人語花坐了客位，友竹和葵秋坐下首，葵秋一手抱了亞兒，一手握酒壺，友竹接過道：二奶奶你抱了孩子，還能斟酒嗎？我來吧，語花早站起拾過笑道：嫂子凸了肚子，多吃力，還是我來吧，友竹道：沒有這話，那可叫姑奶奶斟酒，葵秋道：把亞兒給春紅抱，還是我來，春紅走過來要抱時，亞兒便嚶嚶一聲哭了，語花急道：你們這客氣什麼？這兒都是自己人，誰都可以斟酒。媽你說是嗎？柳太太見孫子官兒哭了，心裏就捨不得，因點頭道：姑奶奶這話不錯，秋兒，你就不要客氣了，說着，又連連喊亞兒不要哭，你媽仍抱着你呢，一面又假罵春紅快走開，亞兒不要你抱，葵秋忙逗他玩，偏亞兒祇是哭，柳太太道：好好兒的，十分高興，又給你們弄哭了，亞兒小寶貝，不要哭，你媽是不好，怎可以不在一桌子上吃呢？友竹見葵秋也要挨了罵，因抱過亞兒笑道：好寶貝，乖心肝，不要哭，和母要發怒了，亞兒聽了這話，把小手在臉上亂擦，果然不哭了，可人拿過一隻蜜橘，放在亞兒面前，亞兒兩手捧着，帶了眼淚嘻嘻的又笑了，柳太太笑道：倒底姑爺好，把亞兒逗得笑了，語花向友竹葵秋望了一眼，三人都噙的笑起來，語花握了酒壺笑道：趁亞兒一哭，我竟忘記斟酒了，說着，向柳太太滿斟一杯道：媽媽你喝了這杯酒，明年抱小孩子。柳太太笑得連連點頭，語花又向友竹去斟。友竹把手攔住道：請先給姑爺斟了呀……這也沒有什麼難為情的！語花笑道：嫂子。你也開打趣我了。我們差不多已成了老夫老妻了。這幾句話，說得開堂大笑起來，亞兒也格格大笑，柳太太笑道：姑奶奶這話有趣，你頭髮白了嗎？怎的連老夫老妻都說出來了，語花微紅了臉。笑着又先替可人斟滿了，又替友竹，葵秋也斟了，葵秋在友竹懷中，把亞兒抱過去，可人舉杯道：那麼大家滿乾一杯，於是各人都飲乾了。

，柳太太又連連叫大家吃茶，友竹把語花杯中酒釀拿來道：我也敬老太太一杯，說着，替柳太太斟滿了，笑道：老太太喝乾了這杯，明年一定可以城外孫官兒了。柳太太聽了這話，笑得嘴也合不攏來道：真的嗎？姑奶奶，你別瞞着我呢，語花紅了臉，笑道：媽，你信她胡說，柳太太笑道：我問姑爺，姑奶奶可有喜了嗎？可人紅了臉，笑着搖頭道：這我不知道；問她自己好了，語花紅了一臉，啜了一口，倒引得大家都又大笑起來，友竹笑道：既然是老太太，還怕羞呢？柳太太又笑了，亞兒見大家笑，便也拍着小手笑，小臉上還露出兩個小酒窩來，葵秋把筷子浸了酒，讓亞兒吃，亞兒吃得津津有味，一些也不怕醉。柳太太望了他許久，忽然若有所思，笑道：這小東西，真怪他的爸，吃了酒一些不怕醉，說到這裏，忽又嘆了一聲道：唉！今晚如果我爹兒也在這兒，這我老檢是多麼高興？這一點真比老身生平最大的缺憾，柳太太說着，大有淚然淚落的模樣，大家突然聽了這話，友竹和葵秋臉上，一時也立即收起笑容，兩人呆呆的望着亞兒。眼皮兒一紅，也幾乎要吊下淚來，本來滿室生春，大家嬉笑着，被柳太太一句話，室中寂靜得連壁上鐘走的聲音，都聽得出來，語花可人兩人，也面面相覷，這拿什麼話來安慰好呢？倒是亞兒這孩子，依然笑嘻嘻的，把小手去捧他媽的臉，呀呀的吵着，語花因叫春紅擰手巾，讓老太太，大奶奶，二奶奶擦臉，這時柳太太祇望着亞兒，覺得亞兒的活潑可愛，心裏就愈想着了子萱。愈想着了子萱，那心中的一股辛酸，便直沖上來，眼眶子裏兩包熱淚不住簌簌的淌下來，友竹葵秋見老太太哭了，自己的眼淚本來早已忍不住，這時也滾滾了下來，況且眼裏了語花一到少年夫妻，他們是多麼恩愛，想着他們夫妻團圓快樂，更襯托自己獨守閨房的孤單，心中的悲哀，就像潮水樣的湧上來，葵秋是笑得更傷心，友竹也紅了淚人兒一般，語花一瞧，心想這可糟了，大家笑與哭起來了，這怎樣收場呢？眼睜就只管看着可人，可人兩手不住地搓着，也顯見沒有法子，亞兒本來是嘻嘻哈哈的笑着

這時見到大家都靜悄悄的，而且菱秋的眼淚，一滴一滴的淌在亞兒的頰上，他那滴溜烏圓的跟珠，也就呆了起來，呆到後來，也就哇的一聲哭了起來，柳太太見孩子官兒也哭了。自己倒收束了淚痕，把盆上一隻蘋果拿過去，還叫着亞兒，語花見了，就忙站起來了，交在亞兒手中，一面哄着他不要哭，一面輕聲對菱秋道：「二奶奶，你也別傷心了，菱秋祇得也收束淚痕，逗亞兒玩，亞兒一手拿了蘋果，一手拿了蜜橘，倒又笑了起來，大家看見孩子這樣有趣，也不禁破涕爲笑了，可人見老太太有了笑臉，於是站起來，握着酒壺道：大家都敬過了老太太，我還不會呢？老太太也賞我一個臉吧！說着，滿斟了一杯，柳太太本來不願再喝，但姑爺這樣說法，倒叫自己不能推却，祇得強作笑顏道：姑爺好說，我祝福姑爺開年抱胖兒子吧！大家見老太太沒有什麼了，怎敢再露出傷心樣子，友竹也就湊趣笑道：姑爺抱胖兒子，老太太可以抱胖外孫兒，就是我也可以抱胖外甥兒了。這幾句話，總算把大家又回過笑臉來，但是心中總覺有些不自在，柳太太先站起道：姑爺。姑奶奶多喝幾杯，我要歪歪兒了，語花聽了，忙站起來，扶着她到牀邊，道：媽請自便吧，春紅又擰上手巾，友竹親自端了一杯茶來給老太太，柳太太道：你們仍喝酒呀，大家答應着，但却坐在牀邊仍沒有走，語花道：我們也不喝了，時也不早了，說着，叫春紅吩咐他們來撤席，這一餐本來是大家高高興興的，倒弄得不歡而散，這時老太太像要睡了，便叫大家散去了，衆人便道了晚安，各自回房，語花可人到了自己房中，王媽早迎出來，替她們大衣都去掛了，又泡上了茶，可人在沙發上一躺，隨手拿過一本書翻着，語花坐在鏡檯前，對鏡托着下巴呆了一回，忽又回過頭來，向可人道：今晚的事，我們聽了，心裏也難過，說着，輕輕嘆了一聲，可人聽了，把書合上，丟在一旁，望着語花道：這也是沒有法想的事，說着，呆了一回，又搖頭道：我真想不到像子萱這樣人，會毅然的出家了，語花低頭無語，可人望着對面壁爐上融融的火，也祇是出神，忽然想着了什麼似的，

叫了一聲妹妹道：現在子萱不是仍清涼寺裏嗎？語花被他突然的問了這一句，便搶起頭來道：你不是一同去過了嗎？可人點頭道：我說子萱既然仍在南京，何不叫葵秋寫一封信去，也教子萱接到了葵秋的信。有回心轉意的希望，語花聽了這話，靈機一動，尋得這實在是一個極好的辦法，便笑起來道：你想得是，我和友竹去商量看，可人見她這樣急速樣子，便站起道：那便你這時去吧，語花見可人這樣說，就匆匆的到東院子友竹臥房裏來，祇見友竹坐在床邊，呆呆的淌淚，春紅正在手中，見了語花。便叫道：少奶，姑奶奶來了，友竹一聽，便站起身來，一見語花，那淚愈加滾下來，語花上前握了她手，眼皮兒一紅，也陪着淌下淚來，春紅見姑奶奶來了，以為總可以勸勸少奶，那知一句話也沒有，兩人相對哭泣，因走上前來，攥了各人一把手巾道：姑奶奶，你勸勸少奶奶呢，怎的也陪了淌淚呢？語花一聽，才醒過來似的，心裏想想，也覺自己真糊塗了，便擦了眼淚道：傻子，剛纔這和可人想了個法子，也教子萱有回來的希望，友竹聽了這話，拉她在沙發上坐下，急急問道：有什麼辦法呢？語花便把可人的意思，告訴了一遍，友竹一想，也覺不錯，雖然覺得這件事，讓葵秋去成了功。心裏有些不情願，但教子萱回來，除了葵秋寫信，或者有些希望。第二個人又有什麼用呢？因叫春紅快把二奶奶去請來，沒有一回，葵秋來了，友竹忙問亞兒呢？葵秋道：春紅領着呢，語花便把寫信給子萱的話，說了，葵秋一聽，心裏也高興起來，友竹叫她先打個草稿，然三人斟酌一回。葵秋便在寫字檯旁坐下，抽過信箋，語花替她打開墨盒，沒有一回，葵秋便寫好了，語花友竹一同看了兩遍，友竹問怎樣？語花道：子萱現在這人，實在已是無情無義，要用情箋兩字去感化他，恐怕是不足以動他的心，現在祇有用孝慈兩字去責備他，說他上有老母，下有弱兒，我佛是慈悲的，豈要不孝不慈的人作信徒，友竹嘆秋聽了，都點頭道：姑奶奶的話不錯，葵秋便站起，讓語花坐下，語花握手，遂在下面略略修

改一下，便站起來，把信箋攤在桌上，青竹，葵秋一戶過來，大家見她改的這道：

子萱：志在南京清涼寺皈依佛門，真好自在呀，你難道真不憶我人世尚有壽命人李葵秋了嗎？
不憶我壽命人，你亦會憶我的一滴青血黃口乳兒嗎？你猶憶月上柳梢，人約黃昏，情蜜蜜，意綿綿，那時你和我臂臂臂兒，同遊大光明戲院，你對我不是甜口說的：「葵秋，我決不負你，汝萬勿憂疑，汝的老母，汝的腹內一塊肉，均由我負完全責任，汝勿多言，諒我經濟力，尚能解決汝一切困難，我恨不把我的一顆心，挖出來給汝一瞧，一瞧予子萱，這幾句話，想必難健忘。亦決不至兒全憶不起來？迨後小兒出世，家給我洋五百元，作爲逐月的開支，孰知從此以後，就比石沉大海，連爾一去不回，葵秋本一弱女子，上有多病的老母，下有啼啼的嬰兒，支撐門戶，在需多金，盼君還來。若大旱之望雲霓，一月不來，釜斷炊，二月不來，灶斷薪，三月不來，家中典質俱空。而房主人催索欠租，尤令人不能一日居。葵秋處此，日夕以淚洗面，淚盡而繼之以血。呼天不應，入地無門。深夜自思。每欲懸樅自斃，以償夙債，所恨白髮老母，黃口孺子，一旦瞑目相拋，於心實所不忍，不得已遂音垢而，懷抱嬰兒，捐棄一切羞恥，登門親自覓君，幸遇慈慈夫人，問我顛末，憐我艱苦，告我以汝之行蹤，留我以暫過殘冬，今汝堂上老母，以及汝賢惠夫人，日日相對，慙慙因泣，葵秋以泪眼相伴，更有何能力相勸，竊思我佛，以孝慈爲懷，汝今棄母拋兒，既愧平孝，更愧平慈，嗟夫子萱，汝縱不念爾我的兒女情長。汝也回當憶高堂的養育恩深，子萱，子萱，佛門中難道還有無母的債徒嗎？此信。後 萬望迅速返駕。回此是岸，以一慰倚闈老母的歸心，庶葵秋母子，亦得重睹天日，則葵秋雖死，孽緣自解，此心方覺了無遺憾，書不盡言，知我罪我，惟君所擇，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薄命人李葵秋泣書一月二日

大家看了，友竹道：待而一段，姑奶奶改想有力，子萱如果再不省悟，正真不是人了，蕪花道：這樁事不啻命皆得他太重嗎？友竹，葵秋同聲道：一些不重，照子萱種種行爲，實在用得着不憐不孝不慈八個字了，兩人說着，臉上都顯出無限怨恨模樣，蕪花道：元且不能寄，祇有二日寄出了，正說時，忽見春紅抱了亞兒進來，亞兒呀呀哭着吵媽抱，葵秋忙去接過，蕪花一見鐘已三點左右，便笑着吻了亞兒一回香，向兩人說聲明兒見，就走了，友竹忙叫春紅伴了去，見亞兒小手揉着眼睛，很有倦意，便道：二奶奶也自己去安睡吧，這信你明天騰清好了，葵秋答應，抱了亞兒，便自回房中去，友竹等她們走後，遂卸了晚裝，披上了睡衣，在床邊坐著，呆呆的想，子萱接了這信，不知果然能回心轉意嗎？要是她仍置之不理，這怎麼辦呢？思前想後，總覺無限傷心，正在想時，春紅進來道：少奶奶，好好兒的別又傷心了，睡了吧，不要凍壞身子了，說着，便來服侍友竹睡下，友竹躺在床上，那裏就能合眼，直到鐘敲五下，東方天空中，漸發魚肚白了，才倦極朦朧睡去，便覺身在森林中徘徊，如平心裏想找一件什麼似的，忽然迎面來一人，頭戴竹笠，身穿百納，足踏芒鞋，手中持一雲板，向自己身邊走過，友竹一見，不覺喜極，上前一把拖住道：呀！子萱，你尋得我好音呀！老太太天天爲你痛哭，今天無論如何，你要跟我回去了，友竹這樣急的說着，子萱却一語不發，望着她祇是癡癡的笑，友竹急道：你縱然不念我夫妻之情，也該想想堂上白髮的老母，更何況我已身懷六甲，這也可憐那無知的小生命，你就真忍心拋棄了嗎？子萱却仍微笑不語，友竹哭道：好哥哥，你隨我回去吧，正在這時，忽然來了一隻斑斑白額的猛虎，把子萱吻了就跑，友竹狼命的呀了一聲，便就大哭起來，突然間回視子萱，好像縮成小孩的一般，未知性命究竟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不孝不慈流浪遭痛罵 無辜無碍生死不相關

友竹這一聲大喊，倒把自己喊醒了，已是嚇得一身冷汗，心中猶忐忑跳躍不停，細細回憶夢境，則歷歷如繪，心想子萱被虎咬去，一定是凶多吉少，不覺暗暗又淌下淚來。但仔細一想。當子萱初失蹤時。我不是夜夜要作許多惡夢嗎？這大概是心有掛念，所以夢想顛倒，這又豈能信以為真呢？友竹正在自解，忽見春紅進來笑道：少奶奶還沒起來，姑爺和姑奶奶，倒已來賀年了，友竹揉着眼睛道：幾點鐘了？春紅道：已十二點多了，友竹便起來洗臉嗽口，只見語花進來笑道：嫂子還睡着嗎？友竹忙笑道：早起來了，姑奶奶，恭喜，恭喜，語花吃吃笑道：嫂子還來這一套，友竹笑着，握了她手道：我們到老太太那裏去吧，兩人到了上房，見柳太太歪在炕上和可人閒談着，葵秋抱了亞兒，坐在沙發上玩小汽車，友竹先向可人賀了年，又向老太太請安，葵秋抱了亞兒站起來，向友竹笑道：亞兒，快向大媽媽賀年吧，亞兒兩隻小手，抱在一起，向友竹拜了兩拜，友竹忙抱在懷裏，吻了一個香，笑道，我的乖寶貝，向姑媽賀了年沒有？語花握了他小手道：早已賀過了，亞兒來，快讓姑媽香手，說着，把他小手放在鼻上，又吻了兩下，友竹道：爺爺起來了沒有？我們亞兒拜年去，語花笑道：我爸嗎？恐怕沒有起來吧？友竹笑道：沒有起來，我們亞兒就去吵爺爺起來吧，柳太太道：你就去請伯伯到這兒用飯吧，友竹點頭，抱了亞兒便到西院子去，語花笑道：那我就陪嫂孀子過去吧，這裏僕人已開了飯，沒有一回兒，友竹抱了亞兒，語花扶了王老爹，已過來了，大家便站起來相迎，柳老太笑道：我們全是自己人，伯伯，不要客氣，說着，又向語花笑道：姑奶奶，你怎麼站着？大家隨意坐吧，語花便扶王老爹坐下，葵秋也扶柳太太坐下，大家也挨次坐了，春紅拿了兩瓶葡萄酒，在旁邊侍候，這一餐吃得很高興，下午柳老太有興

遞，大家抹骨牌玩，二日那天，可人和語花到江公館去吃晚飯，回來已十二點了，第二天江葆青也來賀年，下午夢蘭和秋霞也來了，他們倆人是喜歡遊玩的，約了語花可人友竹三人，到大光明去應戲，晚上又到聖愛娜去跳舞。友竹因爲自己有了孕，本來不願去，見大家興趣相陪，語花知道友竹爲了子萱的事，心緒十分惡劣，所以在十點鐘的時候，就和友竹可人一同回家了，三天假期已過，第二天各機關都照常營業，銀公司當然也是如此，可人語花友竹每天仍去辦事，友竹因爲給子萱的信，寄出已經數天，却沒有得到回信，雖然身在辦公室裏，心裏却時時記掛着子萱，做事都感不到興趣，語花心裏也是着急，如此過了將近半月，這信寄出以後，好像石沉大海，不但沒有片紙，連隻字都沒有寄回來，這天飯後，語花坐在部長室裏，閒着無事，心想，子萱消息，仍然杳如黃鶴，友竹，葵秋天以淚洗面，自己照着，也是難受，而且友竹已近十月臨盆，怎好再讓她鬱鬱不樂呢？心裏想着，就身不由主的出了部長室，語花的保險部和友竹的地產部，祇隔了一樓，一個是六樓，友竹在七樓，所以語花要到友竹那裏去，是再便當也沒有了，當語花推進部長室的門時，祇見友竹寫字檯上攤了一本書，友竹坐在旁邊，却並不是在看書，手托了右額，眼睛呆呆的望着壁上掛着的鏡框子，兀是出神，語花上前叫了一聲嫂嫂，友竹抬頭見是語花，便忙笑着讓坐，語花遂在她對面轉椅上坐下，友竹把手帕在眼簾下擦了一擦，嘆道：我君子萱是無論如何是再不會回來了，你想，他要是心中有老娘，有妻子，有兒子的話，我們親自到清涼寺找他的時候，他早就該回來了，語花道：你別急，再等幾天也許有回音了。友竹搖頭下淚道：當初他給我的封信中，已說得明明白白了，他說緣盡則散，不論母子夫妻，都是一樣的，語花道：我不信難道你們真的緣盡了嗎？子萱不過一時受佛的迷，他接了這封信多少可以醒悟一些，再過幾天，如果仍沒有回信，我們再去一封，友竹道：他如真在清涼山倒也罷了，我担心心不會遭了意外？語花一驚道：

你這話從那裏說起，友竹道：去年三十一日夜，我夢見子萱被虎咬去了，語花哦了一整夜，瘦子你也相像了，夢境中事，怎能認真，因為你借記着子萱所以有了這夢了，不是去年子萱初失踪時，你常有這些夢？友竹道：因為這次的夢，是清清楚楚的，語花道：日有所思，夜有所夢，這是沒有什麼希奇的，瘦子，你別瞎猜疑了，我想子萱沒有回信，也許他往外遊行去了，這信一定沒有接到，所以我們靜靜的再等幾天吧，友竹嘆了一聲，眼淚不禁又淌下來，語花勸慰她道：瘦子，你想明白些兒，積勞可以致疾，而久鬱可以傷生，況且你又有了孕，身子最要保重，友竹點頭道：我理會得，這幾天也覺頭暈目眩，語花望着她道：你兩頰瘦削多了，每天來去，也是累的，公司裏可以告假了，友竹道：老太太早已說過，我因為這事也很忙，我想到了月底再說，語花道：這幾天老太太沒有什麼？友竹道：她老人家倒反勸我不要悲傷。……語花忙道：軍才對了，你也要體貼老太太的一番苦心，語花勸慰了一回，已是到了辦公時間，便回過下面去，如此匆匆過了一星期，柳太太已不許再讓友竹到寫字間來，友竹正因為得不着子萱的回信，心裏煩悶，況且整天坐着，也是吃力，便就向公司告了三個月的假，這天正是星期日，大家閒在家裏，可人有事找小白去，語花遂與友竹的臥房裏來，見友竹躺在床上，葵秋坐在床沿邊，亞兒在友竹旁邊爬着，見了語花，葵秋便站起來道：姑奶奶沒有出去嗎？語花點頭，亞兒在床上坐起來，望着語花嘻嘻的笑，語花過去將他抱來笑道：亞兒，你在大媽媽的懷裏作什麼？亞兒小手舉着，說了一串糖字，便向語花嘴裏塞進去，語花把頭一偏，笑道：寶貴自己吃吧，還是讓姑媽吞個險兒，說着，吻了兩下，葵秋來抱去道：姑媽抱了怪重的，來，媽抱吧，亞兒聽了，要撲到葵秋的懷裏去，語花便在床邊坐下道：瘦子，這幾天胃口還好嗎？友竹點頭笑道：竟有些像鬧荒的難民，實在可說吃不飽似的，語花嬌的一笑，吐舌頭有一條小東西也吃，那是當然了，大家不覺都笑起來，談說了一回，不覺又說

到子萱身上，友竹搖頭道：我也不想他回來了，這封信已去了一月多了，依然像石沉大海，我們好像是呆子，拾了個空天空，想月亮落下來，你想那有這個日子呢？葵秋道：子萱既然是在南京，我想親自去一次，祇要見了面，我拖也拖了他回來，語花道：這沒有用，我們去年早已去過了，他不肯和你見面就最凶了，我想再寫一封信去，裏面附上一張老太太的小影，和一張亞兒的小影，這一封信，要寫得更利害些，說着，又在友竹耳邊低低說了幾句，友竹點頭道：姑奶奶說得是，說着，又向葵秋道：二奶奶，你把亞兒交給我，你再去寫一封，只管寫得利害，簡直要和他拚命打官司好了，葵秋是個聰敏女子，聽了這話，早已聽會了，便道：我早就想過了，語花便把亞兒抱來，放在床上，拉了葵秋的手，在寫字桌邊坐下，向亞兒邊又輕輕說了一陣，葵秋微紅了臉兒，點頭道：我知道，我心中的怨氣，要好好的出一出呢？說着，便眼皮兒一紅，又要掉下淚來，語花替她想想，真是可憐，便輕輕拍她一下肩道：我們總要想法，把子萱叫回來才肯罷休，二奶奶，你快寫吧，說着，遂又到床邊來，逗着亞兒玩，和友竹又談了一回，祇見葵秋手中拿了四五張信箋過來，語花問道：寫好了嗎？葵秋道：姑奶奶和大奶奶臉照怎樣？語花接過，友竹坐了起來，兩人一同瞧道：

子萱良人：我自一月二日給你的信，至今已一月多了，並不會要着恢復我的片紙隻字，慫難道沒有收到嗎？啊！我曉得了，你一定是憎我的言語冒犯，恨我的寡情薄義，故而拒絕到這個樣子，要知葵秋對君，實在並沒有寡情，也並沒有薄義，不過爲環境所迫，措詞未免憤激一些，佛門首重因果，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葵秋本一好人家的女兒，潔身自好，持躬清白，自那年邂逅君子，甘言誘我，多金惑我，以意志未定的弱女子，安得不墮其術中？前後孽緣一結，孽障便即墮地，此一重風流公案，是誰釀的原因？是誰結的果？憑心自問。君！有拒絕

的餘地嗎？君今置身事外，拋弱女孺兒於九霄雲外。君其亦會思結合之初，對葵秋是何等熱情，對葵秋是何等滿意，不問：「妹妹，我愛你，我必愛你到底，」便問：「妹妹，我愛你，我必不得好死，」言猶在耳，愛已忘心，要知破人貞操於前，遺棄終身於後，是等行爲，特進依佛門者所不爲，卽荒唐無行者亦所不屑，葵秋在天之南，君今在地之北，葵秋橫云焦唇敵，百般呼籲；而君之不開不問。依然如故，人世的法網可逃，而冥冥中的阿鼻，刀山劍獄，恐正爲君輩所設耳！君之遺孽出世，已有週歲，命名無憂，祖母愛若掌珠，呀呀學語，已能呼娘索爺，恒當葵秋含淚悲啼，見了，雖能令人忘憂，但因兒思父，更不能不懷念君子，是以每睹兒面，時思君來，結果不特不足以解愁，反令葵秋增無限的愁怨，嗟夫子萱，人孰無心，能不悵然？今附上祖母抱無憂合攝小照一頁，卽上無憂的容貌，很見活潑，而祖母的面目，則益見憔悴。因無憂不知是無父的棄兒，而祖母則無時不心痛是無兒的老嫗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人之無良，可勝嘆耶！嗟夫子萱，君瞻此照，其亦翩然歸來，一視老母，一聚家庭之樂乎？孰爲寡情，孰爲薄義，負心人其有以語我來，此後君其來，君其不來，葵秋也不敢再作妄想，葵秋惟期來世與君再剖衷腸耳，孽子無憂，能否撫養長大，縱橫柳氏宗祧，恕葵秋不負責任，垂死之人，語無倫次，惟期鑒察。

薄命人李葵秋最後泣血再拜二月九日

語花友竹唸完了這一封信，都默然無語，友竹這才完全明白葵秋和子萱的結合，是罪在子萱，她在這信中，雖是顯出十分的情怒，句句都責罵子萱寡情薄義，但依然寫得委婉動人，葵秋的用情，也不能說不苦了，回頭見葵秋臉頰，尚帶絲絲淚痕，如乎一面寫信，一面哭過模樣，友竹是和葵秋同樣的地位，想起以前自己和子萱的愛情時期，以及新婚時期，這是多麼的甜蜜，現在自己十月臨盆，却不能有子

萱在旁邊，這又是多麼的酸苦，一面同情葵秋，一面可憐自己，那兩眶子的眼淚，早已滾了下來，語花聽了這信，呆呆的出神，覺得這信中每一句，每一字裏，真是無數血淚混合所寫成，雖說石心腸的人見了，也不能不傷心的，友竹的身世可憐，孰知葵秋的身世，比友竹更可憐，這就眼皮兒一紅，滾滾吊下淚來，葵秋自從進了柳家，那滿肚的哀怨，正是沒有人可以告訴，今天在紙上無盡量的發洩出來，心中又是痛快。又是傷心，這時見友竹語花，也都淌淚，自己這時更忍不住嗚咽起來，亞兒見大媽媽淌淚，姑媽落眼淚，媽媽又哭了，他就哇的一聲大哭起來，這一哭到把外面春紅嚇得連忙進來，見了這個情景，知道大家又在想少爺了，因忙去擦手巾，讓大家擦，向友竹道：奶奶，你怎好再傷心呢？哭壞了身子，可怎麼辦？老太太知道了，心裏不是更難受嗎？說着，又向語花道：姑奶奶快勸勸吧，也別陪着淌淚了，葵秋因又哄亞兒不要哭，友竹遂在抽屜裏，拿出一張柳太太和亞兒合影小照，葵秋又把亞兒交給語花，接了信箋小照，自己又呆呆擦了一遍，忽然把手指在嘴裏狠命一咬，指頭上的鮮血，便直冒出來，葵秋遂把血灑了滿紙，那淚又吊了下來，一面轉身到寫字桌邊，封好了口，友竹叫春紅把信拿出去，叫他們用雙掛號去寄了，這時老太太房中周媽來道：姑奶奶，老太太說姑奶奶來了這許多時候，怎不到老太太房中去談談？語花笑着道：老太太又寂寞了，亞兒來，我們伴老太太吧，說着，去抱了亞兒，送到上房裏去，匆匆又過了一星期之多，子萱却仍舊沒有回信，柳太太因為媳婦將要分娩，也不再提起使友竹傷心的話了，友竹見老太太高興，也不能十分顯出愁眉苦臉的樣子，而且語花一回家，就在她床邊百般安慰，所以她索興把子萱這人拋過一邊，一心一意的等待這小生命下地來，只有葵秋，每值更深夜靜的時候，獨自對燈暗泣，心想子萱不回來，友竹又將要分娩，雖然目前她們都對我很好，但恐怕是爲了亞兒的關係，如果後友竹也產了一個男兒，不知她們又將怎樣對待我呢？人心難測，子萱

如此，更何況友竹？想到這裏，悲痛欲絕，真是寸寸腸斷，追想到無聊已極，恨不得一死，以了此生，但回頭瞥見床上的亞兒，蘋果般的小臉，尚含着天濺的笑容，癡癡的睡着，心裏又怎能忍心丟得下呢？那淚便又像斷線的珍珠一般落了下來，呆呆的望了一回，忽然站到床邊，身子伏下去把臉兒去偎着亞兒小臉，亞兒被她弄醒，小手揉着眼睛，叫了一聲媽媽，葵秋把亞兒抱起，納入懷裏，發狂似的親了一回，亞兒見娘滿臉是淚，遂用小手捧着娘的臉，烏圓眼珠呆望着娘，連叫着媽媽，葵秋愈見亞兒聰敏可愛，心中也愈是悲痛酸楚，但孩子怎能明白娘心中的哀怨呢？見娘不理睬，也就哇的一聲哭了，葵秋只得又含淚哄着他睡，葵秋日夜以淚洗面，容顏是不能不憔悴下來，語花見了，有時亦勸慰她幾句，這天晚上，語花和可人正在甜夢中，忽然有人急促的敲門道：「姑奶奶，姑奶奶，語花首先驚醒，連忙問道：『你是誰呀？』門外急急的道：『我是春紅，我少奶奶肚疼多時了，老太太請你快過去，』語花一聽，知瓊友竹已要臨盆，忙答道：『我立刻就來，你先走吧，』說着，一面推醒可人，一面披衣下牀，穿上鞋子道：『友竹已臨盆了。你隨後亦來，』說着，便急急的走了，可人揉了一下眼睛，因為子萱不在，她們家中，沒有一個男人支持，自己是不能過去的，因也立刻披衣下牀，走到東院子去，只見老太太在廳上，向祖宗敬香叩頭，默默的祈禱一回，可人忙道：『醫生請了沒有？』柳太太道：『我們是早有人和醫院定好的，剛才姑奶奶已打電話去，想不一回，醫生就來了，』正說着，語花匆匆出來道：『醫生來了沒有？』柳太太聽了忙問怎樣了？語花道：『沒有怎樣，疼得很利害，』可人道：『我再去打電話，一回兒來道：』醫生已出院了，這時春紅又來道：『醫生沒有來嗎？』柳太太見她臉色很慌張，急得顫抖起來，一面急問怎樣？春紅也不回答，拉了語花就進去，可人是從來不會經過這種事的，見事這樣，心裏也急了起來，正在此時，院子外汽車喇叭一響，跳下一個美國婦人，後面跟着兩個看護，可人說聲來了，便已迎了出去，和美國婦人

，用英語說了幾句，這時見癸秋奔出來道：來了嗎？問了一聲，柳太太忙道：來了，遂叫癸秋陪醫生到房中去，這時柳太太和可人心中好像放心了一些。柳太太又叫僕人在院子裏放了一張琴桌，朝天供香，也親自叩了頭，可人坐在廳上，默默的也在祝她早早養下來，兩人靜靜的等着喜信兒，誰知等了一個多鐘點，依然不看見出來報喜，柳太太急得又叩頭不已，可人心中也發熱鍋上螞蟻一樣，在廳上團團的打旋；心想，自己又不能進去看看，究竟裏面不知怎樣了？語花又不出來告訴，柳太太也在一旁乾着急，想和姑爺說說，但姑爺又那裏懂得這些事，兩人正在各自着急，忽見語花神色惶惶，匆匆奔出去，柳太太急急問道：姑奶奶，……究竟……怎樣了？語花勉強鎮靜了態度，微笑道：老太太放心，醫生說時候還沒有到，不要緊的。柳太太又道：友竹……人……怎樣？語花道：沒有什麼，你老人家只管放心是了，說着，又急急走進去，可人一聽，知道不對，遂跟語花進去，到了走廊下，便拉住她道：妹妹，究竟要不要緊？語花低低道：醫生說交骨沒有開，恐怕很危，說到這裏，連忙停止，又道：你別和老太太去說，可人還聽不懂，忙問什麼是交骨？語花瞞他一眼，推他道：你別問了，說着，便又牽進友竹房中去，可人知道友竹一定是難產了，心中忐忑，也就拚命亂跳，在友竹房外聽着，祇聽友竹發出呻吟的聲音，這聲音是顯出萬分的痛苦。好像要昏絕模樣，心裏也不覺一陣急如一陣，一面又怕老太太也走進來，便忙又回到廳上，祇見柳太太仍在上香，一面叩頭，一面唸佛，柳太太見了可人，又忙問怎樣了，可人因也只得說不要緊，一面在廳上不住來回的踱着，看看天快亮了，還沒有生產下來，柳太太也不管忌諱了，要親自到產房中去看，正巧語花又走出來，向柳太太道：媽媽，你別着急，要是不要緊的，不過時候久一些兒，醫生說要不到醫院裏去產嗎？柳太太知道已一定十分危險了，急得沒有主意。連話都說不出來，還是可人道：我看醫院裏不要去了，恐怕產母要更受其驚嚇，你祇叫醫生不能

走是了，語花也正在失了魂似的，聽了這話，覺得不錯，一箇男柳太太竟不必進來，一箇又急急到友竹房中去，柳太太幾乎急得淌下淚來，忙又向劉晉大士請前，連頭叩頭，許下了許多的願，這時天已天亮，可人因這幾天銀公司營業太忙，官警多事，都要接洽，不能不去，況且自己在着也沒有什麼用，看了心裏反而寬受，不如不見也就罷了，語花當然不能去了，所以可人忙回到自己房中去漱洗，心中想着：產孩子這樣難法，實在是可怕極了，這天可人在銀公司裏，驟然身置在辦公室中，心中却也時時惦记着，一鼓過五點鐘後，就立刻跳上汽車，回到柳氏別墅裏來，一進門就問舅奶奶產下了不會？那知廳中一個僕，都沒有，心中不覺一陣亂跳，便忙先到上房，見柳太太也不在，裏面也沒有人，知道柳太太也在友竹房中了，心裏着急，也就不管什麼，匆匆到友竹房中去，祇見裏面滿屋子全是人，可人剛剛一脚跨進房門，祇聽大家說聲好了，接着就哇哇的一陣孩子哭聲，充滿了房中，可人方才知道孩子已生產下來，心中也就買了一竇，既然已經去了進來，也就不必再退出去，祇見滿桌子上擺着銅子，藥水，棉花，小刀……兩個看護正在收拾，可人已經用過了手術，那個美醫婦人，搖手向柳太太操着生硬的中國話笑道：好危險呀！恭喜你，老太太，大人小孩都好，柳太太別的話也說不出，只會連連唸了兩聲佛，可人回頭見床上友竹，臉白如紙，經過了一日一夜的變凡，把兩眼已凹了進去，心裏也很覺感觸，語花過來道：你回來了，我這嚇煞，柳太太見了可人，亦道：姑爺，你怎的也進來了？可人笑道：我沒有關係，這時醫生要走了，可人語花便送了出來，柳太太也隨出來，叫阿三汽車送了去，語花又向醫生再三道謝，醫生囑咐不要和產母多說話，三天後再來觀察，大家又同進門面，友竹如手十分疲乏，閉眼養神，大家也不驚動她，因為剛纔祇管看大人，也不顧小孩，男是女，語花這時便開藥竅，藥效是始終不會離開房中，而且她是最注意，便笑道：是一個小千金，柳太太道：祇要大人平安，男也好，女

也好，姑奶奶真辛苦你！大家也該去休息一回兒了。語花道：雲醫笑道：老太太，你也去休息吧，正說時，葵秋道：老太太，奶奶叫你呢，御太太便走近來邊，友竹道：老太太你累了，快去休息吧，御太太笑道：好孩子，試看你無事，我累要什麼緊，你別胡思亂想，好好靜養吧，友竹聽了這話，也不知怎的，眼眶子裏，早湧上兩滴眼淚來，御太太便叫僕婦隔媽，隔媽，在旁侍候，其餘的都去休息，語花，葵秋扶老太太到了上房，才各自回房去。可人正等語花吃晚飯，語花草草用盡了飯，可人道：這樣生產，真是危險了，語花聽了，輕輕嘆了一口氣道，做女人就是苦在這一點，如果男子再不肯體貼，怎能不使人心灰呢？語花這句話，表面上似乎是說子萱，其實就在說可人，可人聽了，也就無話可答，語花望他一眼，便打了一個呵欠，索自睡了，如紅匆匆過了數天，醫生也出來診視過兩次，說產母根是健康，諒不要緊了，大家聽了，自是歡喜，語花每日回家，必到廳裏去盥一次，這天到了晚房中，見春紅正在服侍他喝童子鷄汁，見了語花便笑道：姑奶奶回來了，語花在床邊坐下道：嫂子的奶水還多嗎？友竹道：倒多得很，姑奶奶，你替這小東西取個名兒吧，語花想了一回道：她是二月二十七日生出的嗎？友竹道：是的，你想取什麼好？語花忽然有了一個感想，便笑道：有了。有了，叫做椿來吧，想她小千金一落地，她的爸爸就可以回來了，友竹見她又提起子萱，便恨恨的道：我爲了健，幾乎送了命，他還去做什麼斷命和尚。我也真不想他再回來了，說着，又掉下淚來，語花道：好哥兒的，我總又引誘傷心了，快別說這話了，你說這名字取的好嗎？友竹點頭道：好的，就叫他椿來吧，說着，抱起這孩子，叫了兩聲椿來，語花接過抱着，望了一回笑道：這孩子的眼睛，像子萱，鼻子和嘴都像嫂子的，兩頰的酒渦，倒像歪兒呢，說得友竹嘆的一聲笑了，這時葵秋抱了歪兒也來了，語花叫歪兒叫椿來妹妹，歪兒學不像，祇呀呀的叫了兩聲，倒引得大家又笑了一陣，不多一回，已是上燈時候，老太太派張媽來叫大家吃飯去，

這晚友竹對了樁來，祇是呆呆的望了一回，想起語花日中的話，心中本來是恨着子萱，這時倒又愛了起來，如果子萱這時也在房中，兩人抱着孩子，玩笑着，這是多麼美滿的一個家庭呢？想着，心中不覺撒漾了一下，一時又想：我何不把這次難產，如何危險，如何艱苦，以至幾步送了性命，寫些給子萱知道，也好叫他知道我已替他養下了孩子，因叫周媽拿紙筆過來，剛要提筆寫時，那孩子却哇哇的哭了起來，不知友竹有寫給子萱沒有？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茫茫無所歸佛門被逐 切切倚闥盼闔宅騰歡

子萱自從友竹到南京清涼寺去找他，經子萱復了一信，說是我與你的夫妻，緣分三盡於此，你也不必再要我來強聚，況人生百年，好比幻電泡影，有的長久些，有的短促些，若能想得明白些的話，長久的不必歡喜，短促的不必悲傷，正是人天色相皆空，一體的作如是觀好了，你寫了這一封信，他以爲是已經很透澈，已經很明白，想友竹接到他的信，一定是很能明白他不回來的宗旨，成全他出家的志願，所以在子萱的心裏，是非常的痛快，至于友竹心中一切的苦楚，總都也不管了；第二天的早晨，他便依然負了行囊，披了袈裟，自管自的雲遊山東道上去，櫛風沐雨，披星帶月，如是者，行有一月，不覺已到東嶽泰山，正是巍巍嵯峨，洋洋大觀，山從腰際起，雲向腳底生，奇峯當面疑無路，回過頭來又一峯，看不完的山花野草，聽不盡的流水鳴泉，一聲清磬，萬慮俱寂，山的南麓，有一個雲林草菴，子萱便息足其中，住持名不虛，湖南人，知子萱係從南京清涼寺來，道號子虛，招待亦頗殷勤，子萱遊山玩水，從此便在菴中就擱下來，一日，正是鳥語花香，草長鶯飛，天氣漸漸和暖的時候，子萱忽然想起東海浴日的奇觀，他便於五鼓起身，獨自跑到南天門的日觀峯來，祇覺雲氣合巒，草地素濤，一息時候，

百衲衣上，亦覺潤潤如雨。子虛乃檢山腰一塊乾淨石上坐下，眼望東海。水天相接，少焉祇見一片紅光，由海面浮動蕩漾，波浪湧起，高處猶如小山，浪水愈湧，照得波心盡赤，移時海面始湧出半輪紅日，大如火球，半浸水中，半出海面。好像把這個太陽在海中洗浴的一般，又過了一回，那太陽便慢慢的凌空而起，離海面的有一丈多高，這時波光迴映，好像萬道金光，燦爛奪目，嘆為奇觀，那蔚藍的天空，也由紫霞而變為旭紅，子萱越看越奇，不知不覺便慢慢的跟着太陽跑上山去，看看走上一個山峯，又到了一個山峯，一齊奔上一個最高的山峯，把身立在環山峯的頂上，遠望東海，雲氣瀰漫，好像有層樓海市，隱隱出現，子萱看得呆了起來，不禁呀的一聲叫道：海到無邊是岸，山登絕頂我為峯，這兩句話，真是我此刻的現象了，時又俯身下閣，祇是羣山拱立，萬壑爭流，海濱漁舟，山脚茅屋，均有縷縷炊烟，橫亘在山的下層，正在徘徊欲下的時候，那山中一聲聲的鑼聲，又向耳際送來，子萱一聞鑼聲，不知怎樣，陡的心中一驚，那週身的肌肉，突然的跳動起來，肉跳心驚，一時心中便覺得不自在，同時有無限煩惱，陡上心頭，子萱便雙手合十，唸了數聲彌陀，竭力欲把煩惱壓住，可是道高一丈，魔高十丈，一時終難制止，這時便一面尋路下山，一面腦海中忽湧現着友竹向他糾纏，友竹去了，語花又向他好像來說，語花去了，葵秋抱了一個小孩又來向着他訴苦，葵秋去了，又有從前一班妓女舞女，向他來纏纏不休，如此纏來纏去，幾乎把他回菴的路徑，都走錯了，幸雲林草菴，離山不遠，菴中畜有黃犬一頭，見子萱一人，才于山上，他便搖尾直奔子萱，子萱一見，方知草菴已在面前，便跟同黃犬繞道到菴中來，迨回到禪房，早已午飯時分，子萱不特不餓，反而奄奄的病了回來，子萱是一個出家人，他又沒有動什麼凡心，為什麼會怎樣法入禪呢？原來當子萱心驚肉跳的時候，正是友竹第三封信到南京的一天，葵秋接連的來了兩封信，友竹分娩後，也來了一信，子萱其時正愁東嶽，所以一信都不知道，現在突然的

心驚肉跳起來，這便是叫心血來潮，他家中的老母妻子，整日啼啼哭哭，這樣的記掛着他，到底是個胖子，氣血相調，那爲人子的靈遊在外，焉有不來洩着的道理呢？子萱病了數天，覺得菴中厭煩，那日身子已痊，便向菴中告辭，一面謝過不棄，即日下山，趁車仍還滬京來，一到清涼寺，衆僧見他有數月不見見面，都來問訊，內中一僧，向子萱問道：子虛師，你來得正好，像上海現有要緊信三封寄來，現在都存在知客師那裏，你快去看看吧。子萱見說，謝過那人，便到知客室來，知客僧道：子虛師，你是從那裏靈遊回來的，我們一別已有半載，光陰過得真快呀！知客說時，一面把櫃上信箱中姜秋友竹的三封信，遞給子虛，又道：這是上海寄來的，有兩封信差不多；攔了兩月了，子萱一面道謝，一面接過，也不分先後，便把友竹的一封信，拿到外面一間禪室，靠着窗口，便拆開來細看，祇見着信上寫着道：

不孝不慈，無情無義的子女良人，誰只知有佛，不知有母，試問你身從何來？家中自有堂前佛，何必巖山見世尊？你難道這雨句話，都不曉得嗎？我現在也不和你多說了，我只問你，你對於李姜秋的事，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姜秋說，他有一個孩子是你養的，是不是王所養，你也沒有對我說過，我也不知道，老太太因爲這個孩子，由胖得可愛，又因爲姜秋的身世，狼狽得可憐，母子吃用無着，已把她暫時留在家裏，但姜秋到底是寡母寡人，她孩子又算是什麼，這事實在非問你不能明白，你如果一句話都沒用，那姜秋這人，當然算不來柳氏家的一人，至於孩子，更不必說起了，依法律講，你與姜秋，既然發生關係，但並沒有經過法律上合法的手續，那姜秋的身分，當然不能確定，身分不能確定的人，所生的孩子，名爲私生子，私生子未經其父認知，對於家庭一切權利義務，均不發生任何效力，所以私生子必須其父認知後其繼承權，方才有效，現在姜秋的身分，尚屬懸宕，那孩子的繼承權，根本上先不成立，我今於三月二十七日，也產下一個女兒，祖母命

名傳來，是盼望你回來的意思，我產這個女兒，腹痛了一日一夜，幾乎性命不保，若是因此喪身，豈不該汝所害，現在總算託天平安，我本不寫信給你，因你去歲出走時，曾留下一信，囑我好好的撫育，故而顯筆告知，且下所說待解決的，就是葵秋的一樁事，你若是承認的，我准她母子留下來，你若是不承認的，我便勸她母子驅逐出去，因為她來了我家，也有五個月多了，漠不相關的人，焉能在家長留？留不留惟君是命，來不來亦惟君是聽，不多說了，免得你的惹厭。

你說是沒有緣分的人梅友竹述 三月七日

子萱把來信看完，又從頭反覆研讀了一遍，心裏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一面把信收起，一面又把葵秋的第一封信拆開來看，這讀到「我佛以孝慈爲懷，汝今辜母拋兒，既愧乎孝，又愧乎慈」，直讀到「子萱，子萱，佛門中難道竟有無母的信徒嗎？」直把子萱問得閉口無言，心中好不難過，頓時臉色由青轉白，心裏跳動不已，汗流夾背，淚流滿面，心裏想：怪不得友竹罵我不孝不慈，照此看來，真是與葵秋一鼻孔出氣，我且把她第二封信看了後再說。子萱正在拆開信口的時候，但見信封裏落下一張照片，子萱便忙拾起來一瞧，祇見照片中坐一白髮老嫗，膝上抱一箇滿歲的孩子，子萱一見，覺得並不認識，正在思索葵秋爲什麼寄這箇照片來，到底是她的什麼人，便把這照片，又細細地推敲過來，祇見那孩子，眉目清秀，額上露出兩個笑渦，彷彿是自己的容貌，更有幾分相像，再把老嫗仔細一認，不覺失嘆一聲，深自說異，原來那老嫗正是自己。老娘，竟便眼淚像泉水噴湧了上來，自語著道：娘呀，你怎樣瘦成了這個樣子？兒不孝，兒不見娘，也不過半年多的分別，娘老了，娘的面色枯槁，娘的兩鬢白，娘的兩頰削，憔悴到此，兒心實痛，子萱一面說，一面哭，一面又把她信紙抽出來，含淚細讀，祇見上半封所說，都是些責備他不應該遺棄的話。到後說是附上照片一頁，照上無愛的容貌，頗見污潑，而祖母

的面目，則竊見憔悴。因憂不知是無父的棄兒，而祖母則無時不心痛是無兒的老姐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子萱讀到這裏，祇覺心中一陣劇痛，那兩目便覺昏花，暈了過去，一時立足不住，兩手一顫。祇聽砰的一聲，子萱的身子，便向後倒下。知客及衆僧、不知何事，都向外圍禪堂奔來，一見子萱倒在地下，不省人事，一面把他扶起，地上又只見滿地信紙信封，又有一頁照片，衆人心中明白子萱的搶去，必是家庭裏出了什麼大事，知客把地上信紙整理一遍，仔細一瞧，方知子萱家中果尚有老母，且行止又這樣的不檢，雖然他已是受了刺激，但拋棄老母，誘奸閨女，不特有沾淫規，實屬污穢佛門，因此便把這事，詳細稟明雲禪方丈，雲禪聽了，爲之不悅道：佛門清規，一不收不孝之徒，二不收不法之輩，照爾所說，子虛正合不孝不法，若即逐出山門，毋得逗留，方丈一聲令下，知客和衆僧，便把子萱拉的拉，扯的扯，立時趕到山門外去。子萱被衆僧所迫，身不由主，轉眼已遂到山門阿耨池畔，子萱一面把照片和三封信紙，收藏在袋內，一面便把身子暫坐在阿耨池畔的石欄上，心中靜思今日被師所逐，我已不容於佛門，若再回家，更無面目見老母，左思右想，倒不如捨身阿耨池中，豈不爽快，子萱想罷，一手將袈裟一掠，便縱身向池中躍入，說時遲，那時快，其時衆僧，多未散去，內中一人，見子萱撩衣，欲投入池內，早搶步上前，把子萱兩手提，那人力大，子萱早給他提到地上來，祇聽那人道：我早知道你有此一着，想你七尺昂藏，既不能全孝於家庭，又不能修道於佛地，要知佛光廣被，普渡衆生，無地無佛，卽是無人不可成佛，祇要洗心革面，力改前非，五湖四海，何處不好安身，何地不好證果，我勸你現在姑且回家，以盡孝養，一俟老母終天，爾我再來相見，未爲遲也，爾意云何？其速醒悟，免墮枉死城中，真是萬劫不回、悔之晚矣，子萱聽他所說，句句打在心坎，急欲找他稽首叩謝，那人早已不見，祇見餘衆，猶指指點點，向己嘲笑，子萱知留駐無益，便向衆僧合十，向外步行而去。

無地無佛，無人不可成佛，子萱把這兩句話記在心頭，口中又時時喃喃的唸着，別人聽了，總當他是唸阿彌陀佛，他一路唸，他一路走，這時心中，也已決定回家一視老母，胡亂且在旅館裏，住了一宵，次早便趁車到上海來。當子萱離開南京的那一天，友竹在家坐落，也有二十多天，一夜語花坐在友竹房中，友竹正在哺養來乳，語花便逗着椿來笑道：椿來，椿來，你的爸爸明天就要回來了，你這個囡囡，真是佛菩薩保佑來的，你不來，你的爸爸也不來，你來了，你的爸爸也來了，春紅在旁聽了，也笑道：我的椿來小姐，你爲什麼不早些兒來呀？你早一些兒來，不是我們的少爺，也好早一些兒來了嗎？友竹聽語花春紅兩人說着玩，因亦插嘴道：他如果真的來了，我也一定把他打出去，你們想，自從他離開家庭，老太太發狠呀，我們同姑奶奶，姑爺都親身到南京去找他，他不特覓都不見。我們八九月的工夫，家中連一封信都沒有，你們現在還要提起他，真是癡心妄想，白日裏說夢話了，語花道：嫂子，你也不當這話說，倘然明天子萱真的來了，你便怎樣講？友竹道：哼，我便請你吃滿漢全席，語花笑道：滿漢全席，倒也不消，總之，請我們魚翅席就是了，三人說說笑笑，到也把時間消磨過去，友竹欲留語花再談一回兒，語花道：時候不早了，你也該息息了，明天再會，大家等着吃魚翅席吧！說着，便嘻嘻哈哈笑着出去了。太陽從窗帶中漸漸的透進來，庭中杏花一株，正開得燦爛滿樹，有三四隻喜鵲兒飛到枝頭上，雀雀的叫數聲，一回把杏花啣在嘴裏，又飛到簷前的瓦上，雀雀的又叫了一回，那時把室中的主人叫醒了，祇聽床上友竹叫道：春紅，什麼時候了？紅日滿窗，你還這樣好睡？嬾丫頭，快給我起來打臉水去，這時的友竹，雖在夢中，但身子不用奔波，睡在床上，天天的靜養着，那兩頰的肌肉，倒反而豐腴起來，身體也比前強健得許多，其時忽有一個小丫頭秋白，從外面急急奔來，口中不住的叫道：少奶奶，外面有一個和尚，要進來見你呢，友竹一聽和尚兩字，乃生平最可惡的東西，便對秋白道：你快

給我趕他出去，不許他進來，門扉裏差死人，怎的一些兒都不管嗎？秋白一聽少奶這樣說，便一轉身，又急急的向外跑去，不料恰與春紅正撞了一個滿懷，把春紅手中捧着的一盆臉水，潑了一地一身，春紅見他這個樣子，又好氣，又好笑，因便罵道：「你要緊什麼親家等着你呢？秋白見已鬧禍，心中一急，口中更說不出話來，祇說得半句道：外……面有個和尙等着我哩，春紅一聽，更是氣上加氣，啐她一口，喝住道：「你還不停步，你昏了嗎？素興連和尙等你都說出來了，秋白見春紅罵她，更加著急，兩耳赤的說道：「真的有一個和尙，少奶還叫我打他出去，你不信，和我一道去廝好了，正欲把臉盆放下，突見小窗外，果然有一個和尙，頭戴斗笠，身穿百衲，手持佛珠，竟向裏面慢慢踱進來，春紅看那和尙走路樣子，好像和我家少爺一樣，心想：「這莫非是我家少爺真的回家了嗎？因即趕忙走近一步，把那和尙的面目，細細一認，春紅不覺猶可，癢了不禁大叫起來道：「真的，真的，我家大少爺回來了，秋白見春紅叫和尙爲大少爺，一時也真的弄得莫名其妙其土地堂，秋白雖不認識大少爺，但平日常聽老太太說起大少爺是在南京出家，因此她便搶着尋紅前頭，奔到上房邊，同老太太跟前報喜，說是大少爺已回來了，柳太太一聽是子萱回來，這一喜，直把她靠在床上的身體，直跳了起來，一面便向秋白急急的問道：「大少爺真回來了嗎？在那裏？在那裏？秋白道：「大少爺和春紅姊姊後面就來了，說時，春紅在前，子萱在後，兩人已到上房，這時子萱已把頭上斗笠除下，一見老太太，便即跪倒床前，把頭倚在柳老太太的膝下，口叫媽媽，不孝兒在此叩頭請罪，柳太太一見子萱，面目黧黑，和平日在家時的豎姿，真是大不相同，一時心中無限酸痛，那老淚便簌簌滾下來，子萱祇聽得柳太太叫了一聲兒呀，那喉音便哽咽着，說不下去，母子二人，便即抱頭痛哭，各有傷心，一時都說不出話來，一回老太太把手撫着子萱頂門，見一排三個，兩排共有六個香洞，知係僧人受戒的疤痕，又見他身衣百衲，已是垢膩不堪，一面便叫春紅把大少

爺舊日的衣服取來，先叫子萱洗浴換過衣衫，脫卸百褶，子萱因係老太太所命，不敢有違，便站了起來，忽覺身旁有人向自己扶着，回頭一瞧，並非別個，却是李葵秋，祇見她容顏比往日清瘦許多，這時頰上滿沾淚痕，真覺楚楚可憐，想起舊情，也不覺抱頭痛哭，葵秋這時見了子萱，好像嬰孩見了慈母一樣，心中的委曲，真有千言萬語要訴說，但一時那裏說得出來，在嗚咽聲中，祇說了一句道：你覺得我好苦，便卻又痛哭起來，這時春紅早已把小衣小衫，外袂外褂，統統取來，見少爺和二奶奶這樣情形，心裏替大少奶奶倒有些不服氣，秋白已灑上手巾，給老太太，大少爺，二奶奶擦臉，柳太太見春紅已把衣衫拿來，便又叫她陪子萱同到浴室裏去，春紅替他洗清浴盆，放滿了水，然後替他掩上了浴室門，回頭便到友竹房裏來，友竹此時，已知子萱回來，便問春紅道：他見了老太太，有什麼話？春紅走近床邊道：少爺見了老太太，祇叫了一聲孀，便跪倒在地，老太太也只叫了一聲兒呀，兩人便抱頭痛哭起來，說着，又笑道：倒是二奶奶，見大少爺跪着吃力，便親自抹少爺起身，一面眼淚鼻涕的哭着，一面又罵少爺，害得她好苦，少爺見他可憐，和他也抱着痛哭，二奶奶顯出柔情蜜意，親熱得來，我說在老太太面前，就不應該這樣，要親熱也該到房中去，真叫人見了肉麻，友竹聽了，笑罵道：這妮子，你管她呢？友竹口中雖這樣說着，心中便覺不悅，想了一面，便對春紅道：待少爺洗好了浴，你給我陪他到房裏來，春紅答應了一聲，便到外面侍候去，春紅到了浴室的外間，不料秋白早已先在，一見春紅，秋白便笑嘻嘻的叫道：春紅姊，少爺來了，我們可真熱鬧了，老太太說，我們要好好兒的侍候，說不定還有賞封可領呢？春紅聽了，嗤的一聲笑說道：你到想，兩人正在說話，子萱已經浴罷出來，秋白一見，便叫道：大少爺，我陪你到二奶奶房裏去坐一息罷，說着，便把子萱的衣袖一扯，好像催慈子萱不肯去的樣子，春紅見了，便向秋白把眼一瞪。說道：你要緊什麼？我們大奶奶的房裏，大少爺還不會去哩，子萱見兩

人，似要爭執的模樣，便對兩人道：你們都不要急。我這得先向老太太上房去坐回哩。說着，便又自到上房裏去。秋白見春紅也還不去大老爺。她便扮個鬼臉羞她。幸春紅沒有見到。否則兩人恐怕又要鬧起來了。柳太太見子萱已換過服裝，便命子萱坐在身邊，開口便即叫道：兒呀！我自從你不別而行，我等第二天便就登報找你。可憐你的妻子，日夜向各親友處找你，真奔走得脚跟起泡。誰知你竟一無信息。你的出走到底是爲了什麼？爲了語花姊姊服毒嗎？語花姊姊現在已給我做寄名女兒了。我是幸而有這做女兒。把我的愁懷，解去了不少，我若沒有這個女兒，天天來給我解個悶兒，兒呀，恐怕我的老命，爲了你早已想也想死了，今日那裏再和我兒見面嗎？子萱聽語花沒有死，而且已給我媽作了義女，一時心中又驚異，又欣慰，因急問柳太太道：媽，語花姊姊沒有死，那麼現在她人在那裏呢？柳太太道：兒不要急，我告訴你，他們夫妻倆，現在都已搬到瑣裏，住在西院子裏，我因爲你不在，家中人少屋多，頗感寂寞，故而叫他們夫妻住在一起，一則彼此都有照應，二則免得孤零零的怪冷靜，自從他們夫妻幽來了後，和兒媳一同又辦了一個銀公司，可人和語花便天天到公司辦事，夜間沒有事，他們都過來到這裏談天，兒呀，我現在問你，你到了南京，究竟住在什麼地方？上次姑爺，姑奶奶和兒媳，他們三人都親自到南京什慶寺院……來找你，你怎的連面多不見，害得他們三人，都白白空跑了一趟，兒呀，你想還不是要急死老娘嗎？子萱聽了，心想，原來這次友竹來找我，是友竹和語花可人一同來的，這就又想起那天玄武湖，自己知語花相遇，她還叫應我，自己還遭她的冤魂出現，倒嚇得急急逃去，想來真是慚愧死人，這時又見柳太太這樣說，便也勸解她道：媽，兒這一次的出家，乃是兒的命中註定，因爲有人給兒看八字，說兒念四歲那年，流年不利，定遭橫禍，若要解免，非出家禳解不可，因此兒便往南京清涼寺中，暫時寄身，得能消災延壽，留得兒身在世，則上可以報答親恩，下亦可以見妻子一面，以視身遭

橫禍，死於非命，則剃度佛門，不是好得多嗎？柳太太一聽，把頭點了一點，一面握着子萱的手，說道：「兒呀，你的出家，原來是爲了此，那你爲什麼不早一些兒和娘說呢？子萱含淚說道：「兒惟恐媽不答應呀！兒的災星說起來現在還尙未退呢，所以這次兒來家一趨，是望望娘親身體，兒想在三日內，仍往朝南海普陀，柳太太一聽子萱三日內，又要起身出外，心中一急，口中祇喊着兒的一字，霎時兩眼一翻，身子便往後倒下去，未知柳太太生死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回 勸子早回頭舌焦唇敝 見娘長含淚意懶心灰

那時衆僕婦，一見老太太突然跌倒，個個都覺得非常的驚嚇，連忙向前扶的扶，喊的喊，敲背的敲背，搥腿的搥腿。一時鬧成一片，幸而老太太沒有多少時光，祇聽得她喉間霍的一聲，吐出了一口痰來，子萱見老太太的面色，已轉紅潤，心中雖然略見寬慰，但此時懊悔自己剛纔不該說這些話，也已來不及了，柳太太把子萱的手，緊緊的握着，兩目瞪瞪的視着，半晌口中乃有氣沒力的對子萱道：「我兒你若真的要來南海普陀去，我一定和你一道去，子萱聽了，便忙道：「媽，兒不去了，媽千萬不要急，媽如果急出病來，叫孩兒怎好做人呢？老太太到此，方才臉上顯出笑容，便徐徐對子萱道：「兒呀，你祇要說這一句話，能依娘的心，不再到外面去，祇要肯住在家中，兒要怎樣，我都可以依你的，子萱聽了，便暫時頓從柳太太道：「媽，你放心好了。不過兒今已受戒的僧人了，頭頂上的六個香孔，便是要六根清淨，五蘊皆空，佛門中第一是戒色，第二是戒殺，媽祇要許我不破這兩個戒，兒便在媽的房中住下，日夜侍奉母親齋唸佛，媽呀，唸佛的好處，是說不盡的。佛法無邊，沒有一個地方見不稱佛，卽是沒有一個人成不來佛，佛好比是一個天上的月亮，無論什麼地方，或是南方或是北方，或是東方，或是西方，

那四個八方的人，祇要一推頭，這個光明的月亮，便在各個人的頭上，不曉得的人，以為月亮是一千個一萬個，其實月亮還不是祇有一個，現在講到佛，也是這個樣子，祇要人能够唸一聲佛，那佛就在你的眼前，媽，你想，唸佛的好處還能够說得盡嗎？子萱正在說時，春紅從外面進來道：太太，我們今天中飯，還是開到上房來，還是開到廳上去，柳老太聽了，心中一想，子萱若立刻叫他開堂，他又說佛門嗜素，是我殺心，恐怕一定辦不到，我還是叫廚房裏備幾隻素菜，暫時依依他，將後可以隨機應變。慢慢的再說，便對春紅道：你叫廚下備幾隻素菜，把飯開到上房裏來好了，春紅出去吩咐，只見葵秋抱着亞兒進來，柳太太一見，便笑嘻嘻的對子萱道：兒呀，你看着這個孩子，我看他笑起來的禪氣，真是和你抱在手的時候一樣，你看，好玩不好玩，說着，便向葵秋手裏把亞兒抱過去，亞兒身體重，抱到柳太太的膝上，便笑嘻嘻的跳上兩跳，老太太給她一跳，有些兒抱不住，她便急急的喊着亞兒道：好孩子，你爸來了，快叫你爸爸抱去，說時便把亞兒送到子萱懷裏來，子萱接在手裏，一面細細看他一回，一面又向柳太太翻罪道：孩兒不孝，在外私生這個孩子，多蒙老人家愛我，並不責罰孩兒，又把這個孩子，留養在家，天高地厚，孩兒實不勝感激，柳老太一聽，便又指着葵秋向子萱道：兒呀！她的娘也是好人家的女兒，你既和她生有此兒，若再把她棄了，不特於自己良心上說不過去，就是佛門中，恐怕也沒有這個辦法吧？葵秋聽了，便以目視子萱，子萱聽了這幾句話，直把他說得來流淚滿額，直恐得搶不起頭來，一回老太太又叫子萱道：兒呀，父在觀其志，父歿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又曰：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不敢毀傷，今汝磨頂放踵，以利天下，效墨氏的行爲，恐怕也非以孝養父母的道理吧？我雖是這樣說，但話又要說回來，我也並不是說佛的不好，佛以慈悲爲懷，度人一切苦厄，原來是西方的聖人，但有母有妻有兒女的人，唸佛祇管唸佛，信仰祇管信仰，實無一出家的必要，要知佛實是

一個最聰敏最大智慧的人，他在印度地方，眼見過比羅國，連年戰爭不息，殺人如麻，他想這樣的殺戮下去，那人類不是要被戰爭兩字滅絕了嗎？因此他便想出一種方法來，說是好殺戮的人，下一世這人必墮入阿鼻地獄，受盡種種的苦惱，當時人民聽了此話，一半是人心騷亂，一半是信仰佛法，所以一時便把戰爭息了下來，你想，佛法以非武力而制止戰爭，完全以慈悲兩字感化於人，慈悲即非講道德，戰爭無非是強權，道德所以濟法律的窮，佛教所以補政治的不及，其納人於善，實異途而同歸，我今豈不是厭惡汝的信仰，我實不贊成汝的做和尚，要知做和尚出了家，便沒有妻子，沒有兒女，倘若我們中國四萬萬的人民，個個都像你一樣的出了家，那我國的人民，不是個個都要滅子滅孫嗎？那時候的世界，還成個什麼世界呢？老太太說了這一大套的話，來解釋給子萱聽，這時口也乾了，舌也燥了，腹也餓了，幸春紅已把中飯開來，柳太太便叫子萱葵秋一同坐在自己身旁，且吃了飯，大家再談，春紅因把子萱手裏的亞兒抱來，柳太太一面用飯，一面便對子萱又道：兒呀！你今也不要三心兩意了，你的妻子，在上月二十七日也已生下一個女兒，你現在是一個有妻孥，有兒女的人，詩云：宜爾室家，樂爾妻孥，那裏還能再談得到出家兩字呢？子萱含淚道：媽，兒今既已出了家，若背叛佛門，重違了俗，佛門的叛徒，何異國內的漢奸？這是斷難使不得的，柳太太聽了，又氣又惱，便道：兒和我談了半天，你只管要出家，我只不許你出家，談來談去，總是合不攏頭，我看你吃好了飯，還是快去看看你的妻子去，她盼着你，恐怕眼都要望穿了呢？這時秋白已擦上手巾，給大家擦臉，舅媽來收拾了去，春紅把亞兒交給葵秋，一面倒茶給老太太，一面又倒了一杯白開水給少爺，子萱坐了片刻，便和春紅同到友竹那邊來，在子萱的意思，還想和老太太說，把亞兒留下，再請老太太把葵秋認爲了女兒，日後給葵秋另許人家，嫁了出去，但老太太已是說葵秋也是柳氏家屬的人了，並且再三開導，婉轉勸諭自己不許出家，子萱這話自然

是不敢再開口了。

思君十二時，問君知不知？君兮不我知，妾心已成癡！友竹此時早已成了這個樣子，子萱見友竹臥房已到，因便問春紅道：你奶奶生下孩子，今已二十餘天了嗎？春紅道：不錯，再過三天，便好彌月了，子萱道：我便坐在這樓中間，你對奶奶去說，少爺在這裏開餵了，友竹這兩天早已起床，在房中行走，一擔子萱和春紅在外間說話，心中又歡喜，又氣惱，喜的是昨夜語花說子萱今日可以回來了，那今天果然真的回來了，心中是有說不出的喜悅，惱的是他對於葵秋倒這樣多情，對於我連我的房中都不肯進來，想起來心中是不免有些氣憤，因不待春紅進來報告，便自走到外間來，一見子萱，這時已穿了一件嗶嘰長夾衫，頭頂光禿禿的，還有六個香洞，想起以前，子萱還疼愛我，眼前竟成了這個模樣，心中真是無限悲傷，因對子萱道：歡喜的人見了面，大家哭也哭得出，沒有緣分的人，見了面，連房門都不願踏進了，說罷，兩淚盈盈，已不禁撲簌簌的吊了下來，子萱不見友竹也有半載多了，這時見她臉頰，比前清瘦了許多，且又帶了眼淚，好像雨後荷花，更覺楚楚可憐，聽她話裏有因，很想找些言語去安慰她，但一時又想不出什麼話來，呆了半晌，子萱方才說道：阿彌陀佛，姊姊，你恨我，還不會銷嗎？你不要氣，我說給你聽，我自知罪孽，我懺悔去，我給姊姊消災殃，我給姊姊保安康，友竹道：我有什麼罪孽？我有什麼災殃？誰要你去懺悔？你真來做夢了，你和語花姊姊的事，你那裏真沾染着她的身體呢？左右不過騙騙你的小孩子罷了！原來是假的呀，那晚電燈一盞，睡在床上的，還不仍是一個我嗎？你真也想得發癡了，你道真的是語花嗎？我現在和你說明了吧，你可以不要再發癡了，子萱道：假的原是真的，我早已知道，你難道還祇今日曉得嗎？世間萬般都是假，就是我與你的夫妻，也何嘗不是假的呢？有一天無常到了，那就萬事全休，爾爲爾，我爲我，一張臭皮囊還有什麼人要看，只恨世人都是以假當

真。哭哭啼啼，枉自費心。我現在一個很好的醫喻，想姊姊聽了，自然能够明白，姊姊，你不見到那舞台上的做戲嗎？一到台上，一個扮丈夫，一個扮妻子，長亭送別。抱頭痛哭，直哭得來千般旖旎，萬般恩愛，一到臺下，扮妻的不認得丈夫，扮夫的也不認得妻子，臺上的恩愛，早已一筆勾銷，眼前的景象，我好比是已在臺下，你却還是在台上，一條要戲，一個不妻唱戲，你想，這那裏還能說得明白呢？友竹聽他說出這個醫喻來，真是又氣又笑，想他竟會入迷到這個地步？不到一年工夫，完全變了一個人了，便恨道：你倒想得這樣明白，這做戲你不喜歡唱下去。那你當時就不該登台，現在你既然已登了台，我倒偏要和你唱下去，你想看戲紅塵，出家做和尚去，但從古以來，信佛的有幾個好結果，你能講給我聽嗎？你想，梁武帝的好佛，不是一個很明白的例子，他好佛的結果，置國事於不顧，給侯景圍困到台城裏，他心裏想吃一些兒蟹，都不成功，後來便活活的餓死。佛如果有靈的話，何不救救他，使他不要餓死呢？這樣看來，佛不是明明的欺人嗎？大凡一個人，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往往遁入空門，你聽明朝的建文帝，被永樂逼得無路可走，他不得已，便改扮僧裝，和程濟逃到襄陽，從此隱沒不出，他難道不喜歡做帝王，倒偏願做和尚去嗎？那豈不也是爲勢所迫，出於無可奈何的嗎？現在說到了你，上有老母，下有兒女，而且正在壯年有爲的時候，不思爲國效力。努力奮鬥，那天地何必生汝一個人，社會也何必有汝一個人，我和你一肩半載，誰知你竟退化腐敗到這個樣子？令人真是失望，我現在勸你快把出家的念頭打消，努力更求新生命，爲社會謀幸福，爲國家爭光榮，這樣才不愧爲烈烈轟轟大丈夫，友竹說了這許多的話，以爲子萱總可以悟醒一些了，那知子萱却把雙手合十，眼觀鼻，鼻觀心，低頭不語，好像自己的話，他一些不曾聽見模樣，友竹見他這樣執迷不悟，口中說着，心中也頗覺躊躇不安，不知怎樣是好，便對春紅說道：你把房中下首的一張銅床去收拾給大少爺息去，我還有好多的話，要和大少

笨說哩！春紅答應着便走進房去，友竹便起身來叫子萱到房裏去息息，子萱道：姊姊，我自知萬分對不住你，這個事我已和媽說過，我們倆人是斷斷不能破戒的，友竹道：我該做什麼戒？上海居士林裏，信佛的人也很多，他們在家個個都有妻子，我與你，乃是夫妻，夫妻雖有室家之好，難道信佛的人，就可以把夫妻的倫常都滅絕了嗎？況且佛門中所謂色戒，這個色乃是指夫妻而外偷偷摸摸不正當的而言，並不是對於正當的夫妻而言，若正當的夫妻，便謂之正色，聖人謂君子不犯二色，犯二色便非正當，不特爲佛門所戒，也爲法律所不允許，現在既沒有所謂破戒，更哪裏有所謂破呢？你只顧往房裏息息去，是決不礙佛門戒律的，這時春紅已把床鋪收拾清潔，友竹便喊他去倒兩杯牛奶，拿一碟雞蛋糕來，說太少爺和我都有些餓了，子萱餓了，便對友竹道：我腹中並不餓，還是請姊姊自己用吧，友竹道：你說佛門中須戒殺，我所以並不叫你吃肉，這個牛奶雞蛋，並沒有經過殺的手續。你也不吃，那不是你太迂執了嗎？春紅見少爺一定不吃牛奶蛋糕，便向友竹道：少爺，我房中有嫩好的咖啡，和淨素的餅干，要不要我去拿些來？友竹點了頭，春紅便又去裝了一盒餅干，做了兩盞咖啡茶，送到子萱面前，子萱見是潔淨的，便向友竹道謝，吃了一片餅干，喝了一口咖啡，子萱恐怕友竹再叫他到房中去坐，便站起道：姊姊，我要往老太太那裏去坐一回了，正在這時，秋白忽然走來道：少爺，要不要到二奶房中去坐一回兒，友竹見了秋白，便道：我前時寫給你的信中，講你的話，雖現在對老太太說，聽見你託承親是你所生，那葵秋當然是柳氏家屬的一人了，你現在既不喜歡在我的房中住下，我便充其量到葵秋那裏去住，子萱聽了，便向友竹一揖道：多謝姊姊美意，但我已和老太太說過，在上房陪伴老太太，姊姊的話，恕我不能從命，友竹見他說來說去，仍是這個模樣，我這許多勸他的話，好像耳邊風一般，心裏真是十分難受，便也不再和他多說，嘆了一聲，扶着春紅回房中去，這裏子萱便跟秋白到葵秋房中來，葵秋一見子萱，

你便早迎上來拉了個手，絮絮的纏着道：老太太和弟說的話，你多少聽見，我的條子底爲什麼要出家？你既然要出家，你當初和我說什麼來？現在已有了孩子，更這般的纏我了，不是明明要害我嗎？葵秋說到這裏，已是盈盈欲泣，子萱道：我也自知罪孽，所以出家了，我也替妹妹想過，妹妹這幾年，住在這裏也不對，我這叫老太太認你作個女兒，把你的終身，另配一個人家，將來彼此母子往來，頭樣不特你的終身有靠，那我多少也可減少些罪孽，不知你意下如何？葵秋一聽這話，突然神傷倒豎，嬌面含嗔，向子萱答道：人無信不立，你的信到那裏去了？親女不事二夫，我乃有夫有子的人，爲什麼要再去嫁人？你把我看作了什麼樣人？我請願死在你的面前，再不願另去嫁人，你該得這等話兒，只要你能對得住人好了，葵秋說着，已是嗚咽起來，子萱聽了，那裏還敢再說？祇好雙手合十，唸佛的號了，再說那時友竹因子萱離已回家，可是再三勸不聽，祇好打電話給語花，叫她早一些兒回來，說語花是真的回來了，語花一聽，便回答一句我馬上就來，便忙把聽筒擱起，匆匆來告訴可人道：竹友來這話，說子萱果已回來，叫我們早一些兒回去，可人道：這幾天也沒有什麼大事？我們早一些兒走也不妨，說着，兩人便坐車匆匆回家，語花對可人笑道：我竟向嫂子討魚翅席吃去，你隨後慢慢的來好了，語花說着，便三脚兩步的到友竹房裏來，友竹坐在房中，祇聽語花自外笑着嚷進來道：嫂子，怎樣講？魚翅席可定了沒有？話還不會說完，人已到了房中，祇見友竹正在喂椿來的乳，一見語花，也並不說什麼，語花窺其意，似有萬千愁緒，無處告訴的模樣，因便挨近友竹身邊坐下，向友竹耳際問道：嫂子，子萱既已回來了，你爲什麼還仍是這般不高興呢？友竹道：姑奶奶，你這般高興與我討魚翅席，他連牛奶鴨蛋糕都不肯吃哩！說着，便把子萱已來了半天，老太太怎樣的勸他，子萱怎樣的不答應，因此我氣憤極了，便又怎樣的責他，後又怎樣的勸他，無奈他總執迷不悟，現一碟已改了裝束，可是仍要吃素，

而且不肯住在我和葵秋的房屋裏，聽他與老太太說，他還想於三日內回身，往朝南海普陀，老太太聽了，幾至昏厥過去，姑奶奶，你想，他今這個樣子，叫我有什麼法子留得住他呢？語花聽了，方才叫白子萱人雖出來，可是仍要出家，這便如何是好呢？語花想到沒法可施，便不覺把身子站起來，向室中來回的打圈子，兩手不住的搓着，這時可人也已進來，大家又把子萱不肯留下的話，告訴一遍，叫可人大家想個法子，最好把子萱留在家裏，叫他覺悟過來，打消出家的念頭，可人道：我聽他遠道而來，若匆匆的便又出去，這是決不會的，今天已來不及了，明天待我備一席酒，替他洗塵，讓我的勸解他一回，若能回心轉意，實爲家庭的幸運了，語花道：現在我們且去看看他怎樣？可人道：很好！兩人便到葵秋的房屋中來，葵秋抱着亞兒，早迎着叫道：姑爺，姑奶奶，快請坐，子萱也站起來談，可人道：我們現在已變成至親了，大家不要客氣，萱哥今天才回來嗎？子萱似乎很覺不好意思模樣，點頭說是，語花道：哥哥，別來已經半年多了，嫂嫂是天天的記念着你，我看哥哥的臉兒，到並沒有什麼，祇是黑一些兒，大概是風塵勞苦的緣故吧？可人道：你哥哥雖然風塵勞苦，我們應該要給他洗塵要緊呀，子萱道：塵外人更有什麼塵可洗？祇是有勞二位，那敢當？可人道：什麼叫塵外？什麼叫塵裏？就是爲了萱哥要跳出紅塵，累得老太太哭個塵埃，幾乎隔斷紅塵，萱哥，你須看老太太的分上，以後還是隨俗和光，再不要提起這些話可，使老太太聽了傷心，子萱道：可哥的話有理，劣弟不肖，實增慚愧，語花道：我們昨天晚上在嫂子的房中，都對棗來說笑話，說棗來，你來了，你的爸爸也來了，你爲什麼不早一些兒來呢？嫂嫂聽了，却說說我們白日裏說夢話呢！不想今天哥哥果然回來了，那嫂嫂還輪我一席魚翅席的東道呢，葵秋道：姑奶奶，你這魚翅席是不好給大奶奶領的，語花道：那個當然，我們還要借花獻佛給哥哥大家吃呢。可人道：你能够叫你哥哥吃一筷，我也準定照樣的輪你一席魚翅席，

語花葵秋都道：『不要賴，大家正說得起勁，秋白忽來攔道：老太太來了，老太太因為子萱好時候不來，心裏又記墨起來，先到友竹那裏，知道是在這裏，便叫春紅扶着走來了。這時房中，黑壓壓的滿屋子全是人，好不熱鬧，秋白忙又沏茶。大家又上前請安，春紅把亞兒抱來，亞兒把小手合攏。向柳太太拜了兩拜，口中又呀呀的喊着，柳太太道：亞兒，你快向你爸拜拜吧，央求你爸再不要出家了，亞兒聽了，便面對着子萱拜了兩拜，可人笑道：『子萱，你看嗎？有這樣一個好兒子，還出什麼家呢？子萱微笑不語，語花在春紅手中抱來，吻了兩個香，笑道：『亞兒真乖，你把爸爸留住了，你祖母更喜歡你了，亞兒聽了，便呀呀的喊着，還笑個不停，衆人見他好玩，個個都喜歡能逗着玩，看看又上燈時分。柳太太道：『今天怎的黑得這樣快？秋白，你快給我開了燈，秋白聽了，便忙把前後電燈統統開亮，柳太太道：『難得我兒今日回來，姑爺姑奶奶，你們大家陪陪他，晚上我的上房一道飯去，語花道：『我們因為今天來不及，明天晚上，我們也要請哥哥賞光吃一餐飯呢，柳太太笑道：『都是自己人，有什麼客氣，我說不贊成我兒還祇是吃齋，不開葷嘍，語花道：『媽，你祇管放心，哥哥明天一定開葷了，子萱却祇不說話，大家又帶說帶勸的解釋了一回，上房裏周媽來請大家用飯去，大家便扶了柳太太到上房裏，語花扶柳太太上坐，可人子萱坐在東首，語花葵秋坐在西首，語花握着酒壺，便向老太太斟了一杯，再向子萱面前，也滿斟一盃道：『哥哥，今日回來，媽媽是多麼的快樂？哥哥，你應該陪着媽媽多喝一盃兒，說着，又向可人斟了一盃道：『今晚你也得多喝上幾杯，陪着哥哥大家樂一樂，子萱聽了，又把雙十合十，唸了一聲彌陀道：『多謝妹妹盛意，這酒恕劣兄不能奉陪，還是請妹妹和哥哥代我陪媽媽吧，可人語花聽了，都道：『這酒有什麼要緊，難道也算是葷的嗎？可人一手把盃擎着，一面又對子萱道：『子萱，你志願，我也很贊成，只不過你是高堂有母的人，百善孝爲先，侍奉高堂，必須願養天年，難得老人家對你笑一笑，何異見

了山門口的彌勒佛，老人家雖然是怒你，也是個怒目的童關。老人家在一日，總要聽老人家的命，願老人家的心，老人家如不在了，然後方敢自由，現在媽媽是這樣的對你說，你應該總須順順她的心才是呢，子萱聽了又把雙手合十，對人道：今兒媽媽已特許孩兒睡在這裏不破戒了，可哥，這是要請你格外的原諒我的，老太太道：姑爺，他說來說去這不是這幾句話嗎？我們還是自己喝吧。說着，便先乾了一盃。語花道：那麼哥哥你隨意用些素菜吧，我們不和你客氣了，葵秋見子萱仍是這樣的不悟，心中真是萬分難過，可是總說不出口來，今天子萱回家了，母子夫妻團聚，本來是極快樂的一回事，現在一因子萱不肯開葷，二因子萱一心仍要出家，所以各人心中，都轉着念頭，怎樣可使子萱不出家？個個都有說不出的苦處，應該是滿臉笑容，現在却變成了苦臉愁面，真是何苦來呢？那時子萱已草草把飯用完，漱了口，坐在一旁，手持佛珠，眼觀鼻，鼻觀心，盤膝做他的功課，老太太見了，真是敢怒而不敢言，心中很覺憤怒，便也無心用飯，語花可人欲尋言語安慰老太太。但一時那裏找得出，祇好把亞兒抱過來，給老太太逗笑，老太太雖是恨着子萱，但一見亞兒這孩子，臉上不覺又現出笑容來，亞兒的名真不愧為無雙兩字了，可人見子萱已把功課做完，便對他道：明兒晚上，請萱哥替一替功德林的素齋，俾千萬要賞個臉兒，子萱忙道：罪過，罪過，又要姑爺費心了，可人和語花，實在也無話可動，大家呆坐了一回，便向老太太道了晚安，回西院子去，那晚子萱便睡在老太太的房內，葵秋雖百般勸他，總決意的拒絕，柳太太道：照理我兒謙和二奶奶回房去，但今日途中勞頓，便暫時睡在這裏，且待大奶奶回房了後，我意欲擇日祭祖，叫我兒明白遵俗，共幾天倫，我兒你意下如何？子萱默然不語，葵秋自然勿好多說話，祇得抱了亞兒和秋白一同回房去，子萱待葵秋去後，心中靜思一回，想葵秋把嗔佛的好愛，勸勸母親，母親不特不要聽我，反叫我不回家，我欲把人生世上一切都是空虛的話，懸醒這友竹，不料友竹反勸

我積極的力謀新生活，我欲把婆秋嫁去，了我一樁心事，不料婆秋倒反欲死在我的面前，這樣的糾纏下去，總無了結的一日，我還是偷偷的出去，仍返我的本願，子萱坐在這裏，在這這樣呆呆的想，那邊可人語花坐在自己房中，也正在磋商着，用怎樣的方法，才能把子萱留得住，可人道：子萱這人，現在就然這樣的專心信佛，我們若要空言留住她，當然是萬萬不能，現在非別尋法兒，叫他決計走不離身，然後再用母子之情，夫婦之情去感化他，或者尚有幾分希望，語花道：但究竟用什麼法兒好呢？可人想了許久，吸了一支煙捲。忽然在語花耳邊說道：這樣，這樣，他便不能脫身了，不過苦了老太太，真是一個苦肉計，語花聽了，不住點頭，臉含笑答道：我想也祇有這個辦法，此外是決沒有第二條計策了，現在事不宜遲，明天我先和友竹去說明。我便照這樣辦去，兩人商量已畢，遂含笑就寢，一宿易過，第二朝起來，語花便先到友竹房來，坐在床邊，向友竹附耳說了多時，祇聽友竹叫道：好煩啦！好煩啦，如果能把子萱留住，我不曉得用怎樣的禮物，來謝謝姑奶奶好呢？不知語花說的是什麼條計策，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回 孽緣未了兩塵等一

煩惱又來苦憶幾成痴

柳子萱從南京到家裏，經過柳太太幾次三番的勸導，又經過梅友竹撈起面孔的硬勸，陪了笑臉的軟勸，再經過李獎秋的死相勸，偏面的又有傍語花，石可人替她婉勸，無奈子萱對於柳太太正面的勸，他不受，友竹和婆秋反面的勸，他也不受，語花和可人側面的勸，他當然是更不受了，柳太太欲無日祭繩，正式給子萱還俗，子萱却暗自打算，欲偷偷地不肯出走，後方處絕對地位。行文到處，正是山窮水盡，那樣還編得下去，閱者不要心急，且看下文的柳暗花明，自然是有又妙筆出來了，那日可人請子萱

吃飯，特地到功德林定了一桌全素魚翅席，語花道：我們前幾天到葆青那邊吃飯回來，現在還沒有回過席，我想晚上叫葆青和秀雲一道來陪陪子萱，多添了兩個客人，座上也覺得熱鬧不少，你的意思怎樣？可人道：這再好也沒有了，我那有不贊成，不過還得妹妹親自去走一走，不然恐怕她不肯來呢？語花道：我一到公司裏，先打電話給秀雲，叫她四鐘敲過等在家裏，我自己陪她到家來，你一面就和葆青先回家，你想，這樣不是省事了嗎？可人道：妹妹想得很週到，我們便就這樣好了，兩人說着。遂即同車前往銀公司，可人一翻辦公室廳壁上鐘，正指在九點五分，他便把桌上的對講電話撥動，接到耳邊一聽，祇聽那邊說道：信託部，你那裏？可人道：建設部，請你們部長說話，那人道：我正是江葆青，你是誰？可人道：葆青兄，我是可人，今兒晚上，舍間請一個飯親吃飯，茶是用功德林的素菜，我想請你和尊夫人一同來作個陪客，不知可能賞光？葆青道：是今天晚上，還是明天的晚上，可人道：是今天晚上，葆青道：這可長不太湊巧了，今晚上恰巧我作主人，請一個海歸來的華僑林竹山，在大中華吃飯，恐時間匆促，恕我不能奉陪了，賤內秀雲，我叫她一準前來好了，可人笑道：請客不到，變成虛邀了，哈哈！葆青忙道：那裏話。我自己沒有口福，說着，大家說聲再會，電話便掛斷了，可人把部中的公事，閱了一遍，批了一回，看看已將十二點了，可人便到語花那邊來，對語花道：葆青晚上自己要作主人，恐不能脫身前來，他說秀雲準來奉陪，你現在電話已打了沒有？語花道：早打去了，她說四點鐘敲過，她先到永安商場買些物件，隨後便到家來，叫我也不要去陪她了，可人道：秀雲這人倒是很直爽，這樣是再好也沒有了，正說時，葆青也走進室中來了，兩人一見，忙讓坐，葆青道：多承寵召，自恨稟賦福薄，實在真對不起，祇好叫內子代表了，可人道：自己人有什麼要緊，改天不是一樣的可以聚餐嗎？語花道：正是，哥哥有事，祇管自便，我們還客氣什麼呢？三人談了一回，才各自回辦公室去，一到四點敲過，可

人語花便即同車回宅，途中又把怎樣的能將子萱留下使她不能脫身的方法仔細的磋商一下，語花既得家裏，便喊女傭王媽小林等，把客廳收拾清潔，茶杯茶托，統統預備舒齊，晚上客人到了，大家一切都要小心侍候，又叫小林裝了四盆糖果，四盆冰菓，小林答應去裝，沒有一回，祇聽院子裏喇叭一響，甬道外已開進一輛汽車來，語花忙迎了出去，祇見車中跳下一個花枝招展的少婦來，後面隨一個雜幫，語花仔細一看，正是秀雲，便忙喊道：嫂嫂，快請裏面坐，秀雲笑道：我可沒有失信吧，現在正是四點一刻，可人一聽秀雲已到，也連忙迎出來相接，那雜幫見了可人，便即喊道：姑爺，姑奶奶多好，我們的老太太叫紅豆問好，說姑爺，姑奶奶這幾天爲什麼沒有到我們這裏去玩？老太太很是記掛着呢！可人一見紅豆，心中突然又想起劍青，一時悵觸舊情，倒反連一句話都說不上來，還是語花向秀雲問媽媽這幾天可好，氣喘怎樣了，腳氣痛怎樣了？晚上一夜要醒幾次，細細問了一大套，此時王媽已把香茗送上，一面擦手巾，小林又把醋與水菓搬來，秀雲道：姑奶奶，你方才電話中，說是請一個客，就是這裏柳家的大少爺，我且問你，這位大少爺就是友竹姊姊的那個呀，語花道：怪不得嫂嫂不曉得，他就是友竹的丈夫，去年往南京出家，現在方才回來，去年我和友竹可人，也曾到南京清凉寺去找尋他，可是他不肯和我們見面，今年一月裏，葵秋友竹又一連的寫了三封信去，現在他雖是回來了，可是他不肯開車，一心的仍要出家，這裏的老太太和友竹卻氣憤得連飯都吃不下，所以晚上的菜，是用功德林的素席，秀雲道：柳柳家大少爺，叫什麼名字呢？語花道：就是我前時對你說過的柳子萱呀，秀雲道：不知道他爲什麼要出家呢？語花道：可不是？年紀這樣輕，家裏有老娘有妻子，而且又不愁用，不愁吃，倒要看破紅塵去出家呢！秀雲：這樣說來，真也難怪柳家的老太太和友竹姊姊不想吃飯了，那麼姑奶奶，你爲什麼不勸柳子萱呢？語花道：我的好嫂嫂，我還有什麼不勸到呢，連他老太太的話，都不要聽了，你想，別人還有

什麼力量能够勸得醒他嗎？秀雲道：這也奇怪，他和友竹姊姊結婚，也沒有幾年呀，平日不知他們感情怎樣？語花道：是呀：結婚還不到二年哩，平日感情，也不見得什麼壞，不知他受了什麼刺激，竟立志要出家，兩人說談談，不覺已到上燈時分，此時內外寬燈，都已開得雪亮，功德林的素席，也已送來，客廳上的檯面也已擺好，祇見用的是西洋高脚玻璃盆，裝着四盆看果，再一式的四個鑲盆，一樣的有火腮鑲白鵝，蘆筍鑲鮑魚，熏鴨鑲肉鬆，還有一盆，碧綠綠的芹菜鑲着紅紅的蘿蔔絲，不過都是用豆腐皮在素油裏煎成做出來的，看起來，真和葷菜一是一式，這時語花和秀雲在外面談天，可人與紅豆也在書房內細細的談着，談到劍書在日，許多情義，可人紅豆都不覺淌下淚來，正是酌量若夢，不堪回首，紅豆勸道：姑爺也別傷心了，總是我家小姐福薄，……說到這裏，那自己的淚倒又吊下來了，可人也流淚不止，便又問道位大奶奶待你好嗎？紅豆道：奶奶人很爽氣，待我到很好，兩人正說時，忽聽語花在外面叫道：可人，可人，可人便忙收束淚痕，匆匆出去，語花道：時已不早了，我想老太太方面，還得你自己去催請一聲，可人方欲動步，忽聽外面報道：老太太，大老爺，二奶奶，小寶兒，統統都來了，語花可人一驚，連忙相接，秀雲亦在會客廳門前迎接，一回兒，祇見語花已扶着柳太太進來，秀雲連忙請了安，柳太太便即扶住道：都是自己人，男奶奶不要多禮，我們近客倒不如你請遠客來得早，反叫男奶奶等候很久了，說着，便向裏走去，秀雲見太太的後面是可人，可人的後面，跟着一個少年，明眸皓齒，眉秀而文，右手腕上纏一團佛珠，雖然是面目黧黑，但風流倜儻，正不減宋玉當年，秀雲心想，這人莫非就是子萱嗎？正欲上前招呼，忽見子萱也正在注視自己面目，秀雲見他微笑時，兩頰竟掀起笑窩，自己好像非常的面熟，但一時却想不起來，正在這個時候，那人竟向自己噢噢的喚起來，只聽他說道：你不是笑雲妹妹嗎？怎的你会在這裏？我和你整整有八個年頭沒有見面了，有幾千里來相會，無

緣對面不相逢，這話真有意思，今日我們可謂有緣了，秀雲聽他的聲音，察他的笑貌，一時越看越像，便也不禁叫道：「啲！你原來是壽朋哥，我只曉得我的姑奶奶說柳家的大少爺，就是柳子萱，我那裏知道這柳子萱，就是你這柳壽朋呢？壽朋哥，你爲什麼把壽朋兩字，改爲子萱呀？你你你難道是真的出了家嗎？還是那裏說起，你你難道把前時的一句話，竟當了真嗎？唉！這可不得了，我怎能對得……說到這裏，臉兒便漸漸紅了起來，好像心中十分難受模樣，子萱搖頭微笑道：「不是，不是，你錯了，你到青島之後，什麼時候又回上海的？他們兩人這樣說着，倒把旁邊的柳太太，可人，語花，葵秋等不勝詫異起來，大家都呆呆的望着，倒是子萱先向柳太太說明道：「媽！這位就是我在前同文中學的同學，大家聽了，方才有些明白，語花笑道：「這事巧得很，想不到你們倒是老同學，哥哥大概還不知道吧，她現在已是可人江家的舅嫂了，子萱哦了一聲，微笑不語，這時春紅，紅豆都已捧了茶托，請老太太，大少爺，江奶奶，二奶奶，姑爺，姑奶奶，入席用茶，語花因扶柳太太坐在上首，柳太太道：「姑奶奶，你的爸爸也請他一道來吧，可人一聽，便忙到上房，把王老爹請出來。大家見了禮，可人一面又請子萱坐首席，子萱不肯，要讓王老爹，王老爹道：「今日是我們姑爺做主人，大少爺乃是賓客，賓客豈可坐在下首，說着，他便自在第二位上先坐下，其次是可人，那箇第一位，當然是秀雲，第二位是葵秋，其次是語花，再下便是春紅抱着面兒，滿滿坐了一桌，這時席上，除了柳太太不十分注意，語花，葵秋，可人各人心中，却都還在暗暗的細想，子萱和秀雲到底是怎樣的一回事，語花是最細心，覺得剛纔兩人說話情形，其中一定另有什麼問題，因就把他的談話，細細推敲起來，子萱一見秀雲，便稱呼妹妹，秀雲也直呼爲哥哥，可見他們兩人以前在校中的交情，一定是不薄，秀雲說：「你難道把前時的一句話，便當了真嗎？這一句話中，裏面是包括了許多以前的事情，想他轉同學時候，一定也會有這山盟海誓，但子萱聽了，

爲什麼却連說不是呢，這倒使人又不解起來，語花想了一回，又忖起子萱的一句話，你到青島之後，什麼時候回上海的，心裏似乎有些明白過來，秀雲本是南方人，葆青是北方人，他們怎能結合呢，大概秀雲遷到青島後，和子萱隔絕了，信息漸漸不通，兩人交情當然慢慢淡下來，後來在山東便嫁了葆青，我妹子萱和秀雲從前熱戀的時候，曾經有過這一句話，所以秀雲說：你難道真的出了家嗎？又說：我怎能對得……下面竟然是住你兩字，語花想到這裏，把兩人剛纔沒頭沒腦的幾句話，稍許想得有些兒頭緒，回看葵秋和可人，還是呆呆的坐着，再看秀雲，她兩頰紅暈，眼兒只是盯住子萱，好像和子萱有許多話要說，子萱却看也不去看她一眼，一手數着一粒粒的佛珠，好像又在打坐，席上是顯着寂寞，王老爹見大家不說話，因開口對子萱道：大老爺，我這不會恭喜你大奶奶是添了一位千金，這時王媽小林，各人捧了一把酒盞，已換次的把酒篩好，大少便舉杯在手，向可人語花道謝，語花道：吃還不會吃，那裏就用得着謝，我們這位哥哥，今天真是請他喝一盃淡水了，可人道：今天這菜，說起名目來，有全鴨，有全魚，其實都是素做的，萱哥，你酒既不喝，這菜請你放膽的吃好了，子萱笑着點頭，王老爹道：大老爺真是好福氣，上有老母，下有兒子，又有女兒，有嬌妻有美妾，有良田有洋房，這樣的清福不會享，還要想修到西天佛國成佛去，那不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嗎？大老爺，我說一句不中聽的話，請你還是把這個念頭丟下，及早回頭享享現成的清福吧！柳太太聽了，不住點頭，子萱却道：爹承伯伯指教，可奈貧僧實在享不來這等清福，柳太太和葵秋見他如此不悟，心中真是氣憤得不得了，可人語花是早知空口不能勸醒他，所以絕對不和子萱再說要他不出家，祇是連請大家吃茶，秀雲聽子萱的話，和他出家的念頭很堅決，還爲了什麼呢？想起來大半當然是爲了我，情場失意的人，是鼓難以勸解的，子萱現在這個模樣，不是明明是個情場失意嗎？秀雲想到此，那裏還有心思吃茶，把八年前一幕一幕的甜蜜生活

都回想起來，真是悔不該嫁與葆青，這還真是自己情願的呢？現在他果然出了家，我心中怎麼對得住，秀雲只是呆呆的想，這時熱菜都已上來，如豆腐炒筍片，青翠炒雞丁，甜的有銀耳燻燕菜，點心有水晶饅頭，千層糕，油炸土司，冬菇玉帶類，語花向秀雲道：「嫂子，你別做客，吃些吧，秀雲還才醒來似的，忙點頭，大家都說別有風味，一樣有一樣的滋味，老太太也很贊成，等到全鴨全魚上來，大家差不多都已吃飽，此時大家都懶懶的不想吃飯，柳太太先駕到東面房裏息息去，衆人見老太太有些兒力乏，大家也懶散一散，語花因拉了秀雲的手道：「嫂子，我們上西首書房去坐一回吧，那邊清靜些，說着，兩人在裏面坐定，王媽端上茶，語花道：「後天是我小椿來小姐彌月，嫂子如有興趣，仍就請過來熱鬧熱鬧，秀雲道：「就是後一天嗎？這是我一定要來沾喜的，語花是有心人，因笑問道：「嫂子還有一個名兒叫笑雲嗎？秀雲道：「我的爸爸叫雲程，所以家裏人，從小都叫我小雲，後來我到學校裏，因為嫌小字不好看，便改爲笑雲了，語花點頭，一面又道：「子萱叫壽朋，這個名兒，我們倒不曉得哩，嫂子你們從小就是同學嗎？秀雲道：「子萱和我是同級的，課堂裏又坐在一排上，他的學名便叫壽朋，那時他方十六歲，我比他小一年，現在算起來，整整的有八個年頭沒有見面了，我是曉他叫壽朋，並不曉得他又叫子萱，姑奶奶，你想這個光陰過得快不快嗎？語花正欲再問，忽聽可人叫道：「語花，你陪嫂子出來吃飯，現在又有一隻很好的素一品來了，兩人便走出客廳來，語花道：「媽呢？可人道：「老太太說菜吃飽了，語花道：「那麼你叫二奶奶來用一些兒，一面又叫子萱，子萱正在盤膝打坐，做他日常功課，說也飽了，王老爹也已吃不下，語花，秀雲，葵秋，可人便略用一些兒稀飯，小林捧上手巾，王媽又端上雲南普洱茶，可人叫把席面撤了，并上雅梨蜜餞，讓大家解渴，秀雲又抱了亞兒玩了回，見了亞兒，心裏又有許多感觸，復想找子萱說話，却礙着葵秋老太太等衆人在前，而且子萱也正在獨自打坐，語花因葵秋在前，也不好

再問秀雲，大家只說了一些別的，秀雲見時已不早，便向老太太，葵秋，語花等衆人告別，這時子萱却也送着出來，說聲妹妹慢去，便回身進內，秀雲要待回說一句，已來不及，只得攆了紅豆跳上汽車，語花再三叫她後天再來，秀雲答應，語花可人直等汽車開出大門，才回到自己房裏來，語花道：今晚沒有精氣靈，一盞茶，我怎忘了，直到此刻方才想起，否則席上何至於這樣冷靜呢？可人道：我也會想不起來，這時子萱見可人進來，便也要告辭，和老太太回上房去，可人道：請再多坐一兒不好嗎？子萱道：已經給我擾了許多時候了，說着，一面又向語花道：這笑雲妹妹，現在也給你做了嫂子了，我記得我們同學的時候，她真是一個天真爛漫的孩子呢，語花道：哥哥今日和她坐會，也可稱爲他鄉遇故知了，你如要喜歡和她談談，她後天不是仍要來的嗎？子萱微笑不語，這時老太太也扶着春紅出來，後回頭着葵秋抱了亞兒，語花道：媽媽不再坐一回嗎？柳太太笑道：姑奶奶也該息息了，於是兩人送他們出了院子，柳太太回上房去，必經過友竹的臥房，柳太太道：我們回去看看椿來，春紅便扶着她到房裏，子萱却在房門口站住，友竹見了老太太，忙站起來道：今兒這功德林素菜好嗎？柳太太在炕上坐下道：菜是很好，我只是不願意吃，本來很好可以吃葷菜的，友竹知道她又在那恨子萱，便也不敢說什麼，輕輕問葵秋道：人呢？葵秋向房門口撇嘴，友竹便叫春紅端隻椅子出去，柳太太道：送給他坐呢，誰叫他小進來？大家見老太太生氣模樣，都不敢作聲，友竹親自倒了一杯茶，柳太太道：椿來醒了嗎？友竹道：纔吃了奶還不會醒，柳太太道：日子過得真快，後這小寶兒便滿月了，友竹道：我聽姑奶奶說，公司裏的朋友，還想到了那天大家打公份不開一開呢？老太太笑道：這也是他們的一箇心，不過我們家裏，也只得預備預備才行呢？說着，又回頭向房門口子萱道：我兒，你想，這樣不是家裏一定要有個人支持才行嗎？子萱因爲老太太已經不高興過，這時那敢再遠撻，只好答應了一個是，老太太便道：椿來

沒有醒，我也不多坐了，你也早些兒息吧，說着，姑起身來，又對葵秋道：你和亞兒也可以回房了，他是仍要跟我一道去的，葵秋道：我把亞兒給哄睡了來吧，柳太太道：亞兒睡了，你也不要來了，因為葵秋的房子，離老太太的上房，也有不少的路，所以叫她不要再來，柳太太的愛惜兒女，真可謂無微不至了，友竹便站起相送，春紅扶柳太太到了上房，子萱見老太太頗有倦意，便叫春紅服侍睡下，自己却盤膝坐在靠窗口的榻上，手捧佛珠，口宣佛號，忽然想起前時阿釋池畔，自己正欲捨身池內，突然間來了一人，把自己提上岸來，救了殘生，並且說道：汝要知佛之廣被，普渡衆生，無地無佛，即是無人不可成佛，只要洗心革面，力改前非，那五湖四海，何處不好安身？何地不好證果？這幾句話，子萱越想越有意思，覺得真是不錯，當時我欲向他稽首，那人却突然不見，及今想來，這救我的人，一定是佛的化身了，我今一到家裏，若便把我佛告我的話忘了，不特從此便身墮孽海，恐怕還要萬劫不能回復呢？子萱想到了此，把一心出家的念頭，更加堅決無比了，一時忽又想起今晚席上，笑雲問我的話，你你你難道真的出了家嗎？你你你把前時的一句話，果然便認了真嗎？那我又怎能對得住你呢？子萱想到這裏，恍惚他的身子，便在同文中舉的校園裏，時正方卷三月，子萱立在桃花的底下，枝頭好鳥，歌唱不息，那一樹的碧桃正開得燦爛如錦，子萱舞蹈其下，口中唱道：天上天桃盛，雲中香蕊多，好妹妹，我愛你臉兒嫩，好像吹彈得破，我愛你頰兒紅，好像兩瓣蘋果，那樣你愛我一聲哥哥，子萱正在唱得高興，忽見前面草地上，有一個盈盈十五的女郎，上披著短髮，左右分作兩辮，綴著兩個粉紅色的蝴蝶結，身上穿著白紡綢的襯衫，下繫元色短褶，裸著雙足，穿著白色跑鞋，只見她一跳一跳的走來，跳一步，那髮上結兒，便搖一搖，子萱正看得出神，那女郎已跳到子萱面前，笑嘻嘻道：痴哥哥，你什麼把發丟下，獨自在這裏快樂呀，子萱忙將她一把拉住，同坐在草毯上面，且裏不住賊道：我的笑雲妹妹

我的好妹妹，我想核裏除出妹妹之外，那裏還找得出像妹妹這樣美麗的人才呢？笑雲聽了，攞了小嘴，哼了一聲，推開他睜他一眼笑道：壽朋哥，你不要騙我了，你咋兒不是說，杏仙比我更美麗嗎？子萱一聽她這樣說，便急了起來，便把笑雲的臉兒，緊緊着自己道，妹妹，你不要多心，你如要多心，我可以賭咒給你聽，我是真心的愛着妹妹，我一定要和妹妹永遠的聚在一處，我如果不能把妹妹娶了回去，我便出家做和尚，笑雲見他這樣的說法，便把眉毛兒一揚，眼珠在長睫毛裏一轉，望着子萱只管笑，直覺她笑得短髮一顛一顛的，小嘴兒合不攏來，兩人正在快樂得意的時候，突然見西北角上起了一片紅光，隨後便是一陣狂風，捲地撲面的掃過來，只嚇得兩人縮做一團，那風又把滿樹的花朵捲起，吹得兩人身上都是花瓣，子萱正在不勝惆悵惋惜之時，那耳邊又聽得一聲響亮，子萱睜眼一看，那裏有桃花，那裏有笑雲，自己不仍是好好的坐在榻上，此時空中除了柳太太鼻鼾聲，和壁上於滴踏鐘聲外，四顧寂寂，子萱便把心神按定一些，不作妄想，慢慢的收攝了一回，果然覺得腦海中清了不少，心猿意馬的念頭，也漸漸的鏟除了，到此子萱方才明白，出家人的心，是不可妄動的，心一動，便要走墮，墮落證果，爭此須臾，真是危險極了，一回子萱又回憶夢境，忽然若有所悟，口中又喃喃的唸道：縱然是萬紫千紅，但一霎那花也落了，人也沒有了，變成四大皆空，子萱唸罷，又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聲色香味觸法，人生擾擾，還不是一場大夢嗎？當子萱入夢的時候，正是秀雲回家坐在房裏，一面等着葆青，一面想着子萱，她想：子萱到底是爲什麼出了家，他現在有妻有妾，不是一個很美滿的家庭嗎？他出家，他一定有說不出的苦衷，我和他自幼同學，青梅竹馬，真是兩小無猜，有一天，他在沙園裏乘涼，我見了他，他便挽了我的臂兒，一同坐在樹蔭下，我冷不防，被他將我的手臂，咬了一口，我因爲疼痛，便哭了起來，他便偎了我臉，笑着陪不是道：我親愛的妹妹，還

個是叫嘴臂盟心呀，好妹妹，我永忘不了你，忍了痛吧，直到現在，我臂上尚有兩個齒痕留着，誰知新年大禍臨頭了，我媽媽歿了，我便只得中途輟學，爸爸又要帶我到青島去，我記得我把這消息告訴子萱時，他和目定口呆跌落在地，我抱着她連連叫喊，他許久哇的一聲哭出來，把我抱緊了道：妹妹，你不能離開我，你爲什麼要到這樣遠的地方去，當時我也大哭起來，但是一個弱小的女孩子，有什麼辦法呢？只得說大家常常通信，後來我到青島，五六年來沒有得到他的信息，但我一心仍記憶着他，那知爸爸給我硬許到江家去，現在壽朋果然爲了我，竟真的出家了，那我怎能對得住？想到這裏自己的淚便落了下來，心中又呆呆的想，這真奇怪，壽朋竟會真的出家了，付了一回，呆了一回，忽然脫口叫道：你真的出家了嗎？這時的秀雲，心中受了刺激，幾乎瘋了起來，那晚葆青回來，秀雲沒頭沒腦的便問了他這一句，直把葆青問得目定口呆，幸有紅豆在旁告訴道：大少爺，今早姑奶奶請的客人，便是柳家的大少爺，柳家的大少爺，便是姑爺的大舅子，現在是從南京出家回來，大家勸他還俗，他竟決意的不肯，現在我們奶奶在說的，就是這一樁事情呀，葆青聽了，方才明白，但葆青今晚由大中華來，心中也是非常煩惱，他煩惱的是什麼事呢？原來他所請的客人林竹山，吃飽了飯，方由葆青送他上汽車，不料突有匪徒數人，跳上車廂，把手槍對準車夫，便把林竹山綁了去，你想葆青不是要無故的煩惱嗎？所以對於秀雲的話，也不去注意，自去躺在床上睡了，未知秀雲受了刺激後，真的有發了癲沒有？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細語囁囁醫可心頭病 喜氣溢溢大開湯餅筵

葆青在床上躺了一回，却不見秀雲來睡，便微靠起身子，叫道：雲妹，你怎的還不睡呀？秀雲從沙

發上站起，走到床邊坐下，呆呆的望着葆青不語。葆青心想：平日我回得家來，她總笑臉相迎，今日大概因爲自己先沒有睬她？所以她不高興了，因去握了她的柔荑，笑道：雲妹，你怪我沒有理你，你生氣了嗎？說着，又笑道：我真該死，因爲林竹山被人綁了，我一肚子的煩悶，所以也懶得說話，一進門就倒在床上睡了，雲妹，你多早晚回來的？秀雲懶懶的道：我也纔回來一回兒，說着，便就脫衣就寢，葆青見她這樣，便擁抱了她身子道：你有沒有覺得怎那？秀雲搖頭道：我沒有什麼！葆青道：大約乏力了呢？早些兒睡了，說着，遂伸手去熄滅了電燈，曙光一線，從黑沉沉的長夜裏破曉了，東方的朝陽，呈现出美麗的彩霞，枝頭小鳥，已在歌唱動聽的長曲，室中的秀雲和葆青，却仍是甜蜜的睡着，除了輕輕的鼻鼾聲，此外是靜悄悄的，正在這個時候，忽聽呀的一聲極叫，倒把葆青從睡夢中驚醒。——祇聽旁邊的秀雲，還嗚嗚的哭着，葆青急忙推着她身子叫道：妹妹，你醒醒，你夢魘了，秀雲却突然把葆青抱住，喃喃的自己帶哭帶說道：你真的出……說到這裏，微睜開星眼，見自己懷中抱着的是葆青，便呆住了，但喉間兀是哽咽不息，好像萬分傷心模樣，葆青笑道：秀雲夢見了什麼？竟怎的這樣害怕。秀雲嘆了一聲，放開了手，忽又勉強笑道：我真嚇煞，說着，把頭去藏在葆青胸前，又道：我覺得有些兒頭疼，葆青忙用手心，去按在她的額角，說道：果然有些兒燙手，怪不得昨夜你這樣不高興模樣，想是受了感冒了，說着，便將她臉兒捧起，見她兩頰紅得利害，眼角旁還含了一滴淚水，葆青吃了一驚，偎着她道：怎樣的？秀雲不語，葆青急道：你說呀，那一處不舒服，也好叫人請醫診視，秀雲道：諒不要緊的，讓我好好兒的再睡一息好了，葆青道：那麼我起來了，說着，便披衣下床，把被兒替她塞緊，又撫着她的兩頰一回，秀雲道：你放心，不要緊的，這時紅豆已端了臉水進來，葆青漱洗完畢，問紅豆老太太起來沒有？紅豆道：纔起來，說着，便又去沖牛奶，裝餅干，葆青走近床前，低低問道：雲妹有餓了

嗎？要不要喝些牛奶？秀雲搖頭道：我不想喝，你自己吃好了，葆青心中很不樂，一面自己吃過早點，一面又在房中踱着，看看銅已九點，葆青仍還不會到公司去，秀雲見他這樣不安模樣，心中也是感動，因道：葆青，你怎麼不到公司裏去？葆青在床邊坐下道：我想去請個醫生，替妹妹照一照，今天公司不去了，秀雲伸出手來，和他握住道：醫生我不要聽，反正照了，我藥也不吃的，一些兒感冒，諒不妨事，你只管自己到公司去，我睡了半天，也就好了，葆青聽了，又摸着她頭額，想了一回道：你既然不要給醫生照，那麼等我下午回來再說，這時好好兒的養息着吧，秀雲道：你見了老太太，別說我不舒服，不然又要急壞了，葆青道：我理會得，說着，又安慰了幾句，一面吩咐紅豆小心服侍，一面遂到上房裏來，向江太太請了安，才坐車到銀公司去，剛在寫字檯邊坐定，祇見語花推進門來道：葆青，你請客的林竹山怎的昨夜被綁了嗎？葆青忙讓坐道：妹妹怎樣知道？語花笑道：今天各報都有登載，我怎不知道葆青道：這事真太湊巧，我對於竹山，真是抱歉得很，語花道：這也沒法，葆青又那裏知道呢，葆青道：你嫂子昨晚從你府上回來，大癩受了些感冒，……：語花忙道：真的嗎？不知要不要緊，你怎不請個醫生替她瞧瞧呢？葆青道：我早說過了，你嫂子還是帶着孩子氣，說藥吃不了，不叫我去請，語花道：那麼葆青下午該早些兒回去才是，葆青點頭，問可人來了嗎？語花道：來了，建設部今天忙得很，說了一回，遂回到自己辦公室去，呆呆的想：秀雲突然會生了病，這好像和昨天的事，有些兒關係，我倒好好的要去探問探問，雲秀和子萱在從前，究竟有一段什麼事，看起來秀雲對於子萱的出家，好像是十分的抱歉模樣，想下午我回去看看她，便忙把文件批了一回，到了午後，語花見部裏沒有什麼事了，遂先到信託部，見葆青正在忙着，語花道：葆青，你這時能回家去吧？葆青道：這時怎能走呢？語花道：我沒有事，先看嫂子去了，葆青道：那再好沒有了，我大概四點鐘回來，妹妹，你別就走，我回頭和可人一

同來，你們吃了晚飯走好，語花答應，一面又去關照可人，一面遂急驅車往江公館去，紅豆早迎出來叫道：姑奶奶，姑爺不曾一道來嗎？語花點頭道：你奶奶現在怎麼了？紅豆道：纔醒來一回兒，姑奶奶就請車而坐吧，語花遂自到秀雲房中來，見秀雲躺在床上，雲髮蓬鬆，一條手臂擦出汗被外，兩眼向天花板望着出神，語花上前叫了一聲嫂子，秀雲回頭見是語花，不禁臉含笑容道：呀！姑奶奶，我真想不到你這時會來，語花在床邊坐下道：我聽燕哥說，嫂子昨夜回家，有些兒不舒服，所以我來望你了，你現在可好些兒了嗎？秀雲揮住她手道：真對不起，又叫姑奶奶操心，我祇受了些感冒，諒不要緊的，語花又摸着她額角道：這時熱卻退了，嫂子早上吃些什麼？秀雲道：喝一小盅的小米粥，正說時，紅豆已端上茶來，又問奶奶餓了沒有？秀雲搖頭道：我這時不想吃，紅豆，你向老太太去告訴一聲，說我已沒有什麼了，免得老人家又操心，紅豆答應去了，這時秀雲拉了語花的手，呆呆望着，好像欲語還停，有什麼話要和自己說似的，心中一動，便就輕輕問道：嫂子，你怨我冒昧，我看昨天嫂子對於子萱的出家，好像心中喜許多的感觸，不知……語花說到此，停了一停，秀雲聽了，紅暈了臉兒，嘆了一聲道：我和姑奶奶情同姊妹，我現在就告訴你，過去生命中一件最得意而又最傷心的事。語花聽了，吃了一驚，臉上顯着寂靜，秀雲慢慢的坐起，倚在床欄旁，低低的說道：我本來是武林人，因為一向居住在上海讀書，藉以除，每年清明，跟父親回三墳墓一次，此外是不常去的，外去我的和壽湖在朔光小學裏，就是同級讀書，大概因為性情相投的緣故，我對於他，且覺得特別的有感，他呢，更是妹妹，妹妹叫得親熱，這原因，我知道大半是爲了各人的家中，都沒有有一個姊妹兄弟，小學畢業了，我們是不忍就這樣的分離，就暗暗地商量，大家去考同文中學，在同文中學讀了三年，因為一年一年歲數的加多，在四面所得到些知識，所以……偏顯天真無知的純潔心，世間稱羨的小孩時代，而一變爲略懂人事的青

年時代了，當然我們有了六七年相聚的歷史，在各人底心中，早認爲一刻不能離的伴侶了，但不幸的事，就在那年接踵的來了，我的媽媽因時疫而死了，並且同時我爸爸因職業上關係，要遷居到青島去，你想，我得了這個消息，我小小的心靈是感到痛苦極了，我記得當我告訴蓋朋這個消息時候，他竟立刻急得昏了過去，但是在那時的我，祇不過是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子，又有什麼力量來遠抗爸呢？那日我倆人是整整的哭了一天，在無可奈何中，我倆是親蜜的接了一個吻，從此就分手了，我跟爸到了青島之後，立刻就寫信去，在半年的中間，我們雖不能夠相見，却也能在書信中得些安慰，但是第二年的春天起，在四月中，我會寫了五六十封信去，可是却得不到他的信息了，好像石沉大海，杳如黃鶴，那時們因此生了一場大病，幾乎送了性命，語花聽到這事，忙問道：嫂子，那麼你現在可知道到底是爲了什麼呢？秀雲道：我倒現在還不明白呢，如此六七年來，我心中把這事也就淡了下來，那時我爸爸已了續弦，並且不知怎的就認識了你的葆哥，在那晚爸回來的時候，笑着告訴我：已把我掙給葆哥了。我當時忽又憶起七年前的種種事了，我知道壽朋他是決不會忘我的，所以我極力的反對，語花插嘴道：嫂子，你這也太痴心了，他說六七年不通信，他當然是把你忘了，秀雲嘆道：可是我一些也不痴心，壽朋他現在不是已真的出家了嗎？語花吃了一驚道：你們空前難道曾經有這話嗎？秀雲眼皮兒一紅，把右臂的衣袖，向上一撩，對語花道：不但有這話，你瞧，他還……語花忙看時，見她白嫩的手臂上，留着兩個齒痕，心中明白，却默然不語，秀雲已淌下淚來道：他曾說我如果不娶妹妹回去，我一定出家做和尚去，那天在控園中，他忽又在我臂上咬了一口，說道：這叫嚙臂盟心，妹妹，你放心，我永遠忘不了你。秀雲說到這裏，喉間已經咽住，語花聽了這裏，心中方才完全明白，暗想：這事正真使自己意想不到，子豈出家的起因，我知道他是爲了我的自殺，但那知秀雲却承認是完全爲了她自己。照事情看來，秀雲的

想頭，也不能說她錯，但子萱這人，真是實在太古怪了，因安慰她道：「嫂子，你別傷心，我想這是你誤會了我萱哥的意思了，萱哥今日的出家，決不是爲了嫂子從前的事，恐怕是另有別的問題吧？秀雲瘋了，深痕道：「昨晚王伯伯說，壽朋有嬌妻美妾，有良田洋房，還愁那一樣不如意呢？……現在竟會出了家，不爲了我還有那個？說到此，又嘆了一聲道：「當初我是極不情願嫁給你的葆哥，但是逃不過專制家庭的羅網。既然到了江家，憑心自問，你葆哥確實待我不錯，而尤其老太太慈愛動人，叫我能任心吵鬧是非呢？但現在你的朋哥，竟真的會出了家，叫我心中又怎能對得住他？姑奶奶，你替我想，怎不要傷心呢？語花聽了，想了許久道：「嫂子，你也不必難受，子萱這人，現在出家的心，依然是堅決得了不得，老太太和友竹姊姊苦口婆心的勸解，以及我和可人的解釋，他是好像耳邊風一樣，甯得友竹喪秋時常痛哭，我也不管子萱的出家，是否爲了嫂子，不過嫂子既然不忍心看着他出家，那麼明天嫂子不妨去勸勸他，如果給嫂子勸醒了的話，那我的友竹姊姊不知要怎樣感激着你哩？秀雲聽了這一些話，細細一想，覺得這也不錯，便道：「也祇有這辦法，……：……：唉！想起過去的事，真是做了一個春天大夢，語花道：「還叫做五百年前定婚姻，你是該配我葆哥，和我的萱哥，是祇有小時候七八年的緣分罷了。不過對於我却是不成什麼問題，因爲你無論嫁給萱哥葆哥，一樣的總是我的嫂子，……：……：說到這裏，不覺吃吃笑起來了。秀雲也不禁嫣然笑道：「姑奶奶你說話，就真有趣，語花又正色道：「說句迷信的話，大凡一件事是早已注定的，就是萱哥他決計不肯聽人話，要出家人，那也是注定的，嫂子也不要過於爲他傷了心。在我想他的出家，並不是爲了嫂子，要是他果然爲了你的話，他先就不該娶友竹了，不過我們彼此都是友竹的知己，替友竹的終身着想，我們應該設法去勸阻子萱的，嫂子，你要想明白些兒，你和葆哥現在是個很美滿的家庭，切勿因了這些，而又引出不幸的事來，我的心是直率，口是快的，

嫂子倒不要見怪，秀雲聽了，心中着實感激，便緊緊握着她手道：但我總覺得對不住他，語花道：這也不能說是嫂子負了萱哥，因為他是娶了妻後出家的，而且又是他不給你信，好了，這些話也不必再說了，明天椿來小姐瀟月，嫂子來福，順便勸勸他，他如果不醒悟，也不關嫂子的的事了，秀雲被她勸解了許多話，心中倒也明白過來，她本無大病，這時也就好了許多，語花笑道：我明天來接你吧，秀雲道：這可不必了，怎好又勞姑奶奶的駕，語花笑着拍拍她肩道：你大概明白了吧，秀雲紅暈了兩頰，拉了語花，又捧了她的臉兒，自己嘴在她耳邊，低聲道：這事還請姑奶奶替我保守秘密，除了姑奶奶，沒有一個知道呢，語花的一笑，點頭道：這我理會得，說着，便站起道：我來了這許多時候，還不會去見老太太呢，便遂到上房裏去，秀雲又細細的想了一回，覺得語花的話不錯，心中也就愈覺語花這人的可愛，正在這時，忽聽一陣皮鞋聲，從外面響進來，秀雲回頭一看，見是葆青回來了，後面還跟着可人，秀雲便忙把露在袖外的手臂藏進衣被窩裏去，葆青走近床邊道：雲妹好些兒了嗎？秀雲把頭略一點道：我已很好了，說着，又向可人道：姑爺，你姑奶奶在老太太的房中呢，可人也過來問道：昨天好好兒從我們那裏回來，怎麼會病了？秀雲眼珠在長睫毛裏一轉，微笑着道：也沒有什麼大病，倒叫姑爺也來了，正說着，語花笑着囁進來道：葆青，嫂子的病給我醫好了，你將怎樣謝謝我呢？這一句話，除了秀雲知道其中有因，葆青和可哥祇當語花在說笑話，葆青便笑道：這是多謝妹妹，今兒晚上，我有一隻好菜備着，就請妹妹吃吧，秀雲却連連噙着語花，語花又忍不住噙噙的笑起來，這時紅豆又端上茶來，葆青道：椿來小姐明天彌月了，公司裏同人是已打好公份，我們雖也有一份子，不過另外再備些什麼禮好呢？妹妹，你們可預備好了嗎？語花回頭向可人道：前天你去定的東西怎樣了？可人道：我已吩咐他們，送回家中去嗎？語花道：我們備了一個赤金項圈，和一頂紫金冠，葆青笑道：我正是個門外漢，不知送

什麼好呢？秀雲笑道：這些你別費心，我上午已派人送去了，葆青忙道：真的嗎？妹妹做事真快了，語花笑道：葆青真也喜歡多慮，要等你想到，我的嫂子早已辦好了，葆青笑道：我真是個糊塗人，倒虧了
你嫂子能幹，秀雲隨他，跟笑道：倒不要你得意，祇要你酒少喝幾杯是了，說得可人語花笑個不了，語
花道：葆青現在常喝酒嗎？葆青道：那裏常喝，你嫂子是不喜歡這三酉兒的，所以最好別人家也一滴不
飲了，可人因為和江太太也有許久不見，所以便到上房去，語花在後面也隨着進去，這裏葆青又溫和
地摸着秀雲額角，低低笑道：妹妹，你病着還操心，我心裏是多麼愛你呀！秀雲因為剛才語花說：一
你和葆青是個很美满的家庭，這時又見他這樣柔聲蜜意，體貼自己，想起自己和他結婚以來，平日心
中對他的冷淡，這時倒反傷心起來，便緊握了他的手，淌下淚來，這便使葆青吃驚不小，忙問道：妹妹，
你又怎樣了？秀雲望着他帶淚笑道：沒有什麼，葆青，我很感着着你，葆青突然聽到了這話，心中感到
的愉快，真是到了極點，叫了一聲雲妹，便低下頭去，在她的嘴唇上吻住了，正在這時，忽然室中的燈
亮亮了起來，葆青忙離開了床邊，却見紅豆端了小米粥進來道：大老爺，好到上房用晚飯去了，老太太
和姑爺等着你哩，葆青聽了，便急的到上房裏去，這晚可人語花兩人回家，時候已經九點左右了，語花
便把定來的赤金項圈，和紫金冠，親自送到友竹房去，祇見友竹還不會睡，春紅抱着棒來走着，友竹見
語花手拿兩隻精美盒子進來，便笑問道：姑奶奶，你拿的什麼呀？語花道：是給棒來寶寶的，友竹忙道
：姑奶奶，我們自己，這寶可省却的，今天還有江家的秀雲姊妹，也送來一件大紅緞襖袍，一件蜜色
緞的襖袍，還有一副金鎖臂，這真太客氣了，語花道：這是人家給寶寶的一點心，要你媽媽的儘管客氣
什麼，說得春紅也笑了，語花便拿出紫金冠讓棒來戴上，恰恰合式，不大不小，友竹笑道：倒是這小
東西，帽子也有戴，衣服也有穿了，棒來，快快謝謝姑媽吧，語花抱過棒來笑道：還是給姑媽吻個香吧

，唔，小寶貝，奶花真香呀，友竹便把金項圈叫春紅去戴了，一窩向語花道：姑奶奶，明天公司中選許多同事來了，缺乏人招待怎麼辦呢？語花聽了，笑道：我正想來告訴嫂子，這事你可別愁，我們都已講定，招待由各科主任自己負責，因為有些同事，雖在一個公司做事，却還不認識呢，所以由他們各科主任招待，那不是便利多了嗎？並且已委夢蘭做總裁，他已在杏花樓定好酒筵四十席，大家公份又請好了厲家班劇團，中上一餐，可人是早替你在鴻運樓定好了，友竹道：真辛苦了姑爺姑奶奶，我不知怎樣謝謝你們才好？語花道：嫂子又說什麼客氣話，友竹輕輕嘆了一聲道：本來這些事，全該子萱主持，現在他好像百事不管，做了一個安閒人，那邊有什麼說呢，語花道：他現今仍是在老太太房中睡嗎？友竹道：今天晚上說還有些不舒服了，我想這一定是深夜打坐，受了感冒，你想，還出什麼斷命家呢，正說時，阿三車夫站在外面道：奶奶，院子裏的五色滿天帳篷全佈舒齊了，東首舞臺也搭好了，友竹在屋裏道：那你打發他們去吧，明天你們早些兒起來。人羣裏，和各個房間督收拾清潔些兒，阿三答應幾個鬼便走了。語花道：第一，明天好是星期日，所以大家都格外得有勁兒，友竹笑了笑道：這也趕得巧，說着，忽又道：這兒要開銷的賬房你找好人沒有？語花道：是可人找好了，就是統計處裏的徐舟平，他對於這些是很內行的，明天一早他就會到這裏來，兩人又談說了一回，語花方才回到房裏去睡，次日語花可人起身，已經九時，兩人匆匆到東院子裏去，祇見大廳客廳廂房各個屋子裏，早已裝齊了小燈泡，其中還點綴着五彩電燈，盤出花朵來，語花先到土房裏去，可人在大廳上見過各科主任，祇見他們胸前都別着一朵鮮花，下面一條彩帶，書着招待員三字，見了可人，都來招呼，可人道：你們倒早，徐舟平來了嗎？這問了一聲，祇見賬房裏舟平出來叫道：石先生，我七點鐘就到了，可人笑道：今天辛苦你們了，大家連說分內之事，這時可人見大廳上煥然一新，當中掛了一幅大紅緞綉花的麻姑晉

爵，擺几中間，放着一隻大銀鼎，可人上前一看，知是莫小白送的，右首一盆翡翠萬年青，左首一柄白玉如意，這是董事長冰森送的，都用紫檀香木坐盤，玻璃櫃子罩着，桌上大紅燭一對，上供壽桃壽糕等物，可人正在看着，忽見友竹過來道：姑爺，你幹事有派好沒有？可人道：我已派定十個，如果忙不過來的話，臨時我再拉幾個好了，友竹點頭道：今天一切都叫姑爺辛辛苦費心，我也不客氣了，可人道：本來不用客氣，便又問子萱今天出來見客嗎？友竹道：他睡在牀上裝病，其實我看他怕靈醮罷了，正說時，忽見春紅來叫道：奶奶，姑奶奶找我呢。友竹便匆匆的走了，可人見這時賀客漸漸多了，幾個招待也忙個不亦樂乎，因為賀客找不到主人，只好都向可人賀喜，可人心想舅嫂的小孩彌月，怎麼向我賀喜？那未免有些好笑，但客人的一些俗套，這也難怪他們，便也祇好糊裏糊塗的應酬了一回，這時忽見一輛汽車，在廳前停下，招待員都上前去迎，祇見跳下來一個少年，可人一見，正是夢蘭，便忙上前握手說到：霞妹不會一同來嗎？夢蘭道：她隨後就來，我正在屋後面呢，可人笑道：厲家班劇團你不是昨天已接洽了嗎？夢蘭笑道：厲家班祇能唱到下午四時止，於今天又請了一堂嶺泰山滑稽，可以延到晚上六時，就讓朱寶霞妹妹備登台，這樣我想不是更熱鬧些嗎？可人笑道：真辛苦你了，說時，招待員已遞雪茄烟，並燃了火，夢蘭吸了一口，正想和可人說話，忽然耳際聽到轟，轟，轟三個萬響聲，接着又是一陣轟轟喧天，倒把兩人突然吃了一驚，不知究竟何事，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回 高朋滿座獨缺一主 華燈初上突失嬌兒

可人夢蘭連忙回頭向院子中一看，原來舞台上已經開鑼上場，這時一級賀客，都去觀戲，夢蘭便對可人道：子萱不是已回家了嗎？我還不會見過他呢，以前我在潮白家中，倒是常常見到他，現在別了將

近一年，不知他的豐姿怎樣了？可人道：這時我們要不要去見見他，我聽說他有些兒不舒服，還不會起床呢，夢蘭點頭道：很好，兩人正欲動步，忽聽喇叭鳴的一聲，可人回頭，見是葆青，大家又連忙招呼了，可人道：嫂子女完全好了，葆青道：好了。她回頭便來了，說着，三人便往上房裏，見了柳太太，友竹，便道了喜，可人便問子萱睡在那裏？友竹道：讓我去叫他起來，葆青攔住道：萱哥既睡着，我們進去好了，友竹道：那來話，這樣待客，員太沒有禮了，夢蘭道：都是自己人，有什麼客氣，我聽哥哥說，萱哥有些兒不舒服呢，可人便叫春紅伴他們進裏間套房裏去，語花拉往友竹道：就讓他們吧，友竹嘆了一聲，他就只得罷了，這時見秋白伴了一個服裝華貴的婦人來，語花早迎上去笑道：呀，霞姊，快請坐，秋霞含笑點頭，一面和友竹握手道：足足有一個月不見了，恭喜你，友竹便也忙笑着讓坐，秋霞又向柳太太道喜，柳太太道，高奶奶，你是好久不來了，秋霞笑道：因為公司裏事很忙，所以不能常來問候老太太，這時僕婦送上銀耳茶，秋白把一盒東西，交給友竹，說是高奶奶送的，友竹一看，知是赤金鍊子的大鎖片一個，便向秋霞道：霞姊，你這實在太客氣了，秋霞道：給襟來小姐長命富貴，說着，又笑道：小寶寶呢？語花道：纏睡着。你聽我的兒吧，說着，向葵秋手中抱來，教他兒喊秋霞媽媽，秋霞見兒活潑可愛，也抱了逗着他玩了一回，這時趨秀雲帶了紅豆來了，大家忙又站起招呼，熱鬧一回，雲秀和秋霞是初會，免不得客氣幾句，語花又細細問秀雲好了嗎？秀雲握了她手笑道：已好多了，葆青來了沒有？語花向裏面努嘴：在着我們萱哥呢，正說時，可人，葆青，夢蘭已從套房出來，友竹忙又把秀雲和夢蘭介紹，大家又客氣一回，在房中略坐片刻，三人便回到大廳來，這時賀客已到了大半，院子中的舞台上，戲也正在做得熱鬧，三人也聚了一回，見是行善得子，下面是桑園會，再下是太閤嘉興府，做得十分有勁兒，賀客都連連叫好，這時徐舟平從賬房裏出來，向可人招手道，石先生，請

你來一次。可人便隨他進去，舟平指着一座紋銀麻姑道：這是一心校送來的，不知有沒有這錢頭人？可人低頭一看，見寫着周子文，王者香，徐梅琴，張素敬賀等字，心中猛可記得，還是語花友竹從前在校中同事，便忙道：有的，你去放在大廳好了，說着，便立刻去告訴友竹，友竹道：這錢爲了她們，不知怎樣知道的？語花道：前星期我在南京路碰見周子文，是我告訴他的，友竹道：這樣就好了。我們不是正在缺少女客嗎？我這人也糊塗，竟會把她們忘了，姑爺，勞你駕，叫阿三放一輛車去接她們吧，可人答應，便到賬房開，叫舟平寫了張字條，遂吩咐阿三到一心校去接，到一刻，阿三已把她們接來，個個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可人忙上前招呼，者香笑道：友竹姊呢？可人道：都在房間，請各位裏面坐吧，大家點頭，便嫻嫻進去，夢蘭過來道：這幾位女客是誰，我頗面熟，可人笑道：這一心校舊同事，你怎麼忘了？夢蘭哦了一聲笑了：我真健忘了，她們現在仍在一心校服務嗎？可人道：這些我倒也不甚詳細，兩人正說着，忽然葆青道：小白來了，兩人一聽，忙回頭過去，祇見從外面駛進兩輛汽車，第一輛認得是小白的，車門一開，便先走出兩個俄國保鏢，接着跳下一個少年，正是小白，見他穿了一套簇新的西裝禮服，可人葆青遂都迎出去，大家連忙招呼，夢蘭也隨前等候，小白脫下呢帽，踏上階級，向夢蘭道：蘭叔已來了嗎？夢蘭道：我早有一回兒了，說着，忽又向前走下來說道：冰先生也來了，大家一聽，忙又回頭過去，見後面一輛汽車停住。車前排着四個保鏢，一個年約六十左右的老翁，左手握着司的克，右手拿着呢帽，頭髮雪白，戴金絲眼鏡，三縷鬚鬚，已長到胸前，身穿馬褂大袍，態度和藹，小白見果然是冰森，便也忙笑道：噢，巧了，冰先生就在我後面一輛嗎？大家連忙趕上大廳，招待員早已接過呢帽和司的克，可人陪進一間小客廳，裏面特設一席，葆青，小白，夢蘭在旁相陪，可人又忙告訴友竹，這時上房裏可熱鬧了不少，她們都在說笑，可人便向友竹道：董事長冰先生也來了，友竹一聽，

便和可人到小客廳來，冰森和小白都向友竹道喜，友竹也忙笑着道謝，還羨僕人早已端上四盆糖果，四盆水果，敬茶敬烟，不多一回，又端上銀耳茶，燕窩茶，冰森坐了片刻，便即起身告辭，友竹忙道，冰森先生說來了，便用了飯去，冰森道：抱歉得很，我尚有一些事，友竹也不強留，招待員已送上呢帽雨的克，汽車早已侍候，四個保鏢緊隨後面，大家送上汽車，小白向友竹道：我聽說壹叔已從南京回來了嗎？友竹道：正是，他因有些兒體恙，所以不能接客，很是抱歉，小白道：那我該去望望壹叔。說着，便和友竹同回到上房去，這裏可人等三個人又去看戲，台上正在做滿床笏，郭子儀七子八婿，正是做得十分熱鬧，接下來便梅龍鎮，投軍別窰，厲慧良的唱工，着實不錯，台下個個聽得津津有味。葆青也不住叫好，夢蘭笑道：葆青對於這一門，一定是極內行的，我簡直是個門外漢，葆青笑道：南方人和北方人就不同，你們說看戲，我們是聽的，所以戲鑿重祇有在上海是盛極一時，在我們北方。就不十分歡迎，夢蘭道：這話不錯，上海的舞台，他們最注重佈景，什麼西遊記，封神榜，唱工是不大講究的，但也恰恰配上海人的脾胃，可人笑道：我看蘭哥在舞台裏是難得光顧的，夢蘭笑道：這你怎麼知道？可人笑道：噢，你不是說自己是門外漢嗎？我聽你對於爵士音樂，大概是聽得很熟的，葆青也忍不住笑了，這時大廳上和院子裏，都已擺好了席，招待員已請衆賀客入席，可人等三人也到大廳裏來，祇見廳上太太，秋霞，秀雲，語花，子文，著香，銀素，梅琴，友竹婆姨十個人，已滿滿坐了一席，見了三人，友竹便站起來笑道：你們就在這裏一席吧，夢蘭道：小白呢？友竹道才記得，他還在子雲房中談笑，便叫春紅去請。葆青道：我們這兒還坐不滿，就計處裏的陳也香，林斗南，范雪卿都叫他們來吧，可人道才想呢，忙到賬房間，對舟平道：你也到我們這兒一席好了，還有雪卿，斗南，也香也都去找來，舟平連連應好，這時小白已出來，大家讓夢蘭上坐，小白首席，葆青可人其次，斗南，雪卿，也香，舟平也幫來

了，饒次坐下，斗南擡盞，向滿座勸了一杯，笑道：各位應該多飲幾杯，我是一個酒徒，今天非痛飲一醉不可，大家知道斗南和尊卿酒量很好，葆青叫他們坐在一席，無非喜歡大家熱鬧些，這時院子裏大廳中，祇聽一片猜拳聲，六六，三三，鬧個不了，台上的戲正是劉鬚代首，更是熱鬧，這一餐吃畢，時候已近兩點，小白下午因另有別的事，所以亦告辭走了，友竹請秀雲等仍往上房裏坐，老太太問秋白大少爺用過飯沒有？秋白道：剛纔吃些兒稀粥，這時已起來了，柳太太道：既然身子不好過，爲什麼又起來了，秋白道：大少爺坐在園床上打坐，柳太太也不再問，輕輕嘆了一聲，友竹勸道：老太太，你也別氣他了，自己找些快樂吧，語花便把棗來送到柳太太的懷內，柳太太見了棗來，便也笑着逗她玩了一回，這時子女，梅琴，者香，靚素也要告別，友竹忙攔住道：今天是星期日，你們都沒有事。爲什麼急急要走了呢？晚飯無窮如何要吃了去罷，否則你們就看不起我了，語花道：大概你們都感到寂寞，我們還是到院子中看戲去吧，正說着，春紅抱了亞兒進來笑道：外面劉春山滑稽上台了，奶奶們都要去看嗎？姑爺已在台前擺好了位置，語花笑道：預備很好，子女姊妹，你們大家也別客氣了，梅琴等四人，祇得留下，友竹便扶了柳太太道：老太太也去看看，這要裝秋招呼秀雲，秋霞，大家到了院子中，果見廳台四五排，留著十個空位，招待員忙來請坐下，這時會上，劉春山正在做個老婆，動作滑稽，言語發鬆，真是噱天噱地，引得台下個個捧腹大笑，秋霞，者香，語花等也笑得花枝亂抖，秀雲向語花笑道：天下難道真有其人嗎？請我學的笑道：我這裏等大概這道理，秀雲掙了一口，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又看了一回，秀雲因內急，語花便叫秋白伴她到上房去，兩人到了上房，這時房中已打掃清潔，裏面一個人都沒有，大概僕婦們也偷空去看戲了，秀雲一面解手，一面問秋白道：你們的大少爺，不知爲了什麼他一定要出家去，秋白站在一旁答道：這我也不十分知道，我到這裏來的時候，我家大少爺已經在南京出

家了，說到這裏，又笑起來道：我記得那天大老爺回來了，我不認識他，還道是和尙好大膽子，竟直闖進到奶奶房裏來，後來春紅姊姊一認，便連叫大老爺回來了，我站在一旁，正是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呢，秀雲見她還是一味的孩子氣，想她如果知道的事，她一定能都告訴我的，便又問道：那姪你家少爺結婚不到二年，爲什麼要娶一個二奶奶呢？秋白悄悄的道：這是春紅姊姊告訴我的，因爲我家大老爺，從前在外面，是十分喜歡白相女人。後來出了家，我們二奶奶抱了小少爺。尋上門來，因爲老太太見她可憐，又見亞兒像我奶大少爺，所以把她留在空裏了，秀雲聽了，心想，這真奇怪了。壽朋這人，原來是這樣的無賴，亞兒是他的私生子，這樣看來，他決不會還想到我這個人的，但一時又想，他既這樣用情不專，貪戀女色，爲什麼現在，他竟又會出家了呢？秀雲這樣一想，倒呆呆的出神了，勿聽秋白嘖的一聲笑道：我們大少爺真是個傻子，有這樣美的大奶奶，還有這樣好看的二奶奶，他却儘管鬧着要出家，江奶奶，你想，這我們大少爺的脾氣，不是太古怪了嗎？秀雲聽了。心想，這孩子倒也人小心不小呢，便點頭微笑不語，解好了手，秋白催她在盆中洗了手，秀雲請他，幾盞時乘着他不在，何不去勸勸壽朋，而且把從前的事，也好問個明白，便向秋白道：你喜歡着誰，只管自己去了好了，那裏太悶熱，我要息一息養神哩，秋白把不得秀雲這樣說一聲，便道：我聽說江奶奶昨天有些兒不適意，這時大概乏了，休息一回也好，說着，便頭也不回連奔帶跳的跑出去了，秀雲遂悄悄的走進套房裏去，向四周一看，却不見有子萱，心想，他又到那裏去了，便從後面跨出小庭園，見裏面一株高大的銀杏樹，旁邊兩座假山，沿牆脚砌着幾個花壇，植着牽牛花兒，微風吹着細簾，簾響作響，兩首現出一個月洞門，裏面是一片竹林，秀雲想這裏一定是屋子的後園了，自己倒不會來過，不妨進去瞧瞧，遂走進月洞門，忽然迎面走來一人，正和自己撞過滿懷，秀雲冷不防被這一撞，早嚇得跌了一聲叫起來，幸喜來人把她扶住，叫

了一聲笑雲妹妹。可撞痛了你沒有？秀雲一聽，連忙仔細一看，不覺脫口笑道：「呀！我道是誰？壽朋哥，你怎的走得這樣急匆匆呀？」子萱道：「對不起得很，你沒有在看戲嗎？」秀雲道：「我正想找你說幾句話，說着，抬頭見那邊一叢翠竹旁有一塊大石，便拉了子萱的手，到那邊走去，子萱心裏別別跳着，但也不敢回拗她，祇得跟了她走，兩人在大石上坐下來，秀雲微紅了臉，望着子萱道：「朋哥，我問你一句，你還記得八年前的事嗎？」子萱聽了，低頭不語，秀雲去拉過他的手，說道：「你現在的出家，是不是爲了我，不過我的所以嫁江蓀青，完全是父親的命令，我那年到了青島，就寫信給你，後來在第二年春天起，你爲什麼從此連一個字也不給我了呢？可見道並不是我負了你呀，子萱搶頭笑道：「我也不會怨恨妹妹，我祇覺得對不起妹妹，秀雲道：「那你的出家是完全爲了我了，我怎能對得住你？而且更對不住友竹姊姊和老太太呀！說到此，眼皮兒一紅，要淌下淚來，子萱道：「你別誤會，過去的事，我祇當它是一個夢，一切再不要說起了，我現在的出家，決不是了妹妹，妹妹你請放心好了，秀雲道：「現在我既嫁了別人，你已娶了友竹，彼此都已重新做了一個人，我也沒有對你不住處，你也沒對我不住，因你現在要出家了，我心中就想起了舊事，我就覺得對不住你了，子萱道：「妹妹還話一些不錯，大家都沒有對不住誰，不過我現在出家，是另有問題，決不是爲了妹妹呀，秀雲道：「那你爲了什麼？友竹姊姊待你多好，並已替你養了孩子，你現在拋棄了她，不是害了她，間接的說是我害了她，所以你要出家，我的心是終感到不安，你既然說過去的事，只當是一個夢，那你不應該出家了，子萱道：「因爲我現在賭破了紅塵，覺得人生的一切是太煩惱了，倒不捨出了家，來得清靜多了，秀雲聽了沉思半響，忽然道：「我不管你不是爲了人生煩惱而出家，總之，在我心中是覺得對不是你，你如果再執拗的要出家，那我一定也跟着你作姑子去，子萱聽了，忙把手在她嘴上一捫，但忽又想到她現在是已羅敷有夫，我怎能可以再有這樣煩

熱的動作，而且還和她坐在一處，那不是大大的失禮了嗎？便忙站起，微紅了臉道：「妹妹，你還有何著來呢？你們不是一個很美麗的家庭嗎？秀雲將他衣袖一拖，定叫他坐下道：「你別忙，我還有許多的話要和你說呢，你這時倒要避嫌疑了，你想想八年前的事吧，抱着我，吻着我，並不是我現在對於你是太放浪了一些，你瞧瞧我臂上的崩痕還留着哩，老實說、你五六年來竟不給我一信，我的心中真是怨恨着你……！說到這裏，忽然把身子，倒在子萱的懷中嗚咽起來，子萱被她這樣一來，全身的血液，在每一個細胞中緊蹙起來，一顆心的跳躍，真竟要從口腔子內跳出來一樣，聽她說，抱着我吻着我，這一句話，那臉上更是熱辣辣起來，是的八年前曾經有這樣的事，我對不住她，我負情了她，我要去懺悔，懺悔我的罪惡，便扶起她來道：「妹妹，你切不要這樣，我已知自己的罪惡，是到不可救的地步，你饒了我吧，秀雲拭了淚道：「甚麼你能不出家，我們大家各過新的生活，否則我一定也做姑子去，不過你該已知道，我和葆青是個美滿家庭，一旦我去做了姑子，葆青說不定也會發瘋，那都是你破壞了我們，你不但不能去懺悔，恐怕更要增加你的罪惡，因為我的做姑子，和葆青的發瘋，都是你所害我們的呀，子萱聽了這話，直嚇得汗流滿額，暗想，不要真是這樣了，那我的罪惡，不是更懺悔不完了嗎？一時被她握得神志也昏了，聽她說，她去做姑子，葆青會瘋的，那麼我出了家，友竹難道不會瘋嗎？於是又想起老太太也要跟我去，麥秋甚至要死在我眼前，和友竹結婚時的甜蜜，和麥秋結婚時的熱情，八年前和秀雲的恩愛。……！這樣的思潮在子萱的腦子中錯綜着，他覺得自己是不該出家了，但一忽之間，眼前忽然又見到了阿釋池畔教自己的僧人，他對自己的一遍話，很清晰的還在耳際流動，他猛可醒悟了過來，便默默的唸了聲彌陀，便向秀雲道：「你做姑子也好，葆青發瘋也好，這些對於我，都沒有關係，因為我已說過，我的出家決不是爲了你，如果葆青因你做姑子而發瘋，這並不是我害他，

完全是你害了她，妹妹，你怪我出言衝撞，快不要自尋煩惱，還是到外面去瞧瞧戲吧，就可以明白，人生在世，和舞台上有何兩樣，台上卿卿我我，一下台來，便成陌路，你要知道，我佛說要作如是觀，說着，便向秀雲合十，立起身來，頭也不回的自到房裏去，秀雲輕輕嘆了一聲，心想語花說他無情無義，真是不錯，一面替友竹思想，也是傷心，又吊下淚來，正在這時，忽見紅豆匆匆的走來道：「啊呀！少奶原來在這裏，倒累我找了大半天，姑奶奶叫少奶用點心，」秀雲便站起，扶着紅豆道：「我因為裏面悶燥，在這裏呼吸一些空氣，兩人到了上房，見老太太，語花，友竹，秋霞等，都在吃點心，見了秀雲，便都招呼她吃點心，秀雲便在語花身旁坐下，吃了兩隻壽桃，僕婦們早擰上手巾，讓大家擦臉，又泡上好茶，語花道：「瘦子，剛纔在那裏？」秀雲道：「在後院閑談了一回，劉春上堂會完了嗎？」語花笑道：「大概就要完了，我真被他笑飽了肚子，連點心也吃不下了，秋霞道：「這些吃開口飯的人，本領真大，說出話來，總是會引人發笑的，語花笑道：「今天累得老太太也笑出眼淚來，柳太太笑道：「可不是，這真能使人解去憂愁的，大家談了一回，室中已是上了燈，只見可人走進來，友竹道：「姑爺點心用了不會？」可人笑道：「吃過了，外面朱寶霞已經登台，各位要去瞧嗎？」語花道：「做什麼戲知道嗎？」可人道：「是狐狸緣，這一齣戲，情節是十分的好，友竹道：「很好，我們反正無事，請大家還是瞧戲去吧，於是眾人遂到大廳上，祇見廳上燈燭輝煌，院子裏更是電燈通亮，照耀得如同白晝，朱寶霞的喉音，唱得珠圓玉潤，一般賀客，連連喊好，柳太太道：「不是叫做蹦蹦戲嗎？」語花道：「是的，媽，你朱寶霞的戲看過嗎？」柳太太道：「我又不常出外，那裏見過她戲呢？」我記得去年慶元旦，姑爺請我們去瞧的，還是誰呀？」語花道：「哦，這是白玉霜，她的戲多半是喜劇，唱工也是很好的，媽，你聽了不妨批評批評，是誰唱得好？」柳太太道：「我是祇會聽聽的，叫我批評，那我是不懂什麼的，大家聽了一回，時候已經八點左右，杏花樓的

酒席，早已擺好，招待員都來請賀客入席，柳太太等大家便在大廳上坐了一席，斗雨，也香，丹平，雪卿，也都來請夢蘭，葆青，可人入席，可人道：我們人太少，沒有興趣，雪卿回頭見第三科主任鍾伯良，和第四科主任胡叔堅正站在那邊，便忙招手向他們道：喂，你們到我們這兒來吧，兩人一聽，早笑着過來道：這兒有空嗎？那再好沒有了，叔堅握了酒壺，便向夢蘭，可人，葆青先斟了，笑道：三位部長，你們多喝幾杯，我今天的酒實在喝得不少了，斗南笑道：我知道你是一個酒仙，你不妨給我們打一個通莊，叔堅把大拇指一伸，笑道：算數，就先從你起怎樣？雪卿早把酒壺斟了滿滿三杯，放在兩人面前，他們早就七巧，八馬，的猜將起來，夢蘭笑道：你們猜拳起勁，不要怪我們把菜吃完呢，大家都笑起來，叔堅行過了伯良，以下便輪到可人，他把兩手抱了拳，向可人一拱笑道：石部長，讓我幾分，可人笑道：不要客氣，叔堅道：那麼放肆的，兩人便猜了起來，結果可人竟連輸三拳，叔堅連說對不起，大家正在興高彩烈，狐狸緣也正在做得最熱鬧時候，忽然見秋白從院子外急急的奔來，向柳太太，友竹報道：老太太……奶奶……亞兒和春紅被一個人拖上一輛汽車……走了……柳太太聽了，忙道：你說的什麼話？說清楚一些兒，葵秋也急了，連忙站起道：亞兒呢？秋白臉無人色，戰戰抖抖的道：春紅抱了亞兒，和我在門外看熱鬧，忽然來了一輛汽車，便把春紅拖上汽車，連小少爺也一同帶去了，大家聽了這話，心中都大吃一驚，夢蘭聽得清楚。早離席過來問道：你看清汽車號碼沒有？秋白呆了一回，連連搖頭，這時大家都知道，心中猜疑不定，葆青道：我們自己汽車，去查一查，也許坐着去玩，也不一定，友竹語花一想不錯，便吩咐僕人去調查，客人的連同自己汽車，都不少一輛。這時老太太便着急起來，不知那個，又說了一句道：這恐怕是綁票吧，本來柳太太倒也不會想到，這時一聽，心中這一急，只覺喉間發的一聲，一口痰塞了上來，兩眼一翻，便昏了過去，語花連忙扶住，喊

着嬌媚，友竹叫人倒茶，獎款已多得哭了起來，一時秩序大亂，茶賀客都圍了上來，台上的戲，也早已趁息鏢，門外包探，巡捕都進來問訊，探捕們都道：這些我們一些不會注意，一面報告捕房，一面向四方追跡，這時柳太太已經醒來，哭道：這是挖了我心頭的肉了，友竹，請花帶帶忙安慰，慢慢想法扶她到了上房，這時紫賀客見主人家出了這樣大的事，那有心思喝酒，都三歡而散，戲也收場了，這時柳公館門口，中西探捕二十餘人，對於賀客，都嚴密抄搜，本來是興高彩烈，喜氣洋洋，一時却變成了形勢嚴重，未知西兒果係被人綁了沒有？且看下面分解。

第八回 仁和當舖麻姑晉爵 燕子窩破鴛鴦好夢

遼東銀公司爲上海第一大企業，規模非常宏大，平日公司向捕房僱有門捕八名，四名華籍，四名印籍，分日夜班輪流看守大門後門，又向捕房僱用暗探八名，亦分日夜，隨時偵查公司中出入人等，名爲防範盜匪，其實卻是副董事莫小白的主張，因爲小白從他的父親胡白被人暗殺了以後，他便隨時具有戒心，所以公司真的探捕，竟用了十六人之多，好像是一個軍事機關，戒備嚴密，全上海可謂無出其右，試看小白每天早晨到公司，除自己兩名保鏢不算外，祇要汽車一到公司門口，即有四名暗探，向車前站班，兩名印捕拉開車門，兩名華捕便連忙接住，再由兩名保鏢，護送着停到電梯，一名站在電梯門口，一名進入辦公室的門外，好談不是這樣，便有盜匪裝作尋中算他，把他綁了去的懸疑，你想想一個人做了這個樣子，雖有財產，那人生的樂趣，恐怕也要減低了不少，江葆青是一個公司中的部長。那晚裝林竹山，不料竟把林竹山綁了去，林竹山雖非公司中的人員，那葆青正是公司中的職員，當然是有重大的關係，所以這一個綁案，一報到捕房，那捕房警務處的全體探員，自然是非常

的注意，個個要想效勞破案。各自分頭暗緝，現在甌城公司裏一個探員，名叫陳阿文，綽號呼嘯蛇，他對於租界上盜案，綁案，平日就在籠手中的，也著實不少，所以他在捕房裏，早已成了一個成績很好的能員，此番對於林竹山的案子，他已用了不少的心思，每日在各鄉村小茶館裏，竭力的查訪，不料還沒有三天，公司裏梅友竹部長向公館報，突然發生小主人連同了環春紅一並綁了去的事情，盜匪這樣的猖獗，捕房得悉之下。也深感遺憾，一面嚴斥探捕，防範不力，一面督飭所屬，限期破獲，因此大小探員，無不格外從事偵緝，柳公館裏，自從那日亞兒被綁後，每日就有便衣偵探奉捕有房諭令。前來調查，累得子萱自早至暮，一些兒沒有空工夫，不是陪着偵探詳細報告情形，便是陪着柳太太再三聲明，決不出走，一日柳太太又哭哭啼啼的對子萱道：我兒，我現在已是六十相近的人了，一生祇有你這一箇骨血，去年妻秋到我家裏來說，亞兒是你親養的，我是多麼的歡喜，多麼的快活，以爲我今也有了一個孫子兒了，誰知今年我兒纔得回來，忽把我的亞兒綁了去，這好比割了我心頭的一塊肉還難過。柳太太說到這裏，兩行老淚，又不禁撲撲的吊了滿頰，子萱見老太太哭了，一時感動着胸懷，那眼眶中的淚珠兒，也不禁跟着滾了下來，這時柳太太緊握了子萱的手，又氣吁喘喘的含淚說道：兒呀，從今以後兒若再不聽從爲娘的教話，娘還起爲人的沒邊。娘只有死在兒的前頭，那時你出家也好，不出家也好，爲娘的也顯不了你許多，柳太太說罷，兩眼模模糊糊的直視着子萱，還是哭個不停，誰知老年人，一有了年紀，是決不能過於傷心的，傷心過了度，那裏還認得這一個病字嗎？因此老太太便又昏厥了過去，這一回的昏厥，比較上一回要利害得多，一時衆僕婦都紛紛去報告大奶奶，二奶奶，姑奶奶，等到友竹，衰秋，語花趕來，瞧見柳太太躺在床上，尙未醒來，子萱站在床前，雙淚直流，隱隱啜泣着，一箇婢着燒燭，友竹見了，搶步上前道：還不快快拿開水來，給老太太口裏嚥下去，你呆着有什麼用，說着，

推開子萱，把柳太太拖在懷裏。語花早已在懷中取出避瘟丹一粒，用牙齒咬了一塊，急急的敲成粉碎，這時葵秋已把溫開水倒來，交給語花，友竹刻住老太太人中，葵秋拿簪撥開老太太的牙齒，語花遂把避瘟丹連同開水，向老太太口裏一灌，祇聽路落落一響，老太太一個寒噤，便悠悠的醒來了，口中還喊着「我兒，你又要出家，我的老命不要了，友竹語花葵秋聽了，都各紛紛淚下，友竹道：老太太，你放心，我們一定不許子萱再出家用，語花用手向柳太太胸口輕輕揉着，見她兩眼深凹，臉兒瘦得頰骨凸出，暗想，累得老太太憔悴到如此模樣，心中一股酸楚，淚流不止，便也哽咽着勸道：媽媽你切不要傷心，哥哥他一定再不會出家用了。你老人家身子也要緊呀，友竹聽了，不覺向子萱哭道：都是爲了你一個人，弄得家裏一刻不得安閒，現在老太太是病了，亞兒是不見了，你還不快向老太太安慰着，難道你一定要急死了老太太，你才稱心了嗎？葵秋一聽，越是哭得利害，想起亞兒不知下落，自己終身又不知道怎樣結局？越想越覺傷心，便把頭向子萱撞去，口口聲聲的要問子萱討還亞兒，子萱被友竹幾句話，正在急得滿頭大汗，不知怎樣是好，這時又見葵秋如此光景，真是覺得煩惱已極，祇恨自己不好，從前不該和葵秋結識，現在平空又添了一頭孽債，一面又去跪在柳太太面前，淌淚道：媽媽，孩兒該死了，您老人家切勿傷心，孩兒再不出家了，說到此，心中的志願和孝道相併，痛苦已極，不覺放聲哭了起來，友竹，語花以爲他醒悟了而傷心，豈知他心中另有苦衷呢，大家都陪着淌淚，正在難解難分時候，突見秋白匆匆奔來，向友竹道：奶奶，外面有一個人，說是銀公司裏來的，要找奶奶說話，語花聽說，是公家裏來的人，不知又爲着何事，便連忙囑友把竹眼淚擦乾。一面又把子萱扶起道：哥哥和二奶奶好的陪伴着媽吧，說着，便和友竹要到大廳上來，秋白喊道：奶奶和姑奶奶擦個臉去，兩人回頭，秋白已遞上兩條手巾，友竹和語花就媽媽虎虎的揩了一揩，遂急到廳上來，祇見一個年約三十五六的男子，

身穿元色長袖，頭戴鴨舌頭帽子，見了友竹語花，便忙忙把帽子脫下，很恭敬的鞠了一個躬，友竹見那人很面熟，便問他道：你是公司裏那一部分的？祇聽那人答道：回部長的話。我是公司裏捕房派來的暗探陳阿文。語花道：有什麼事？阿文道：就是爲這裏府上的一樁案子，我已到四處竭力的探聽，現在請部長答應我再詳細的調查一下；那案子也許有些眉目，友竹暗吃一驚，忙問道：你要調查什麼？阿文道：府上共有多少男傭人，多少女傭人，平日間有無傭人的朋友進出，最好把許多的傭人。都給我問一問，友竹道：這個容易，回頭便叫秋白道：秋白，你把裏面所有的男女傭人，統統都叫出來，說捕房裏有人有話要問他們，叫他們不要驚慌，並沒有別的什麼事，說着又向語花道：我們在這裏聽着吧，語花點頭，這時秋白已把汽車夫阿二，包車夫阿三，廚子阿秋，門房阿唐，打雜小眼睛，柳太太梳頭的娘姨周媽，打掃大奶奶和二奶奶房中的張媽王媽，洗衣房的江北人陳媽，小大姐阿珍，阿金，阿毛，統統叫到廳上來，阿文一數男傭人五個，女傭人七個，一共是十二個人，見他們都嚇得呆若木鷄，友竹道：你們別害怕，祇問一問你們。是沒有關係的，大家見奶奶這樣說，才放下心來，阿文先問阿秋道：你是那裏人？多少年紀？在這裏當廚子有幾年了？家裏有什麼人？是否住在這裏？還住在外邊？阿秋道：我是常熟人，今年三十八歲，到這裏還祇有一年多些兒，家中尚有八十三歲的祖母，父母輩都在，妻子一個，孩子倒有五個。我的生活負擔實在很重，他們都在鄉下，阿文聽他噙噓了一大套，連生活負擔很重都說了出來，心中又好氣又好笑，便瞪了他一眼，向他一揮手，阿秋嚇得連忙退下，阿文又問阿二道：你在這兒開車已幾年了？你家小少爺被綁時候，你在那兒？阿二道：我開車已三年多了，那時我正在車中打瞌睡，並不會知道，阿二問過，又問阿三，阿唐以及小眼睛，說小少爺綁去那天，你們那一個親眼瞧見的，大家都說道，那天因公館裏有喜事，我們各人都有各人的事情，並不會聽見，阿文見問不出什麼，

心中頗覺納悶。便又向女傭人一個一個的問去，問到小大姐阿金時，她告訴道：那天我和春紅秋白一道在門外看熱鬧，不料來了輛汽車，我們以爲是客人到了，快快的避開，誰知那汽車開到我們的身旁也停止了，祇見跳下兩個穿短衣服的男子來，帽子戴得很低，遮了臉兒，他們不問三七二十一的，便把春紅拖上車去，春紅力小，且又不會防備，經他們一拖，叫喊也不及，一會兒的時光，那車子便開得影兒都沒有了，那時我和秋白都非常奇怪，秋白便忙告訴大奶奶去，大家都說是綁票綁了小少爺，連春紅都綁進在內了，秋白又請賀客們議論說，也許是來搶春紅的。不穩連小少爺也搶進在內了，阿文一聽，心中一想，這個議論倒也有些可疑，便問秋白是誰？語花便道：秋白是這裏的婢女，秋白你走上去吧，秋白聽了，祇得走上前去，阿文一見，覺得她倒生得玲瓏小巧，遂又問道：你知道春紅平日又和誰的男人結識嗎？秋白搖頭道：我們平日連公館大門都不出一步。那裏去結識男人，阿文倒想不到被她撞了一個釘子，便又道：你看見那汽車是什麼顏色？照會的號碼是多少？跳下來人有沒有手槍？秋白道：他們下手很快，我們移着不明白，號碼一時也不會注意，汽車顏色是黑漆的，向東面開去的，阿文見問不起什麼頭緒，遂向友竹語花告辭，第二天的早晨，阿文又在柳公館的大門外，大約離開兩開門面，站在一株梧桐下，遠遠的瞧着柳公館裏，到底有沒有什麼人進出？那時晨風拂拂，路上絕少行人，祇見柳公館的兩扇鐵門，尙邊緊緊的關着，大概約模五分鐘後，鐵門旁的一扇邊門，忽然嘩的一聲開了，裏面探着一個頭來，兩眼向四面一溜，一回又把門閉上了，阿文見此光景，心想其中必有蹊蹺，便把身子退後幾步，但是兩眼仍不變的瞧着那扇邊門，不多一回兒，那邊門果然又開了，祇見一個身穿深藍士林布長衫的男子，手中挾着一包東西，急匆匆的出來，阿文在對馬路細細的瞧着過去，那人是不個別，正是昨天那被自盤問過的那個打雜小眼睛，小眼睛走不了幾步

便把頭向後瞧一回，阿文見他三脚併作兩步，那樣慌張又那樣鬼祟的情形，便更加疑心，趕緊緊跟在他後回，那時遠近的店門，都還未開的多，小眼睛穿過一條馬路，祇見角牆上有一片小烟紙店，已經開了門，小眼睛便跑到店內，和老闆點了點頭，輕輕說了幾句，一面便把挾在脅下的一包東西，交給老闆，隨後便又走了出來，阿文要看他到底要往什麼地方去？仍在後面跟着他走，後來走到摩樓茶館，小眼睛便向樓上直跑，阿文也跑上樓來，見他坐在窗口的一桌上喝茶吃點心，阿文便也坐在步梯口一張桌上泡了茶，喝了一回，這時茶客漸漸多了，時候差不多也已有九點半鐘光景，阿文見小眼睛起身下樓，他便忙付了茶資，又遠遠的跟着他，祇見他仍舊跑到那家烟紙店去，一回兒，又見他把綑縛那個紙包挾在脅裏出來，匆匆的跑有五六間門面，便是一家仁和典當，他便一直的進去，阿文便守在門口瞧着，祇見他打開紙包，把一座白銀的牌坊拿上去，櫃內朝奉，把它細細的打量了一回，便問他要當多少錢？小眼睛把兩個手指一伸道：兩百元，朝奉道：這個東西到喪天寶銀樓去新買，也不過一百六十元，他們的銀工雖是很好，現在到這裏，祇好當舊銀子算了，我給你當了一百元吧，你要再多當你就拿到別處去，小眼睛聽了，沒有法子，祇好當給了他，阿文見他當票收了，錢票也拿了，他便跑進店來，拿出手鐐，不問情由，便舉起小眼睛兩手鐐起，小眼睛連鈔票還沒有藏好，見阿文向自己抓住，還道強盜搶劫，便想掙脫叫喊，不料阿文便是劈面一掌打去，直把小眼睛打得滿口是血，一面拿出手鎗，冷笑一聲道：好傢伙，你還認識我嗎？逃到那裏去？小眼睛見了手鎗，那敢再強，勸他還票說，便向他仔細一瞧，不覺大驚失色，嚇得滿身是汗，便把當票交給阿文，服服貼貼的給阿文帶上了手鐐，櫃上的朝奉本來也嚇得目瞪口呆，後來見這情形，不像搶劫，知道這人是小賊，心中才放了心，這時阿文押着小眼睛，出了典當，帶了他到那家烟紙店去，烟紙店是開在四又路的角牆上，那時馬路當中，早已站有

巡捕，阿文便把手一招，那巡捕見是呼嘯蛇阿文，便忙跑了過來，阿文叫他帶着小眼睛，並把店門守住，不許放走一人，一面便握了手鎗，走進店來，老闖見了，以爲是撈錫箔的赤老來了，心想清早天亮怎麼這樣的不吉利，便陪了笑臉道：老兄，有語大家可以商量，敝號小本生意，……！……！語還未完，阿文早大喝一聲道：放你媽的屁，你滿嘴裏胡嚼些什麼？我問你剛纔那小賊爲什麼把紙包放在你這裏，快陪我上樓去搜查，說着，一把捉了老闖衣領，老闖倒想不到他是一個探捕，反而嚇得魂不附體，天下事無巧不成書，原來這個老闖，平日又是開燕子窩的，有時再做些臨時旅館的生意，就是烟客當中有男女相悅者，臨時借他的樓上，作爲幽會的地方，所以他的收入，倒着實可觀，現在爲了早晨頭柳公領的小眼睛，向他店內寄一個包裹，此刻竟引了一個探捕來，他心中這一慌，實在比爾纔以爲是強盜來了更要急得利害，那身子便顛巍巍的抖了起來，心想，昨天晚上那張的小妹，和謝老六恰巧又在此地聚歡，此刻還不會起身，所有我的煙燈烟槍，不曉得他們有否給我藏好？倘當被他查了出來，那真是飛來的橫禍，天賜得了，老闖一面想，一面那兩隻脚，好像患了軟脚病，一步一步的那裏還挨得上去，這時阿文的心中，也正在想着，柳家的綁案，說不定就在此地破綻，也未可知，見老闖不肯上前，便將鎗口在他背上一觸，那老闖的兩隻脚便直跳起來，祇好陪他上了樓阿文也不暇用手敲房門，蹣起腳來，便是蹣蹣兩脚，口中又大聲喊道：快開門，快開門，這時房中，張小妹和謝老六，正在甜甜蜜蜜的交頸而眠，一聽外面這樣聲氣，小妹便趕忙推開老六道：老六快快逃吧，一定我丈夫得了風聲，來捉奸來了，謝老六一聽這話，好像兜頭澆了一盆冷水，也不及穿衣，連忙穿了小衫褲，赤了脚，臉向窗口跳到隔壁晒台，急急的逃走，說時遲，那時快，這房門經不得阿文幾脚踢，早已跌了下來，阿文奔進裏面，祇見小妹穿了一條短褲，上身一件馬夾，連紐絲都還不言扣上，胸前露出高高的奶峯來，站在床前只管發抖，阿文見

樓窗已開，床前有男女鞋子兩雙，知男的已經逃走，自己想跳出樓窗外追去，但又恐女的再逃，因便回頭向小妹大聲喝道：「你不要臉的賤貨，你竟仍這樣站着，爲什麼把男的放去，看老子撻你，小妹已是嚇得沒有知覺，被他一喝，還不知道自己還是不會穿好衣服，一面連忙扣紐絲，披了旗袍，一面已是緊緊哭泣起來，阿文心想，若不把老蘭和小妹帶到捕房裏，那裏問得出口供，隨又大聲喝道：「好好，你們做得好事，還不快快跟我到捕房裏去，說着，便把兩人捉住，正要下樓的時候，阿文忽然瞥見梳妝檯上有煙杆一枚，不覺驕機一動，一個經驗告訴他，他之回身轉去，立刻把梳妝檯的抽屜抽開，祇見都是零碎的雜物，他遂把第二格抽屜抽去，也沒有什麼東西，迨把第三格的長抽屜抽出，祇見下面還有一層，內中雖列着烟燈烟槍，煙盒烟膏滿滿的一格，阿文一見，冷笑了一聲，便把烟具拿出，回頭向他喝道：「我倒膽不出你們還幹這個買賣。老蘭早嚇得臉上紅一層青一層，便卽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請不要到捕房裏去，情願罰錢了事，阿文心想，烟案雖不要緊，但係牽連綁案，萬結私行了結，便不准哀求一面携同烟具，一面扭着兩人，走下樓來，得捕見已破獲烟案，遂押同小眼睛，大家到捕房裏去銷差，阿文一到捕房，且不把他們送進去，先帶到另外一個房間，把小眼睛，老蘭和張小妹的手鐐鬆下，一面把門房閉緊，一面取出各種刑具，鐵青着面孔，先向小眼睛大聲喝道：「我不問你偷主人的銀器，我先問你綁主人的孩子，你到底藏在那兒？你們同黨一共弄幾個人？快快從實招來，若有半句虛話，哼，老子就要你的狗命，說到此，把環眼圓睜，那臉上一股殺氣，好像要把人吞下去似的，小眼睛既到此地，那裏還敢抵賴，祇好從直招認道：「我因賄了錢，不得過門，祇好幫把主人的銀器竊出當錢是實，至於我家小少爺被綁，我委實毫不知情，阿文把脚一蹬道：「好大胆的狗頭，這等花言巧語，我不聽，你須快快招出，免得受苦，同這個老蘭那個女人大家是否同黨？小眼睛一聽，早已雙淚直流，向阿文顫抖着道：「這個女人我不

認識，老羅大家是認識的，阿文道：好，既然認識，你們兩人快把柳家的小少爺藏在什麼地方？好好聽告訴我。我也不給你苦頭吃，老闆插嘴道：什麼柳家的小少爺。我是一些兒都不知道，我因為小眼睛到我們店裏不時的購買貨物，彼此相識，我們是規規矩矩的，阿文聽了冷笑道：哼，規規矩矩的人，做賊窩家，開燕子窩，我若不給你們一些利害，想你們那肯直脫，你們這一批下賤的東西，說着，便把手中皮鞭，在木桌上拍的一甩，叫他們把自己衣服剝下。兩人一面哭着，一面又不敢違拗。祇好把衣服解動，阿文便自己動手，把他們衣服向下一拉，那長衫小衫便褪到地上，阿文又取出細麻繩一條，把兩人的兩手向背後反縛，狠狠的把繩一抽，祇聽兩人好像殺豬般的叫起來，說時遲，那時快，阿文手中的皮鞭，在兩人的背上，早已像雨點般的抽下來，兩人大聲呼饒，都說情願招認，經阿文再三盤詰，他們卻又說不出什麼了。這時小妹站的地方，正在兩人的背後，祇見兩人背上，一條紅，一條青，差不多就要皮開肉綻，直把小妹嚇得混身亂抖，深悔不該背夫和人通姦，倘然自己也被這樣抽起來，叫我怎樣的好呢？小妹正在這樣的想着，那阿文的兩條銳利的眼光。惡狠狠的已移向小妹臉上來道，你見到了沒有？你們都是通同一氣的，我看你還是快些說出來吧，免得我來動手，和他們吃一樣的苦頭，小妹一聽，兩淚早已簌簌的落下來，一面連忙跪到地上，向阿文道，我家丈夫是工廠裏當工頭，廠裏有個賬房謝老六，不時的到我的家來，他便和我結識了，昨天他誘我到這裏，借老闆的樓上相會，這是實在的話。至於柳家楊家的小少爺，我是一些兒都不曉得，就是這個人偷銀器的，我也不認識他，我下次再不敢了，請你饒了我吧，阿文道：你的嘴倒實在緊得利害，頓得這樣的干淨，說着，便把手中皮鞭一揚，小妹嚇得死去活來，便又嗚咽着哭道：我是真的冤枉，你就是打死我，我也沒有幾句話，你不信，你可以去問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名叫黃阿辛，在小沙渡日和紗廠做工；阿文見他這樣說法，看她情形倒還實在

，因此也不多難爲她了，走一步，把皮鞭的柄向她臉上一劃道：好一個風流的婦人，倒也虧你說得出，我把你的臉皮撕下來吧，張小妹羞得兩頰緋紅，抬不起頭來，阿文心中想，小眼睛既然胆敢作竊，當然不是個安分好人，他說綁架案，他一些兒不曉得，我實在是懷疑心，但現在又沒有得到別的證據，祇不過他偷了一具銀器，也算不來是綁主人的憑據，因此只好把他兩人，一個當竊賊，一個當烟案，送到警務處問過，轉送法院照辦，倒是運氣了這個張小妹，阿文叫她以後不要這樣，好好改過，張小妹自然是叩頭不已，阿文遂放她回家去，阿文今天忙了大半日，滿聲綁架破獲，就在他們手中，那裏曉得又摸了一個空，心中實在非常的納悶，但既已這樣辦法，那柳公館裏倒也要去報告一聲，以完手續，因此他便急急的跑到柳公館，門房阿唐是認識他的，遂放他進來，這裏僕婦早去通知奶奶，友竹便從上房出來，阿文很小心的道：這裏公館有一個小眼睛打鐘，今兒早晨，偷竊了公館裏的白銀腕錶一具，在仁和黨典實，現在已被我捉住，送到警務處，大約今天下午就要轉送法院究辦，法院方面如來相傳，請爲接洽，友竹一聽，呆了半晌，又嘎的響了一聲，便回頭道：曉得了一面回頭向張媽道：你到那邊書房問裏去瞧瞧，有一座白銀麻姑在不在？一回兒，張媽來道：啊喲！奶奶，昨天我還看見在書房裏，今天却不見了，阿文一聽，知案已明瞭，便即告辭，再說友竹自從綁架發生後，心中也日夜的不寧，因爲柳太太爲了亞兒被綁，又慮子萱出家，現在已臥病在床，如是者已有三四天，飲食日見減少，延醫服藥，都說老年人傷心過度，所開的藥方，也不過和中益氣，解鬱寬胸，但心病非心藥不醫，亞兒不見，雖然喝藥調養，也未必見效，這時子萱出家的話，自然不敢再說，和友竹癸秋日夜在老太太房裏陪着安慰，那白友竹得了阿文的報告，果然見白銀麻姑失竊，心想，這樣不對，近日因老太太病了，家中無暇顧及，竟出了這種事，以後倒要好好的整頓一下呢，他又叫集衆僕婦，並說小眼睛打鐘的事告訴一遍，並說小眼

睛已解法院照辦，以後大家小心，衆僕婦祇得唯唯稱是，這晚語花匆匆從公司回家，先到友竹房中，友竹忙起來相換，語花一見左右無人，便對友竹說道：今日早晨，我又去賭過一遭，人是都好好的，你請放心好了，但老太太面前，到底和她說明了好？這並說不好？不說明吧，萬一變態到底，病起變化，還便如何是好？今天我聽公司中說，綁去翰林竹山還是這裏老太太的一個遠房內姪哩，因爲他從小便在南洋，年分一久，所以大家便疎遠開去，現在他綁去了後，這裏又出了一案，好像是連帶關係似的，所以這兩天的偵緝，實在是很嚴緊，竹友道：原來如此，我想祇要子萱不鬧着出去，我們自然就把我們的計畫，告訴給老太太知道，不過現在總得還要再挨幾天，你看怎樣？語花點頭道：也好，趁着兩人便匆匆的各自走開，閱者諸君，聽語花和友竹所談的話，一定是不能明瞭，她們所說，究竟爲着何事，當然是上回書中，要留子萱使他不尋出家的一个妙計，要知此計，究是何計，且待下回分解。

第九回 假綁票解語花入獄 真破案呼嘯蛇出頭

呼嘯蛇阿文自那日早晨，餓餓了，一個竊案，又發了一個烟案，並且還破了一個盜案，可是總破不來那個綁案，所以他的心中雖然一氣，却總是沉悶得不得了，這日他一個人跑到南市半淞園附近去玩了一回，不覺腹中饑餓起來，他遂走進一家小酒店，叫了兩碗酒，獨個兒喝了起來，一碗一碗的正在喝着高興頭上，突然從外面走進一人，向阿文道：老文，你爲什麼一個子會在這裏喝酒呀？阿文回頭一瞧，見是同胞的張根弟，便道：老張，快來，我正缺少一個伴兒哩，來得正好，快請坐吧，我們再來幾天，根弟聽了，便在旁邊的茶位上坐下，堂倌添了一付盆筷，並添上兩碗酒來，又向阿文問道：先生，要不要再添些酒菜，阿文道：你們店裏，有的什麼新鮮菜？堂倌便笑嘻嘻的道：菜多得狠，有白鑊亂刀，梅

給搯搯，炒腰子，炒脆肝，炒銀仁，紅燒頭尾，青魚肚當，都是很新鮮的，阿文見他一口氣的好像背書一般說了一大套，便點了炒腰子，紅燒頭尾，外加白雞，梅蛤，共計四隻，對堂僮道：等一息要添再叫你好，堂僮答應去了，一回兒先把冷盆白雞，梅蛤拿來，根弟道：老文，今朝請客，倒要你大破鈔了，阿文道：我就是這一張嘴最不好，想到要吃，我不得不論價錢，現在我倆兩個人有了道伴，當然是更要吃得痛快些，那些樣小菜，也算不來請客，每天忙着公務，也該快樂一下，來來。喝酒吧，說着，便大喝起來，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其實那阿文倒並非逞了知己，實在要借着黃湯，來消一消他胸中的鬱悶哩，你——我——兩人自從開點鐘喝起，現在差不多有六點鐘時候了，他兩個還不肯罷休，吃到後來，阿文和根弟，都已喝得七八分醉意，要些酒這樣的東西，好是它，壞也是它，根弟把酒喝在肚裏，他忽然向阿文提議一嘗玩意兒來，笑咪咪的道：這裏不遠，有一個土娼，名叫香茶根，講得頂香茶根的臉蛋兒，真同玫瑰花樣的一朵，又好似小白菜樣的一顆，雪白絕嫩。見了沒有一個人是不愛她的，昨天我方才去打了一回牌，贏進五隻大洋，老文，現在我們沒有事，要不要我陪着你去玩，老文，你若見了她，哼，保管你一定不想回去，阿文見他講得這樣好看，心中也便活動起來，兩人會去了處，進了店門，便不知不覺的踱了過去。兩人睜眼摸繃，歪歪斜斜的走着，祇見有一塊新建房子，都是單幢的石庫門，一排的有十幾個門頭，根弟認清了號碼，當即敲門進去，阿文隨着根弟，跑到了樓上，見樓梯口，便有母女兩人站着相迎，女的身穿印花毛葛旗袍，足穿繡花白緞鞋子，容貌楚楚，眉目含情，看來祇有不過十六七年紀，阿文知道這人一定是香茶根來了，因便對她一笑，這時却聽根弟叫道：阿香，你和媽媽晚飯有吃了沒有？我們又要來打牌了，你的阿姨快些去叫來，說時，大家已進了房中，香茶根見兩人滿臉通紅，便也笑嘻嘻道：你們是那場酒呀？嘻嘻，這酒氣真好利害！根弟涎臉笑道：這酒氣，你

嗅得香嗎？我再給你聞一聞吧，說着，便撲了過去，把身子去倚着香茶根，一隻血盆似的臭嘴，湊了上去，笑道：阿香的照會，真漂亮呀，阿香的粉面真好香呀，說着，便擰住她的臉兒吻了一下，香茶根連忙躲開了道：一見了面，就這樣子，別人見了，阿要難得清呀？說着，把那隻水汪汪勾人靈魂的眼兒，向阿文溜了過來，根弟哈哈笑道：阿香，你不要躲，你不喜歡我，我給你做媒，你瞧，我這個朋友，人品漂亮不漂亮，說着，便指着阿文，向她們母女介紹道：這位是陳先生，是我最好的朋友，又指着香茶根和她媽道：這位是香小姐，這位是香小姐的媽媽，阿香的媽道：陳先生和張先生，都是難得你們光降的，我們這小地方，實在見客不來，阿香，你快倒茶去呀，這時阿香已倒了一盃雨前茶，送到阿文面前，叫聲陳先生請用茶，阿文把頭一點，阿香又去倒了一盃袋泡茶，遞到根弟面前，笑着道：老張，你請用這個吧，根弟一見，便把阿香纖手拉過來，口中又糊糊塗塗的道：阿香，你不要客氣，我們要打牌哩，說着，便阿香又送到阿文的懷裏去，道：阿文，你仔細的看看這個孩子，還長得不錯嗎？阿香早已乘勢坐在阿文的膝裸上，一手鈎了阿文的頸項，一手去拉他的手，阿文樂得心花怒放，將她抱住，吻了一下，阿香滿頰粉紅起來，半推半就，阿文見她面帶羞答答的神氣，心中倒也很憐惜她，便問她道：阿香，你今年幾歲了？有沒有唸過書？阿香道：十七歲了，小的時候，曾唸過兩年書，後來因爸爸沒了，便到廠裏作工去，兩人祇管說着話，這時門外又跑進一個少婦來，祇見她身穿元色毛葛旗袍，鵝蛋的臉兒。又畫着細細的兩條眉毛，看過去徐娘半老，風韻猶存，根弟早走上前去拉住她手，在床邊坐下道：阿嫂，你來得正好，昨夜頭一張坎七索，給你和得愜意嗎？我瞧你今夜頭，愈加打扮得出色了，少婦聽根弟說着，便把嘴一披道：我又要陪三話四了，昨夜給你贏了五隻洋，今夜一定要你吐出來呢，阿香的媽道：你們真的要打牌，我把台子拖開來吧，說着，遂把檯布扎

好，並且換了一張七十支光的電燈炮，又取出牌來，輕輕倒了出來，一面檢出東西南北四張牌，擺在桌上，根弟見阿文和阿香還在談着，便笑道：過一回會兒被窩裏不好說嗎？兩人這才一笑站起來，阿文道：我們都是自己人，不用扮位了，老張和我坐在對面，你們也坐在對過好了，於是四人，就此入局，還有一個是阿香的媽，講好打十二圈，辰光如遲了，便在此歇夜，他們打的是十千底的銅板半，阿文是客，大家便推他擲莊，他擲了一個九點，便是自己起莊，大家把牌豎起，阿香是坐在阿文和阿媽的一個桌角邊，見阿文春花坐着，在桌上植了一張，恰巧又是東風暗槓，大家都說，第一副牌，就這樣大，真不得了，根弟道：阿媽，你打牌小心些，注注他，不要給他吃一張呢，阿文笑道：老張，你既然這樣能够注坍下家，你爲什麼不和阿媽掉一位呢，這一副牌，和下來四翻，阿香是嗎？說着，回頭又和阿香搭訕，阿香笑着點頭道：陳先生一定要和的，這時阿媽正發了一張紅中，阿文喊連龜碰，根弟又抱怨阿媽不該打紅中，阿文格格笑道：你別發極，漂亮些我就不碰了，大家見他碰不出來，方才放心，一時又笑他這樣的嚇人，真好做作，後來又輸了三匣，阿媽突然又發出一張白板，阿文把牌一移，好像要和下來的神氣，根弟啊呀一聲，阿文笑着道：不要和了，說着，便要去抓牌，根弟早大喊道：慢些，慢些，你不和，我却要和呢，我當你捉白板麻雀呢，阿香插嘴笑道：老張就真老實，根弟把白板拿去，便發出一張三萬來，笑道：這副牌一定我和了，等的這樣好張子呢，話還未完，阿媽早拍手拍腳的笑起來道：陳先生，真對不起你，第一副便要敵你的莊了，說着，便把門前的牌攤下來，阿香早已喊道：清三翻二百念四和三人一懸，見九萬一克，一萬一克，嵌三萬和到，算一算正是二百念四和阿文便問根弟，你聽的什麼牌？根弟把眼一白道：我窮的一四七萬三張，難道會打錯嗎？說着，便把牌推下來給阿文看，阿文見他二三四五六萬，還有五索一對，一四七萬不聽，倒聽個呆對到，便道：你打錯了，聽一四七萬，聽

該打二萬呀，弟弟自己仔細一聽，說呀呀的一聲響起來，阿文這賊倆鬍頭，說打下去恐怕還是我莊家和他的呢？根弟也大喊倒毒，說我酒還要醉你一百四十四和的莊家呢，兩人各自抱怨，說個不停，這樣糊裏糊塗的打了四圈，時候已經十點多了，阿香見兩人，到現在還酒氣沖人，便到外面去買了一些甘蔗香燻，給兩人解渴醒酒，下面四圈，總算打得好一些，和也不會和錯了，否則兩人不是吃錯了牌，便是和錯了張，正是鬧個不休，到了壓末四圈，時候已有二點多鐘，大家說：遲也已經遲好了，索興大家吃些稀飯打吧，根弟第一個贊成，四人吃好稀飯後，阿文老張的酒，都已清醒，阿文心想，我下午天是對南市來訪查這個案子的，怎的竟會到此地來打牌呢？仔細想來，自己也不覺笑起來，因為還有兩圈不會打完，只好繼續接下去，此時夜氣人靜，四周的清晰。阿文的耳中。忽聽呀呀有小兒的一陣哭聲，一回兒，又有哄孩子的聲音，阿文還在打牌，心中却靜靜的聽着，祇聽這個聲音，就在隔壁屋子裏傳送過來的，這時又聽一個女人說道：乖兒呀！你不要再哭了，明天我給你抱到媽媽那邊去罷，一回又聽有個老人聲音，喊着道：春紅，你睡着了嗎？乖兒是想必餓了，你沖些牛奶和餅干給她吃吧，阿文聽了春紅兩字，心中不覺暗暗稱奇。心想柳公爺去的那個丫環名叫春紅，這隔壁的女子也會叫做春紅，這倒巧了，我倒要問問阿香看，便向阿香道：阿香，我問你。你們這隔壁住的是什麼人家？你曉得嗎？阿香道：我們隔壁是空屋子，阿文笑道：聽說，空屋子裏，那有女人和小孩說話和啼哭的聲音，阿香聽了，哦了一聲笑道：是我忘記了，本來兩面都是空屋子，現在一面仍就空着，一面已有一個人家搬進來，阿文道：這個人家姓什麼？做什麼生意？你知道嗎？阿香又笑道：我又不做包打聽，那裏曉得他家的姓名，和他家的生意呢？阿文道：那末你們搬來有幾個月了？阿香想了一回，說道：他們搬來不多幾天，恐怕連半個月還不到吧，我還記得他們搬來的那天，是一個女人抱個小孩，後來又來的是一個老頭子

，女人和小孩還是坐着汽車來的。阿文道：是什麼時候？阿香又笑道：你要問得這樣詳細做什麼呢？那天我剛巧吃好夜飯，泡水去。就看見一輛汽車開來，那老頭子就立在門口等着，老頭子一見那女子，便跑過來，向她耳邊低低說了幾句，便把那女子揹進裏面去。汽車也便開去了，阿文一聽，心中便有幾分把握，再過了一回，牌也完了，阿文輸去兩塊錢，根弟贏了兩元錢，阿姨和阿香的媽，沒有什麼大進出。阿文又拿出五元鈔票，作為頭鋪，阿香笑嘻嘻的道：陳先生是輸的，怎麼倒還要出頭鋪呢？阿文道：這又什麼要緊，我是喜歡輸了出頭鋪，贏了我便不出頭鋪了，阿香笑道：陳先生，你這話是嘲笑老根了，根弟這時正和阿姨咬耳的說話，一些沒有聽見，阿香把嘴一努，阿文笑着喊道：老張，你們兩人這樣要好，說話都不說大家聽聽，當心今夜頭我來吵你們的好夢。阿姨回過頭來，瞞他一眼，噙的笑了，阿文道：老張，你們到底怎麼樣？根弟笑道：你不要尋開心好嗎？我們正經的說話呢，你和趙香就睡在前樓好了，我們也要到亭子間去睡覺了，說着，便拖了阿姨，兩人倚攬着走了，阿文見了，回頭向阿香一笑，又打了一個呵欠道：昨夜沒有好好兒睡，今晚又遇到這個樣子，實在倦得不得了，說着，便不管三七二十一，爬上床去，向被裏一鑽，阿香的媽，遂把房門關好，也自往後樓去睡，這裏祇剩阿香一人，她便坐在床沿旁，也不去也不睡，阿文心中有要事，非向阿香擦癢不可，便去拉她的手兒，笑道：你爲什麼還不睡覺？阿香正在不好意思，把不得他一催，她便脫了衣服，也在被裏鑽進來，阿文把她一摟，盪存了一回，一面笑着問道：隔壁的那女子，你能逐日見面嗎？他叫什麼名字？阿香道：她一天到晚，不下樓也不出外，那勁有見面的機會呢？祇有昨天我到晒台上丟衣服，她因小國哭得利害，她也跑到晒台上來，哄着小孩玩了一回，我才見過她一面，阿文道：不知有多少年紀了？阿香笑道：也只有十六七歲模樣，媽好福氣，有了這麼大的孩子了，阿文笑道：要不要我也替你養一個，阿香睜了他一日，

便又味的笑了，阿文道：「我明明天我們再在這裏玩一天，不知你贊成嗎？」阿香道：「祇怕你不喜歡在這醜陋地方玩，你如喜歡玩，還是請也請你不到，還說什麼贊成不贊成呢？」阿文心想：「我皮匣中帶有春紅和她小少爺的照片，祇要明天阿香領我到晒台上去見一見，這件案子不是穩穩的可以破獲了嗎？難道還怕她逃到天上去不成？想銷這裏，心裏一陣歡喜，眼前也樂得尋尋開心，便把阿香摺得緊緊的，去尋他的好夢去了，一宿易過，看看又到早晨九十點鐘光景，他便拿出一元鈔票，叫她們買小菜，預備吃中飯，阿文睡在床上，正在盤算着，如果真的是柳家綁案，那我須得怎樣的把她先行救出，怎樣再向警務處報告？阿文想到得意的時候，忽然把身子直跳了起來，卽把睡在身邊阿香嚇了一跳，阿香便問他要什麼？這時阿文耳中，又隱隱人聞有小兒啼哭聲音，他便催阿香起身，叫她到晒台上去瞧瞧那隔壁女子有否出來？阿香道：「時候還早哩，誰高興就起來了，」阿文便把她抱起來，笑着央求道：「好妹妹，起來吧，阿香吃吃笑道：「我起來了，阿文一面自己披上衣服，祇聽隔壁晒台上果然有一個女子哄小孩聲音，阿文等不及扣齊衣鈕，他便獨自急急跑到晒台，輕輕把門闖拔開，蹣跚走到晒台上，因單幢的房子，晒台祇隔了一個五尺闊的見天，彼此見面，真是近在咫尺，阿文到了台上，祇見對面晒台，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抱着一個小孩，背面而立，阿文便輕輕的咳嗽一聲，那女子果然回過頭來，阿文不點睛可，一瞧了後，突然的呆了一呆。原來那女子的容貌，正和照片上絲毫無異，再照那小孩，容貌雖然略見瘦些，但照片或者攝已多時，亦未可知，因此阿文心生一計，便假裝吐了一口痰，連忙走下晒台，到了房裏，見阿香正在梳洗，便央求阿香道：「阿香，阿香，你快給我到晒台上去對女子喊一聲春紅姊姊，她如果問你怎樣認識？你祇說我在柳公館裏曾經和姓姓見過，別的你都不要多說。」阿香一聽，便忙放下梳子，卽到晒台上，向那女子喊道：「春紅姊姊，那女子被阿香一喊，倒不覺呆了半晌，方才問道：「呀！你是誰呀？什

麼會認識我的？阿香笑道：我在柳公館裏碰到姊姊，姊姊難道忘了，祇說到這裏，阿香便走下曬台來，阿文在下聽得明白，心中便欣喜非常，一面忙向阿香道謝，一面又和阿香到亭子間裏來敲門，裏面根弟和阿姨正睡得七葷八素，忽聽蓬蓬的敲門，知時已不早，連忙披衣下床，祇聽阿文在外喊道：這個時候還不起來，真好窩心呀，阿香也哈哈一笑，阿姨一聽，亦不覺面孔紅起來，阿根已開了門，還抱怨阿文起得太早，阿姨也已披了旗袍，從床上跳下來，阿香嘆的笑道：睡得好甜蜜呀，阿姨睜眼一看，笑罵道：啞，誰像你和陳先生恩情好得來，一面把隔夜的熱水瓶倒出一盆熱水，給根弟草洗過，阿香道：阿姨還是我房去洗臉吧，阿文便走到根弟身旁，附耳低低說了一陣，根弟聽了臉上顯出笑容，不住的點頭，這時阿香媽來叫吃點心，大家於是到了前樓，阿姨也已洗了臉，太家用過早點，談笑了一回，根弟向阿文道：你等在這裏時我去去就來，阿文點頭，這裏大家又談談了一回，看看已近十二點了，却不見根弟到來，阿文心中正在着急，忽聽門外喇叭鳴的一聲，他知道根弟已到，便站起道：我們因有公事，已來不及吃飯，改日再見，說着，便匆匆出門，阿香阿姨也來不及留住，祇得跟下來相送，祇見門外停着一輛汽車，汽車上跳下兩名警察，兩名巡捕，一個三道頭，還有一個却是根弟，手都握着手槍，阿文一見，連忙上前，和三道頭說了幾句，三道頭遂叫巡捕把阿香隔壁的十六號前後門，統統把守，這時阿文也拔出手槍，領頭敲進門去，沒有多少時候，祇見三天頭，文阿，根弟等，已押同一個老頭子，和一個抱領女孩的人出來，這女子正是早晨曬台上瞧見的那個春紅，祇見她面色灰白，哭喪着臉，被阿文押上汽車，根弟亦將老頭子拉進車廂，汽車便向北駛去，阿香和阿姨姑在門口，頓時正嚇得不敢出聲，這才見道阿文和根弟兩人，是個捕房裏暗探，這時旁邊有幾個人道：是捉強盜吧，有一個說道：不是，這明明是起出綁票的肉票，阿香因見那邊又有警察走來，便向阿姨衣角一拉，兩人連忙闖上大門進去了，原

來剛纔阿文和根弟附耳所說的閒話，便是叫他立刻報告捕房，照會公安局前來破獲綁票機關，因萬一泄漏，肉崇盜匪便套脫逃，現在他們已捉到捕房，轉送法院檢察官，法院得到這個案子，也不敢怠慢，一面立即開庭，一面通知柳公館前來認領，現在又要說到梅友竹和柳子萱了，子萱本打算椿來彌月後，他就動身到普陀去，那知椿來彌月這天，正在熱鬧頭上，亞兒又突然會綁了去，因此老太太又一病纏身，友竹葵秋在旁多哭着相勸，子萱近日，正煩惱已極，要走走又走不脫，免強的祇好一天一天挨過去，友竹因公司假期未滿，且老太太臥病在床，所以時刻在柳太太身邊陪著，這天下午，友竹葵秋都在上房裏和柳太太談話，忽見秋白匆匆進來報道：「奶奶，法院裏有人來叫奶奶了，友竹一聽，心中大吃一驚，連忙走到廳上來，祇見傳票員把傳票遞上道：「這裏綁去的孩子和了贖，今已破獲，其人已在法院，叫這事主立刻前去認領，友竹一聽，心中暗暗叫苦，祇好在傳票上簽了一個字，一面答應當即前來，一面打發來人去訖，友竹回到房中，頓是大喊積了，想這事是不能相瞞，便走到上房裏來，葵秋早迎上來道：「奶奶，法院裏有什麼事呀？」友竹嘆了一聲，便對老太太道：「法院裏來傳說，亞兒和春紅被綁已被捕房破獲了，葵秋聽了忙笑道：「真的嗎？柳太太心中也不歡喜，口中連連念佛，亞兒和春紅被綁已被捕房破獲，却變淚盈盈，好像無限傷心，備齊茶盃，忙問道：「這樣一遭，消息，我兒怎的反而傷心了？友竹一聽，含淚說道：「亞兒的綁去，乃是我說呀，柳太太聽了，便在床上坐起來，急急問道：「明明是眞的，怎麼說是假的呢？葵秋也弄得摸不着頭腦，走上一步，說道：「奶奶，這話是怎麼話呢？友竹頓足道：「說來說去，總是子萱害我，我們因爲子萱一心要領出來，大家都動不起說，姑奶奶一乃幫出這個法子，把春紅和亞兒另外往一南面，還有姑奶奶的爸爸，王伯伯也一同住在這裏，隨時照顧着，我們的意思是

兒送劉法院去，你想，還是叫那個去辦罪好呢？說着，不覺淚下如雨，柳太太和葵秋至此，方才明白友竹所說悞綁票的話，一時兩人也急得六神無主，葵秋忙叫秋白到後山套房去請子萱，柳太太一見子萱，便道：「都是爲了你一個人，現在事已如此，你還不大家去懇個女兒，子萱沒頭沒腦的聽了母親這幾句話，呆得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葵秋便罵他兒被綁並非他的，完全是爲了你的出家，所以奶奶和姑奶奶才想出這個法子，子萱一聽，呀了一聲道：『這事怎能玩呢？祇說了一句，心想，現在事情變了，又要想法子，但這法律上的事，叫我又什麼法想？』便道：『這祇好請姑奶奶，自己到法院照實去說，或者能得法官的原諒也未可知，友竹便忙滾滾滾道：『那麼我也得法院去一次，說着，便叫阿三汽車，再說法院方面，早把王老爹帶回問過，王老爹道：『他什麼綁票不綁票？我們都不曉得，我們乃是姑奶奶叫我們住在這裏的，把重兒孩子帶回看，我怎麼安分的農民，並沒有犯什麼法，』法官道：『你姑奶奶叫什麼姓名？住在那裏？』丈夫叫什麼？王老爹道：『姑奶奶叫解語花，姑爺叫石可人，住春靜安寺路二十號，都在遠東銀公司辦事，』法官一聽，把口供錄過，一面出票，立拘解語花到案，一面把王老爹釘了，暫押，一面又把春紅傳上來問道：『解語花，石可人這兩個人，你可認識嗎？』春紅道：『怎麼不認識，一個是我們的姑爺，一個是我們的姑奶奶，』法官又問道：『王老爹你也認識嗎？』春紅道：『他是我們姑奶奶的爸爸，』法官道：『你們綁去在房裏有幾天了？』春紅道：『綁不綁我不知道，住在鄉邊已有十二天了，』法官道：『除王老爹外，還有什麼人到那邊來過？』春紅道：『沒有別人，祇有姑奶奶，她每隔一天，總來看我們的，』法官道：『你知道她爲什麼叫你們住在那邊？』春紅道：『這我不知道，她也沒有和我說，祇叫我們暫時住幾天，正在問時，忽見司法警察報道：『解語花已到，』法官便叫帶上來，沒有一回，祇見一個美少婦走了進來，法官便向語花問道：『你是不是解語花，』語花點頭道：『是的，』法官問道：『你是那裏人？幾歲了？』

？做什麼事？語花道：原籍杭州，現任上海，現年二十二歲，在遠東銀公司任職，法官道：丈夫叫什麼？做什麼事？語花道：叫石可人，和我同一公司辦事，法官道：柳子萱，你認識嗎？語花道：是親戚，法官道：你把他的兒子綁在南市，有否同黨？語花道：軍事因子萱家有老母，子萱一心要出家，他的妻子梅友竹便和我相商，叫我把亞兒暫時住在別的地方，那子萱不見了亞兒，也許無心出家了，並不是綁他，也沒有同黨，這時法警又來報道：梅友竹到，法官遂傳梅友竹問道：這個人你認識嗎？友竹道：她是我的姑奶奶，法官道：她說亞兒是你叫她綁去住在南市，這事有嗎？友竹道：並沒有綁的事，因為我的丈夫子萱，不願家有老母弱兒，一心祇想出家。姑奶奶是我們至親，我就和她磋商，欲把亞兒暫時藏匿，冀圖子萱悔心，打消出家的念頭，她乃是一片好意，並不是真的綁票，法官詰問道：既不是真的，為何前日登報懸賞緝拿綁匪？你們不來聲明，難道也好兒戲嗎？足見你們所供俱非事實，本案解語花不特有重大嫌疑，實爲犯罪主證，着即收押，頭兒春紅着當事人梅友竹具結認領。一聲退庭，友竹語花早嚇得面無人色，兩人抱頭痛哭，這時旁廳位裏走出三男一女來，正是可人，夢蘭，葆青，秋霞，可人道：現在不是哭的時候，我去請律師辦交保去。秋霞也滿頰是淚，拉住語花不放，這時法警已來催了，未知交保能否辦到？且待下回再詳。

第十回 哭孫兒哭女兒魂歸兜率 無人相無我心證菩提

當時友竹拉了語花的手，流淚道：你放心，我們總得想法子，先將你交保了再說，語花亦含淚點首道：老太太可以不必和她說，恐怕她急得受不住，旁邊法警見此情形，亦覺她決不是綁匪，但是所逃不過的法律範圍呀，衆人見法警押着語花走了，不覺嘆了一聲，夢蘭道：可哥，我想我們公司裏不是有兩

個常年法律顧問嗎？一個是章如潮，曾經當過司法部長，一個是海百平，在上海方面也算是一個紅律師，他對於捕房及法院方面，極其兜得轉。所以有交保案子，大概是請海百平的多，可人道：那麼照你的意思，我就請他兩個去辦嗎？夢蘭道：我想大家都是一個公司裏人，當然他要出力些，秋霞，友竹都道：這話不錯，葆青道：我們方才從律師休息室門前走過，見裏面有許多律師，也許他們在內，正未可知，大家聽了一齊道：我們快去見他們吧，遲了不要走了，可人對友竹道：你和霞姊去具領狀吧，竹友答應，這裏三人到了律師休息室，見海百平剛剛下庭，制服尚未脫去，一見可人等衆人，便連忙出來招呼，海百平先開口道：尊夫人的事，真奇怪極了，大概你們事前沒有好好考慮，這種事怎能玩的呢？可人哭喪着臉兒道：我正爲了這事來和你商量，能否把語花暫時交保？百平聽了，皺了眉毛，沉思半晌，覺得這件案子，很是棘手，這時章如潮也從第三庭退下來，一見葆青等衆人，忙打了招呼，夢蘭便把可人請百平辦理語花交保案子說明，如潮道：刑事交保也很多，不過這件案子太重大，恐怕要辦起來看，可兄，你尊夫人究竟是怎樣一回事呢？可人便把這事以假成真的話又說了一遍，如潮搖頭道：你們太糊塗了，現在事已如此，你們且到這裏斜對面有一家一言亭茶館樓上去坐一回，你和海百平就立刻辦去，停了一回，我們就到那邊來看你們好了，可人聽了，一面道謝，一面請他們務要竭力辦成，大家遂匆匆作別，可人，夢蘭，葆青方欲走出法院，門口忽見友竹已領好保狀，和秋霞帶了春紅亞兒出來，友竹便向可人急急的問道：交保辦得怎樣了，可人道：我們已委託章如潮海百平兩律師去辦，他叫我們等在對面一言亭，友竹道：這樣很好，我們大家去吧，可人道：我看你還是先把亞兒春紅送回家去再說，這那天也晚了，也好叫老太太放心，友竹一想不錯，便先告辭衆人。帶了春紅亞兒跳上汽車回去，這裏葆青夢蘭秋霞可人四人便到一言亭，可人自己倒也不餓，恐三人肚餓，遂叫了幾客大菜，略略用過，直等到

八點鐘了，還不見章海雨律師到來，大家都非常著急，尤其可人，好像熱鍋上螞蟻一般，在室中踱來踱去。且時時嘆氣，好容易等到九點鐘，才見如潮和百平匆匆走來，臉色很不好看，可人先吃了一驚，慌忙問可罷成功？海百平氣喘吁吁的道：辦不到，辦不到，這種的案子，萬萬不好移到法院裏的，若在捕房裏那麼容易辦了，現在真沒有法想，只好等到明天判決下來再想法吧，如潮把手帕不時拭着額上的汗珠，也道：我也曾向院長商量過，他說請匪交保，從來沒有此先例，雖然她並非真綁匪，但照春紅和王老爹的口供證明，解語花實是個綁匪的主犯，法律實不能容情，一時大家聽了，嚇得自定口呆，你看我，我看你，都一句話都說不出來，如潮忽又道：後來我再三懇求，有什麼法想，院長想了許久道，祇有把口供另外的錄過，完全歸罪於王老爹一人，解語花的罪，也許可以輕一些，至於解語花要完全無罪，這實在辦不到，可人一聽，慌忙道：這萬萬不可以，王老爹守志也是個冤枉的呀，語花自己恐也不答應，大家默了一回，實在無計可思，章海雨律師，因另有公事，便朗辭去，可人在沙發上懶洋洋的一坐，不覺淚下如雨，葆青夢雨秋霞也都長嘆不息，可人又站起來道：累諸位等了許久時候，還事看來，是沒有辦法的了，請大家回去吧。秋霞等只好安慰一番，語另行辦法，這部作別，可人站在一言亭門前，呆立了一回，這時忽見阿三汽車夫奔到前邊來叫道：姑爺，我索奶奶在法院裏等着你，可人一聽，便忙到了裏面，只見一間房子裏，語花和友竹坐在床上暗暗流淚，可人便忙站起問交保能否成功？可人嘆着搖頭道：不能，不能，隨便把章海雨律師所談話再訴一遍，友竹道：我已和這裏所長情商，他已答應另在這裏讓語花一個人住，至於王老爹那裏，一切吃用也都管齊，可人見一隻小銅床，一隻小紅木子，一隻皮箱，便道：這都是你家裏拿來的嗎？友竹點頭道：是的，姑爺，我想照你剛纔和個院長所說，不也已明瞭這件案子，是真的嗎？不過最難送的是法律兩字，可人點頭道：這當然，否則以一個刑

說道：老太太你別急，他們暫時押在裏面，姑爺已在請律師設法交保，我等一回遭到法院裏去一次，就可以和姑奶奶王伯伯一同回來了，柳太太聽了這話，臉色稍轉，便道：你這話真的嗎？友竹道：我怎敢欺騙老太太？說到此，立刻回過頭去，暗自拭淚，葵秋見了，也吃驚不小，知道這事，姑奶奶一定已照法從事，便站起拉了友竹道：那麼奶奶，你快吃飯吧，想這時也已餓了，說着，把亞兒交給春紅，和友竹到了房中，友竹的淚早已滾滾而下，葵秋眼眶兒一紅道：奶奶，姑奶奶究竟是怎樣了？友竹含淚便把語花被押的話，說了一遍，並道：雖然姑爺在竭力設法請律師交保，我看恐怕難以成功，因為綁匪交保，在法律上實無這個辦法，我恨自己一時糊塗，想留住子萱，所以贊成了她的辦法，唉！姑奶奶太熱心了，現在害她受了此不白的冤枉，叫我怎能對得住？葵秋聽了，也含淚滿頰，友竹道：我想預備兩隻床舖，和日用東西，我立刻送去，今夜，叫她們怎樣安睡？她們一個這樣嬌弱，一個這樣衰老，怎能受得了苦？友竹的淚拭了又流，心裏真悲傷極了，葵秋道：奶奶先用了飯，我去預備床舖吧，友竹搖頭道：我那裏還吃得下飯，說着，遂親自吩咐僕人擇理了兩隻床舖，一切應用東西，叫阿三裝在汽車上，又囑咐葵秋道：我不到上房去了，老太太問你，你回說伴姑奶奶去了，切不要將實情告訴她。葵秋含淚點頭道：奶奶放心前去，我決不會告訴她的，子萱這人，實在毫無心肝，她知道這消息，不但一些沒有表示歉意，却躲在套房裏，祇是唸佛，友竹一聽，含淚滿臉道：碎，你還要提起他，我真不當他是人了，他出家也好，不出家也好，以後我決不管他了，說着，長嘆一聲，不覺又淚下如雨，葵秋也不覺簌簌淚下，送友竹上了汽車，她站在廳前階級上，仰望青天，祇見一輪皓月，放發出無限光輝，輕輕自嘆着道：月兒呀！月兒，你是團圓了，不知我葵秋尚有像你這樣的一日嗎？說罷，不覺又淚如雨下，正欲回身進去，忽見阿唐送來一份夜報，葵秋遂在廳上站着，展開報紙瞧，祇見對面登載着一行大黑字道：

馮康銀公司保險部長解語花，假綁票真破案，法律不容情，已照法從事，葵秋知道已無挽回辦法，心中一酸，不覺又掉下淚來，便也不再點下去，把報紙摺好，匆匆回上房去，柳太太道：「女兒，你奶奶飯吃好了沒有？爲什麼不到我這裏來，葵秋強作笑顏道：「奶奶，她因要緊伴姑奶奶去，所以不及和老太太說了，柳太太聽了，憔悴的臉上，皺起深深的笑紋道：「女兒，你快把萱兒去叫來，我有話向他說呢，葵秋答應，轉身含淚進去，不多一回，子萱出來，向柳太太道：「老太太有什麼吩咐？柳太太把他拉着，叫他在床邊坐下，笑道：「我兒：天下要再像姑奶奶那樣熱心的人，恐怕是再也找不出第二個了，她爲了你婆出家，換句話說，就是爲了我和友竹葵秋，她竟冒險用這個法子，又可憐的，法官已原諒她了，現在亞兒已回來了，你的妹妹，等回兒和友竹也可以回家了，啊！我這老懷是多麼的高興呀！柳太太說到這裏，已呵呵的笑了，又望着子萱道：「我問你，兒究竟還進出家嗎？子萱自從此次回來，從不會見柳太太有這樣高興過，今日見了娘的笑容，好像見了彌勒佛一般，那敢還說一個不字，也忙陪笑道：「兒決不離開娘的身邊，葵秋聽了兩人的話，心中無限酸楚，眼眶兒一紅，忙回過頭去，暗啣抹淚，柳太太道：「娘老了，能有幾年再在上，但是可憐的兩個兒媳，還有亞兒和椿來，她們都要靠着你了，說着，又望着葵秋道：「你們別怪我太疼了姑奶奶，姑奶奶這一番的苦心，兒呀，你也要想想她的，子萱低頭連連說是，葵秋內心痛苦已極，面部竭力鎮靜，免強應是，但兩眶熱淚，無論怎樣禁不住它，便忙回身出去，在門口正撞着友竹可人，友竹一見葵秋滿臉是淚，倒吃了一驚，忙道：「老太太怎樣了？葵秋忙抹淚道：「沒有什麼，奶奶你回來了，友竹道：「老太太睡了嗎？葵秋淌淚道：「沒有，和子萱在說話，她老人家今晚高興極了，她等着姑奶奶呢，友竹可人一聽這話，不禁一呆，那淚又滾滾落下，葵秋已早知語花沒有回來，便道：「我看姑爺別進去了，奶奶只好圓個說吧，可人點頭道：「我在外間坐一回好了，友竹葵秋忙又啟東

裏裏，走了進去，柳太太一見友竹，便立刻笑道：我的姑奶奶呢，她受了嚇沒有？可憐她這樣的身子，那裏受過這種的苦。快給娘來親一親吧，友竹勉強笑道：老太太，姑奶奶和姑爺因夜已深了，恐老太太已睡了，所以她們也回房去了，柳太太一聽道：怎麼？我真想瞧她了，你快來叫春紅請來，我娘兒倆還有許多話呢，友竹笑道：老太太不是很疼姑奶奶嗎？她今天辛苦了，老太太明天再見她吧，柳太太聽了，臉上突然變色道：你莫不是騙我嗎？想姑奶奶回來了，她一定先瞧我的友竹睡了，心中一慌，半晌方道：真的，老太太不信，我叫二奶奶去請，說着，回頭向葵秋丟個眼色，葵秋會意，轉身出去，沒有一回兒，葵秋和可人進來，可了叫了一聲老太太，老太太見了可人，忙拉了手笑道：姑爺，姑奶奶呢？可人道：妹妹已睡了，她因爲乏力了，想明天再來請老太太的安，柳太太默了許久，向可人望了一回，又向友竹葵秋望了一回友竹道：已十一點鐘了。老太太請安置吧，柳太太立起了一身子道：我爲姑奶奶去，她爲什麼不來看我？衆人聽人，大驚失色，友竹忙上前按着她道：老太太，你……外面風……大呢，柳太太見大家臉上，如有淚痕，心裏冷了一半，急急道：好好，你們都瞞着我，我的姑奶奶一定沒有回來，她爲我……一定……在……吃……說到這裏，一陣咳嗽，猛可吐出一口鮮血，人遂跌到在床上，大家到北，都慌得手脚無措，一面倒茶，一面瀉淚，一面叫喊，老太太這一會的昏厥，利害得很。友竹向子萱道：你想怎麼辦？你想……子萱見老太太吐血，也是着慌，可人道：請醫生去罷，說着，便即回身出去，等可人把徐雲峯醫師請來，老太太已醒來多時，口中連喊着我的苦命的兒呀，又叫王伯伯呀，你這樣的年紀，我怎能對得住你？友竹葵秋在一旁哭泣，見醫師來了，便忙站起。請雲峯診視，雲峯見柳太太臉白似紙，兩眼深凹，嘴角白沫浮起，病象極其危險，遂用聽筒在胸口一聽，向可人道：老太太本來已是病體，再受了極大的刺激，我現在先打了兩枚針，不過最要緊，還是使她稱

心，說着，又在皮包裏拿出一瓶藥水道：今夜吃了這瓶藥水，看明天如何，可人答應，接雲峯出來，在大廳上，雲峯在可人耳邊輕輕的道：石先生，我們是至交，不能騙你，柳太太實是危險，可人心中一跳，忙道：那麼請陶克脫徐可有什麼法想，雲峯道：明天再說，你打電話我立刻就來的，可人答應，送雲峯走後，趕忙到上房，見柳太太已入昏迷狀態，因問藥水喝了沒有？友竹泣道：已喝了，但是現在却昏昏沉沉了，可人便安慰道：大約也乏力了，看明天再說，友竹便道：姑爺也辛苦了，你明天還要做事，先去安睡吧，這真身我們服侍，可人便匆匆回房，到了房中，對燈獨坐許久，想語花能否無罪，老太太究竟病體如何，痛定思痛，不覺長嘆淚下，第二天早晨，可人還在床上，忽聽秋白的聲音來道，姑爺，姑爺，老太太不好了，奶妨請姑爺快去，可人一聽，從床上跳起，也不及洗臉，急急到了上房，見友竹髮頭髮蓬鬆，兩眼紅腫，想她們已一夜未睡，子萱站在床邊垂淚，可人忙問老太太怎樣？友竹道：請姑爺快快請幾個有名些西醫吧，老太太是氣喘了半夜了，可人走近床邊一看，見柳太太愈加枯瘦得可怕，兩眼已失了神，微微開着，口中啞啞叫着兒，你好苦呀，可人早也眼淚長流，連忙轉身出去，自從上午六時起直至下午一時，可人請了十多個有名西醫，除了打針外，也沒有別的辦法，友竹見可人往來奔走，連面都不曾洗過，便道：姑爺，你餓了吧，先休息一回，吃些點心，可人兩眼呆呆，搖頭道：我一些不餓，你和二嫂自去吃些好了，友竹見可人如平失神模樣，那眼淚撲撲的又落下來道：多少吃些兒，餓壞了身子怎麼好，你下午還要去應姑奶奶呀，可人點頭道：那三點鐘開庭，我去一次，老太太的病，西醫既然無效，我看請中醫吧，友竹道：這些我這裏自會料理，你辦姑奶奶的事也要緊，這時春紅端上三杯牛奶，一盆雞蛋糕，友竹，可人，葵秋胡亂吃了一些，子萱喝了一小盅稀粥，春紅又抱着椿來過來，椿來呀呀哭着，友竹放下牛奶杯子，抱了椿來給她吃奶，友竹見了椿來，無限心酸，那淚又

吊了下來，可人又去請有名中醫朱雪樵，一面自己到法院訟去，沒有一回，朱雪樵來了，替柳太太接過脈息，沉思半晌，開了方子，友竹又忙叫人搗藥，煎藥，在忙的時候，光陰是過得特別的快，一忽兒已天黑了，可人仍沒有回來，友竹向葵秋道：二奶奶和亞兒去睡一忽吧，葵秋道：我也不要睡，奶奶倒是累了，友竹道：我也不要睡，這時又開上飯來，友竹道：我也吃不下，二奶奶要吃些好了，葵秋道：那麼奶奶也稍許吃些兒吧，友竹只得吃了半盅，一面又吩咐把老太太的參湯拿來，友竹親自端着，輕輕叫了一聲，柳太太微睜開眼來道：兒呀！你回來啦，娘想苦了你，友竹忙含淚道，老太太，你喝些兒湯吧，姑奶奶已回來了，柳太太免強沾了一些唇，望着友竹道：苦命的孩子，你……友竹聽了，想起種種事，都覺傷心，那淚怎能忍得住不吊下來，便慢慢放倒床上，回轉身來，暗暗啜泣，葵秋也流淚滿頰，子萱却呆坐坑上，雙手合十，祇見可人匆匆進來，神色很不好看，額上汗如珍珠，友竹趕忙上前問道：怎樣判決？可人脫了帽子，嘆了一聲道：王伯伯處徒刑三年，語花七年，年子還未說出，那淚奪眶而出，友竹葵秋都失聲啜泣，可人道：我已請章海兩律師提起不服上訴，但是希望恐怕是很少的吧，說着，便又問老太太怎樣？友竹道：祇是昏沉，朱醫生已來診視過，藥也喝了，却仍不見効，說着，又拭淚道：姑爺吃了飯沒有？可人道：吃過了，語花已知道老太太病了，她痛哭不止，……！說到這裏，床上的柳太太忽然道：啊！我兒回來了，可人忙走近床邊，柳太太却又昏迷過去，大家伴着，不敢走開，直到晚上十時敲過，老太太悠悠醒來，向大家望了一眼，嘴唇微微的一閃，好像要說什麼話似的，大家圍了攏來，柳老太太道，姑爺，我對不住你，……！可人便上前道：老太太好好的養息，語花就可以出來的，你放心好了，柳太太撫着他手，好一回兒，又向友竹葵秋道：你們切不要悲傷，好好替社會做些兒事，大家聽了這話，都歛淚下，柳太太微笑道：不要傷心，抱亞兒和椿來過來，春紅秋白早已抱近來

邊，柳太太要抬手去摸亞兒的臉兒，但已不能夠了，她已沒有這樣的氣力了，她叫了一聲亞兒道：你叫我一聲祖母吧，亞兒呀呀的叫了兩聲，把小手去撫老太太的臉，柳太太笑道：我已有了孫兒，孫女，我雖死亦無恨了，說到此，忽又落下淚嘆道：我所可惜的，是從此不能瞧見我最親愛的女兒了，大家聽了暗暗啜泣，友竹淌淚道：老太太別說這樣的話，姑奶奶明天就回來了，這時周媽又端上參湯，老太太搖頭道：我自知已不能好了，人生五十非爲夭，我今年近六十，人生之樂亦已享够了，說着，欲閉下眼來，忽又望着子萱道：你自去手出家，我以爲不能再見你了，今日能在我床邊侍奉，我心亦滿足了，我死後你儘可憐兩個兒媳，就再別想出家了，子萱含淚不語，友竹歎秋淚更甚流，可人亦揮淚不已，這時柳太太兩頰發赤，氣喘更加利害，喉間有痰一口，霍落霍落的響着，沒有一刻停止，直到十一點鐘後，祇聽老太太長嘆一聲，微睜兩眼應着子萱說道：有了女，沒有兒，有了兒，沒有女，我的命好苦，女兒呀！你從此就沒有娘了，說着，祇聽她又霍落落的響起來，那時床前陪着的子萱，友竹歎秋，可人，都不作一聲，靜靜的聽着她，又過了一回，突聞室外有豁豁的兩聲，在深夜中，更覺清晰，大家正不勝驚訝，向視老太太，那喉間已沒有聲氣，竟已撒手長逝了，家人方欲號隔大哭，子萱便搖手阻止道：凡人臨命終的，切不可放聲痛哭，要知哭了，不但無益，徒增死人的痛苦，最好大家噤聲彌陀，那死者靈魂，便可超昇天界，友竹見老太太已死，子萱却還要說這些不要緊的話，真是又氣又惱，心中一陣悲酸，不覺放聲大哭，口呼老太太呀，你真的棄了我們去了，世後一家的事，叫我們又怎樣的安排，衆人又哭泣了一回，可人心中無限辛酸，一面勸子萱友竹歎秋暫時止哀，一面代爲籌劃後事，友竹把老太太內衣重新換過，床上亦收拾清潔，又化了些錠帛，可人吩咐衆僕把大廳安置床帳，此時天尚未明，子萱友竹已把老太太遺體請到大廳上，報喪成殮，一陣忙亂，幸衣衾棺木，早日預備，子萱自那日起，

便向雪寶寺下院太虛法師那裏。請了四十九名高僧，在老太太平日所住的三間上房裏供上四十九天佛，拜了四十九天懺。他自己也每日隨着衆僧天天禮拜，友竹心裏雖然不喜歡他這樣，但瞧在老太太的臉上，也不好過於阻止，光陰如箭，看到了終七之期，那四十九天佛事，亦已圓滿，子萱便定在雪寶寺下院，爲老太太開吊治喪，招待賓客，茶用全素，友竹反對道：我們自己人應該吃素的，那來賓當中，都是客客氣氣的，人爲了你的老太太，特地前來叩頭，你倒叫人家吃素齋，這樣不是怠慢來賓，於我們的心上，那裏說得過去，子萱道：你真盲人，祇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且問你，你們爲什麼要竭力替語花妹妹提起上訴，你們的心裏，不是與營救語花妹妹的一條生命嗎？人爲萬物之靈，人愛其生命，物難道不愛其生命嗎？我爲了老太太的治喪事，便多殺生靈，大宴賓客，難道我們的心中，還當是一個快樂的事嗎？那許多生靈，爲着是犯什麼罪，我們把它統統殺戮，你的心是安，我的心是不安，友竹聽了，倒也給他說得無話可答，也祇好由他辦去，不說衆賓前來吊孝，再說子萱自那日送殯安葬回來，心想，現在我的母親是已經了養，我的大事，一半已了，所憂慮不放心者。祇有葵秋母子，至於友竹母女，她在社會上早已能够自立，我也沒有十分的不放心，因此，他又一心一念要往朝南海去，是日晚飯，雖和友竹葵秋一道吃着，可是心不在焉，那裏有心思用飯，這晚子萱仍在老太太的上房裏住下，友竹葵秋也各自回房，子萱照例打坐，恍惚間，祇見葵秋抱着嬰兒進來，一見子萱，便即抱住痛哭，口裏又不住的哭罵子萱害她終身，當初不該這樣的和她熱戀，現在把她母子，棄如敝屣，既不像僧，又不像道，說着，把子萱頭頸抱住，一定要子萱到她的房裏去，這時子萱好像一些沒有氣力，便身不由主的跟她到房裏，葵秋把房門關起，重敷脂粉，殷殷的款待，子萱見她好像帶雨梨花的模樣，想起舊日的愛情，心中不勝憐惜，正欲携手入帷，突見葵秋忽變爲一條極大的蟒蛇，頭大如斗，舌吐口外，一伸一縮，大有噬人之

勞，子萱恐怖已極，口中不覺大呼佛號，祇見蟒蛇又不是蟒蛇，忽又變爲前時阿耨池畔救他的僧人了，子萱連忙向他稽首，祇見那僧低頭含笑，冉冉昇空，足下踏着蓮花一朵，旁有氣縹白蓮，子萱見這僧人，明明是彌佛，便又向他跪下，祇聽那僧對子萱說道：子虛別來無恙，前在阿耨池畔，我對爾說，一俟老母終天，爾我再來相見，未爲遲也，爾意云何。這話你現在還記得嗎？子萱被他一問，頓覺頭腦清醒，開眼一看，並沒有莢秋母祇，也沒有大蟒蛇，更沒有那僧人，回憶夢境，耳中又好像有人對他唸道：無量壽，又無有恐怖，子萱恍然大悟，凡百幻境，皆由心靈所造，祇要一心清明，了無罣碍，那裏還有恐怖，你看朵朵蓮花，不是普渡衆生的佛座嗎？因此他便立刻動身，走到門房，說有要事，去看一個人，從此御公館裏又沒有子萱的踪跡了，一宵事過，第二天吃中飯的時光，友竹忽見可人匆匆的奔來，手中拿了一封筒，向友竹道：子萱已出走了，你知道嗎？友竹聽了吃了一驚，忙道：姑爺你怎的知道？可人便把信遞給她，嘆了一聲道：這是子萱給我的信，這是語花的上訴判決，說者，不覺又眼眶一紅，友竹見他這樣傷心，便忙先把信瞧道：

可哥，這兩日爲先母喪事，累你終日奔波，無時休息，中心感激，沒世不忘，我自南京回來，見語花妹子，面有啼紋，我心中早知有今日的災厄，誰料不到一月，竟遭此冤抑，冥其中劫數，實非人力所能挽，聞兄設法營救，欲向最高法院再行上訴，此事擾擾，徒勞無益，我勸兄不如中止，靜待消息，災禍自當出來，我可斷定決不消七年，吉人天相，到時便知，我因老母終天，了無罣碍，願竟我前志，往朝南海，家下望爲轉知，來日再見，專說

平安！

子萱稽首 六月十日

友竹驚疑，把信歸存地下，憤憤的說道：他是有母沒有妻子的人，還說他什麼，我早已把他當做死

去完了，但不知他是什麼時候走的，友竹雖這樣說，可是那兩眼早已滾下淚來，再把語花的判決文風開一瞧，祇見是「上駁回，維持原判，」八個大字，友竹一看，心中愈覺傷心，幾乎把身子跌下地去，幸可人連忙扶住，叫她送回房去，大家再作商量，友竹搖頭道：「我悶極了，說着，便移步走向院子去，可人亦跟着下去，兩人在一樹株下站住，淚眼望淚眼，一個是泥佛，一個是土佛，天下惟死別，最爲傷心，現在友竹可人倒並不是死別，兩個都是爲生離，要知死別，那死的一方面，已沒有了知織，若好端端的夫妻，硬生生的被拆開兩邊，那其中的痛苦，實在要比死別更來得沉痛萬倍呢，兩人呆了許久，依然想不出特別的方法，祇好再頂命請章海兩律師，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這時可人忽然想到前年作客漢棗，重九日會賦感懷詩一律，其中有四句是：「愁日苦多歡日少，靜中學佛醉中仙，黃花更比人還瘦，青眼猶留我自憐」，這詩是寄給語花的，後來語花也和他一首，是：「含冤莫自恨連天，淪落橫流又五年，蝴蝶多情原是幻，鴛鴦解語不羨仙，眼枯見骨難爲淚，心死成灰有孰憐？薄病又添風雨夕，蕭蕭落葉夢如烟」，可人嘆了一聲，對友竹道：「唉！言爲心聲，我和語花前時做的詩句，却不曉得現在都會應在子萱語花我和你四個人的身上，這也奇怪極了，友竹聽了，不明白問道：「你說的是什麼詩句？怎會應在我們的身上？」可人便又把詩句唸了一遍，友竹道：「是，這首詩還是那年，語花妹妹在病中作的呢，我是見過的，可人聽提起前事種種，那淚又吊下來，便道：「愁日苦多歡日少」，這一句不是說你我和語花的身世嗎？「靜中學佛醉中仙」，那明明是說子萱，「黃花更比人還瘦」，這是單說你和語花兩人，「青眼猶留我自憐」，則又是說你和我語花三人了，說語花最切的，要算「含冤莫自恨連天」，這一句，說腹子和萱哥最切的一句，要算「蝴蝶多情原是幻」了，現在我是成爲「眼枯見骨難爲淚」了，你是成爲「心死成灰有孰憐」？那兩句不是泪都切的嗎？友竹聽他說完，不禁呆了起來，叫道：「什麼你們的

時，竟都能曉得我們未來的事呀，兩人正在說奇怪，忽見春紅抱着棒來，秋白抱着亞兒，匆匆的走來，手中亦拿了一信，向友竹道：奶奶，上房裏老爺不在了，却留着一封信，友花道：我已知道了，說着，遂接過拆開和可人一同瞧道：

友竹奠秋均覽，子豈不孝，侍奉無狀，騙延高堂，以致不克終養，百罪莫贖，茲已終七殯葬，在天之靈，差堪告慰，竊思友竹和萱，固讎屬夫妻，而奠秋與我，亦係純潔戀愛，夫妻有室家之好，戀愛應同心到底，豈非不自知也，第念人生空虛，光陰短促，論功名，草頭著露，說富貴，鏡裏看花，塵世擾攘，諸多煩惱，佛界寂靜，自得至樂，浮生若夢，爲歡幾何，說什麼夫妻名分，說什麼戀愛滋味，種出那歡苗愛葉，無非是情根孽緣，我今欲斬情根，了孽緣；無人相，無我相，遊五湖，朝四海，您許我也罷，您不許我也罷，我去了，您切莫留戀，我來了，您也不必歡喜，我本不是真，爾等原是假，假綁票，真多事，事已如此，何必着急，她今入獄，自受其災，火燒鼠尾，自能出來，有緣的再相見，無緣的何必言，茫茫大地，碧海青天，牢記牢記，如是如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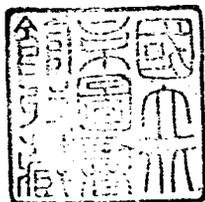
子萱稽首留言

六月九日

兩人瞧完，友竹道：又是這種不癩不顧不關痛癢的話，「我本不是真，爾等原是假」，這算什麼話，簡直是放屁，他當和尚，倒當起相命先生來了，什麼火燒鼠尾，自能出來，他竟把姑奶奶比做耗子看待，更屬就有此理，可人道：這倒並不是這樣解，他給我信，說語花面有晦紋，應受牢獄之災，今寫給你的信中，又說火燒鼠尾自能出來，大概一定是說牢獄遭火災，語花可以逃出來的意思，你想對嗎？友竹哼了一聲道：他又不是仙人，怎能够預先曉得，總之，是騙人的話，姑爺，你切切不可信他，還信

一些兒沒有價值，若再信他，連我們都跟他發癡了，說着，便把信交給秋白道：你這信給二奶奶瞧去，秋白答應拿去，友竹這時見春紅抱着棒來，還站在一旁，便對可人附耳說道：我想姑爺姑奶奶自在身邊，一切起居，必深感寂寞，說時，把嘴一努，又手指着春紅道：這個孩子，人倒還生得玲俐，我想明天叫她過來，早晚服侍姑爺，姑爺如不嫌惡，將來即使收房，亦無不可，可人起初不曉得她是說些什麼，今聽友竹說出個話來，不覺面紅耳赤，匆匆跑回西院子去，祇見他搖手對友竹道：多謝嫂子的美意，這種事怎能行得，友竹見他去了，不覺深深嘆了一口氣，一回想可人，一回想語花，一回又想着自己和葵秋，正是前途茫茫，不勝唏噓。

觀畢本書可再購「戀愛的情書」閱後自必趣味橫生



82
311214

